

文高
周祝

奇蹟
艷史

程瞻廬編

風流韻事·冠絕古今

奉天三友書局發行

四

康德四年九月十五月初版印刷

康德四年十月十八日初版發行

康德九年三月十五日再版印刷

康德九年四月十五日再版發行

友 友 友 友
心 心 心 心
印 印 印 印
翻 翻 翻 翻

唐祝
文周
奇緣艷史
(第四集)

每冊定價壹圓

外埠函購加郵二分

編輯兼
發行人

唐澤溥
奉天市大西區大西街二段一六九號

印刷人

董致榮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發行所

奉天三友書局
奉天市大西區大西街二段一六九號

印刷所

關東印書館株式會社
奉天市瀋陽區一街德一段四號
電話②五三四九號
發音口座奉天五六九〇

代售處

全滿書局均有代售
電話④二九四三號

唐祝文周

奇緣艷史 第四集目次

程瞻廬著

- 第六十一回 石破天驚情場多阻……………山窮水盡奇境特開
- 第六十二回 延嗣續祝解元得子……………釋怨仇徐秀士做媒
- 第六十三回 磕響頭夢魂驚錦瑟……………談密話消息運秋香
- 第六十四回 大媒頰上茅草亂蓬蓬……………嬌女指尖梅花香拂拂
- 第六十五回 佯狂避禍岳翁知壻……………倉猝就道崔女離鄉
- 第六十六回 詩中才子非真非幻……………夢裏替人若有若無
- 第六十七回 河畔歸舟歡騰內子……………廟前論字倒寫良人
- 第六十八回 必敬必恭佳人欸客……………不倫不類村漢通文
- 第六十九回 祝希哲片言熄怒火……………馮太君千里歸故鄉
- 第七十回 唐解元大除夕行令……………馮玉英上元夜張燈
- 第七十一回 覓竹葉宛轉求姑母……………取萼枝邂逅遇娘娘

- 第七十二回 紫微堂俏婢子啼鵲……牡丹亭老太君看鶴
- 第七十三回 宵征肅肅公子把衾裯……夜語喁喁丫環同枕被
- 第七十四回 吉甫堂上相國集賢賓……學士橋邊枝山授詭計
- 第七十五回 小施伎倆老相國受欺……大發牢騷衆家奴集議
- 第七十六回 杜雪芳內堂譽俊婢……華相國書院訓羣僮
- 第七十七回 扭胸脯小楊爭板橙……烘饅頭癡婢閉房門
- 第七十八回 卅六名羣芳都待選……五百年佳耦總無緣
- 第七十九回 尤石榴痛恨薄情郎……唐解元激怒老相國
- 第八十回 璧合珠聯佳人入選……波譎雲詭才子遭殃

唐祝文周

奇緣艷史 第四集

程瞻廬著

第六十一回 石破天驚情場多阻 山窮水盡奇境特開

老總管王升奉着主人王朝錦尙書之命，兼程南下，賚送家書，到杭州兵部府，敲動雲板，要求面見主母，這時候的交通，不比現在便利，一無郵政，二無電報，虧得王朝錦身居顯職，手掌大權，所以他的書信總是附着五百里加緊的文書，不分晝夜，驛傳到杭，比着傍的人家，當然有許多便利，還怕書信中不能暢所欲言，便派着老僕往來南北，這老僕王升是王朝錦第一信託的家奴，准許他在京師杭州兩處，來來往往，雙方的消息，當然不會隔膜，王升在杭州住了幾個月，便由太夫人遣發他北上，王兵部便知道家中的一切情形，又在京住了幾個月，又由王兵部遣發他南下，太夫人也可知道朝中的許多消息，這一次，王升北上，還在去歲中秋左右，直到今年元宵節後，才回杭州，太夫人聽說老僕回來，異常起勁，一者，可知道丈夫的近況，二者，可知道丈夫對於周郎的親事，究竟應允不應允，忙喚海棠去傳王升進來見我，又吩咐兒子，且引着祝先生大姑娘到愛竹居小坐，待我遇過了王升再來相請，枝山文賓便即離座，退往愛竹居中，枝山教天豹不用相陪，且去接見南下的貴管家，天豹道，兩位寬坐，少停再來奉邀，天豹去後，枝山悄悄向文賓說道，親事成不成，全聽王升所傳的音信，這事和我沒相干，你們親事成就，我賺得千金，你們親事不成，我也賺得千金，文賓搖手道，老祝切莫做聲，我這一顆心只在腔子裏躡上落下，

你聽王升已進來了，待我站在門旁竊聽一下，於是文賓蹣手蹣腳，走到門帘旁邊，側着耳朵，細聽壽康堂上的談話，好在距離不遠，句句可以入耳，他雖沒有聽見王升的面，但是聽他的說話，語語誠懇，不問而知，他是一名王家的忠僕了，太夫人先問他主人在京可好，姨太太們可好，他把主人的起居飲食一一報告，又把姨太太們怎樣侍奉主人，處處周到，約略的說了幾句，太夫人道，那麼還好，你主人近來心境如何，王升道，心境不大好，一者，仕途冷暖不免有些淒愴二者，時時記罣小主人，不知在家裏可是安分讀書，天豹忙接口道，這半年內，你小主人只有閉門不出，安分讀書，文賓忙掩着嘴，幾乎笑將出來，又聽得太夫人問道，你是什麼時候動身的，我在去年冬間會有一封很長的書信寄往京師，不知你主人接到了沒有，你南下時，主人有話吩咐你沒有，你帶來的家書卻在那裏，文賓暗想太夫人聯珠也似發這許多問題，看那老人家怎樣對答，又聽得王升不慌不忙的稟道，啓稟老太太知曉，老奴動身時，本在去年十二月初三，預定年內可以趕到杭州，無奈在山東道上遇了風雪，在客店中停頓了幾天，以致誤了路程，直到今天，才能返杭，老太太寄京的家書，老大人一一都已接到，去冬寄京的一封長信，是不是爲着小姐的親事，勸導老大人把小姐許嫁與清和坊周二公子，只這幾句話，尤其使竊聽消息的周文賓拉長了耳朵，要聽一個碧波清，偏在那時枝山忽的欵噲起來，有好幾句話，被他欵噲的聲音所亂，慌的文賓向他搖手不迭，待到欵噲平復，文賓又聽得王升稟報道，老大人接到了家書，很現着一番躊躇，曾向老奴說過，周二公子的才學，老大人也是很賞識的，又和周老大人同朝做官，雖然周姓家況，

不及王姓，但是老大人並不輕貧重富，擇婿擇人才，並不擇着金錢，文賓連連點着頭，又聽他稟報道，老大人上次不會應允親事，不爲家產，爲着周老夫人過於方正，得罪了寧王千歲文賓很注重的聽下去卻聽得王升聲言陸輕，文賓聽不清楚，隱隱的只聽得王兵部爲着周禮部和寧王不睦，恐怕寧王設計陷害禮部，所以不敢把女兒許配與禮部的公子，親事停頓，便是這個緣故，文賓只是連連搖着頭，又聽得太夫人道，這是過去的事，不須說了，你且告訴我，你主人得我的書信以後，作何主張，帶來的家書在那裏，快交付與我觀看，王升道，回老太太話，老大人把家信交付老奴時，曾經傳諭老奴，見了老太太，先把老大人的意思，告稟了老太太，再行呈上家書，請老太太過目，太夫人道，先把你主人的意思講講也好，你主人作何主張，王升道，老夫人說他接到了家書，覺得老太太的說話，句句真言，周二公子這般的人才，錯過了無處尋覓，好在親事不過停頓罷了，只要周二公子沒有訂婚，這親事總可說合的，況且周禮部雖然降爲侍郎，依舊主眷未衰，將來仍有升官的希望，老夫人得了老太太的信，躊躇了幾天，覺得小姐的親事，總是配與周二公子的好，文賓聽到這裏，頻頻點頭，想見他一朶朶的心花開放，又聽得太夫人說道，難得他和我一條心，可喜可喜，好在周二公子還沒有訂親，趕緊說合，還來得及，但是你主人爲什麼不早早寫信來呢，王升道，老大人的家書已寫就了，正待附着五百里加緊文書，不分星夜，馳往錢塘，誰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文賓聽了，顏色立變，想見壽康堂上的太夫人，當然狀態慌張，但聽得他顛着聲音說道王升，究竟怎麼一回事，你主母聽了，不禁心跳，王升道，老太

太不要着急，老主人爲着這件事，恐怕家中驚慌，所以打發老奴回來，先把情由說明，再行取出家報，請老太太過目，只爲小姐和周姓說親不成，朝中文武都已知曉，有一天，寧王的兄弟九王爺來見老大人，談論之下，他忽然取出一紙名單，便是寧王的寵妾九人，江西人喚做寧王府中九美人，寧王的意思有了九美，定有十美，他探聽着我家小姐才貌雙絕，尙未定親，特地央託他兄弟九王爺前來說合，意欲把小姐聘爲第十房的寵姬，湊成十美，事在必行，特地向老大人通知一聲，文賓緊皺着雙眉，搖頭不絕，又聽得太夫人急問道，你主人怎樣答覆他，王升道，老大人只好婉詞拒絕，老大人說，小女和周姓曾經提議過親事現在雖然停頓，但是拙荆心中很願把小女嫁給周姓，數日前曾有信來，仍要重提這頭親事，我已允許了拙荆，把小女准配周生奪王千歲的美意，只好銘諸肺腑，大概是小女無福，要請王爺千歲格外原諒的，文賓透了一口氣，拂去額上的極汗，又聽得太夫人問道，九王爺聽了怎麼樣，王升道，九王爺聽了，連聲冷笑，他說，尙書公，你休得騙人，令變的親事決裂，誰都知曉的，怎說重又撮合呢，老主人道，王爺千歲尙不見信，有家書在這裏可以作證，文賓把頭一點，暗暗的說一句『賴有此耳』，又聽得太夫人問道，九王爺聽了怎麼樣，王升道，九王爺板起面孔，對於老大人竟不喚尙書公，而喚老王了，他說，老王，休說你女兒尙未訂婚，便是真個訂了婚，我們寧五千歲的令旨，你也不能抵抗，究竟應允不應允，快快答覆，老大人沒奈何，只得想一個緩兵之計，央懇九王爺寬假時日，以便把周姓的親事回絕了，再行設法把小姐獻上江西寧王千歲府中，九王爺方才回喚作喜，定了兩個月的限期

在這限期中，須得趕緊與周姓解約，趕緊把令嬖送往江西寧王千歲府中，而且愈速愈妙，只許提前，不許落後，如不遵行，便是違抗王爺的令旨，罪在不赦，休生後悔，老大人諾諾連聲，九王爺方才別去，爲着這件事，老大人嗟聲歎氣，一夜不得安眠，到了來日，就寫了一封書信，傳喚老奴到書房中諭話，老大人把爲難情形，一一告訴老奴，倘然從了寧王，便葬送了自己女兒，倘把小把許嫁周二公子，寧王怎肯干休，他的勢力很大，一定要和自己作對，重則性命難保，輕則功名不留，老大人又說，你回到杭州，必須說明了情由，才許把書信取出，究竟如何辦法，要請老太太決斷，他如愛護丈夫，不使有意外風波，那麼只好忍痛割愛，把小姐獻與寧王，他如愛護女兒，只得由他把女兒嫁給周生，自己丟官也罷，丟命也罷，便顧不得許多了，書信現在這裏，請老太太過目，究竟愛護老大人呢，還是愛護小姐，老奴不便說什麼，請老太太定奪，王升稟告方罷，哭聲便起，哭的人真多咧，一是小姐哭，原來秀英這時便坐在壽康堂的後面，恰才王升稟告時，秀英也在屏門後竊聽，竊聽時，也是忽而搖頭，忽而點首，忽而含笑，忽而凝愁，和愛竹居中的周郎一般模樣，聽到最後這幾句話，恰是應了昨宵的妖夢，從此好事難諧，愛河多浪，要保全着父親，便不免斷送了自己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他一時絕望，不禁失聲痛哭，秀英一哭，太夫人也哭了，素琴錦瑟也哭了最爲奇怪，便是衆人目光中的這個鄉下大姑娘，也哭倒在愛竹居裏好好的兵部府中，變做一片哭聲，有許多不知底細的僕婦丫環，都在暗暗詫異，小姐哭難怪他，轉眼便要遠赴江西，太夫人哭難怪他，捨不得愛女嫁，這素琴錦瑟哭，也在情理之中，他們

都是小姐的心腹丫環，這鄉下大姑娘爲什麼也在那邊哭呢，他在閨樓上寄宿一宵，和小姐恰才識面，小姐遠嫁，干他甚事，只聽得「瞎子趁淘笑」却不聽得鄉下姑娘趁淘哭，而且他比素琴錦瑟哭得更苦，竟和太夫人小姐哭的一般可憐，這是什麼緣故呢，愛竹居中的祝枝山，也覺得變生意外，他所着急的千兩白銀，只怕從此休想一陣心酸，幾乎挂下眼淚，文賓痛的是美人，枝山痛的是黃金，他扶着文賓起立，輕輕的說道，老二你不用哭，你要哭，我也要哭了，我比你更可憐，請你暫時忍痛，且聽裏面的太夫人究竟作何辦法，文賓咽着淚，止着哭，再聽壽康堂上的動靜，但聽得裏面的哭聲，漸漸的停了，素琴錦瑟的哭聲先停，幫着王升苦苦相勸，太夫人也停哭了小姐也停哭了，太夫人道，女兒，你且出來，爲娘的到這地步，方寸已亂，究竟怎麼樣，想不出主意了，秀英慘聲兒說道，這是女兒命苦，要保得爹爹平安，拚了罷，快把女兒送往江西，到了王府中，女兒只有以一死了之，太夫人又哭道，你拚一死，我也拚一死了，文賓也哭道，小姐要死，我陪着你死，枝山附着耳說道，老二，你要哭，也不能露出男子的聲音，文賓沒奈何，只得逼緊着喉嚨哭道，小姐要死，奴家也要請先死在你面前，列位看官，悲哀是歡迎的反逼文章，越是悲哀，越顯出歡喜的真價值，易經上說，「先號咷而後笑。」這個笑才有笑的真價值，只爲是號咷裏面產生的笑，不但是輕輕一笑，微微一笑，和那皮笑肉不笑，可以相提並論，古人說得好，「不是一番寒澈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所以要寫歡樂，先寫悲哀，這時候秀英也要死，太夫人也要死，周文賓也要死，可謂悲哀達於極點了，要是一味的哭將下去，那便違背了作者的本旨，

只爲這部書是歡樂的，不是悲觀的啊，在那悲痛聲中，又是嚙々々的雲板敲動，恰才的一片哭聲，是雲板中敲出來的，以後的一片笑聲，也是從雲板裏敲出來的，內堂聽得雲板敲動，哭聲暫停，太夫人忙遣海棠到中門外去問話，沒有一會子，海棠捧着一件公文進來稟告，說是杭州按院那邊送來的緊急公文，據王福說，是從京師兵部衙門五百里加緊傳遞的文書，大約就是老大人的家報到了，太夫人接了公文，不禁手顫，料想總是不祥消息，待要開封，只是抖個不住，天豹道，媽媽，把這公文付給孩兒看罷，當下接了公文，封面上兵部大堂咨遂浙江巡按部院，轉遞麒麟街王第開拆，加緊五百里，不分晝夜，火速遞到云云，上面的月日，是去歲十二月二十日，發信的日子，比着王升動身遲了二十天，只爲是驛遞的火速公文，所以能和王升同時到達杭州，天豹開封看那家書，便問媽媽和妹子可要一起來看，太夫人道，料想沒有什麼好消息，你讀給我們聽罷，天豹讀道，

夫人妝次，京邸消息，王升南下時，當已稟告，寧王跋扈，竟欲奪我掌珠，藏之金屋，却之不能，允之不忍，事在兩難，已于前次書中略述梗概，家中得此消息，諒必痛不欲生，我女素性孝順，或將效法緹縈，奮身救父，興言及此，老淚頻揮

天豹讀到這裏，又觸動了母女倆的悲傷，嗚咽不已，天豹道，你們休哭，下面的說話正多咧，誰知事竟有出于意想以外者，山窮水盡之時，又遇柳暗花明之景，此固上蒼默佑，亦且王氏祖先有靈，想夫人聞之，當必破涕爲笑也，

太夫人道，敢是下面有什麼好消息麼，秀英拭抹着眼淚道，哥哥待我來念給媽媽聽罷，便搶着書信，嬌聲念道，

寧王久蓄逆謀，待時而動，事機不密，已爲朝廷所知，業已降旨，着江西巡撫王守仁就近查辦，所有寧王親舊，俱遭嚴譴，幸而九王爺說親時，我未立刻承諾，否則亦在同謀之列，不免身名俱裂，周上達向日結怨寧藩，降補侍郎，今者寧藩逆謀已露，周上達已復原官矣，可喜可賀，

在愛竹居中竊聽消息的周文賓，聽說他爹爹業已恢復原官，一時忍俊不禁，手指摩擦着鼻尖道，可喜可賀，樂煞小生也，枝山輕輕的說道，你又耍露出馬脚來了，文賓便變着論調道，原來住在前街的周老大人，業已高陞，真正喜煞了奴家也，好在這時候，衆人都注意在京師來書中的消息，文賓在那邊自稱小生，大家都沒有聽得，太夫人道，原來周禮部已復了原官，的確可喜可賀，小姐續念道，

寧藩勢盛時，士大夫趨炎附勢，奔走恐後，及一聞查辦之旨，則又紛紛上疏，彈劾寧王罪惡，以自表其清白，九王爺已革去王爵，待罪都下，所有上次提議之親事，自作罷論，好在……！秀英讀到這裏，霞紅兩頰，把書信授給天豹道，哥哥，你去念給母親聽罷，天豹道，妹子倒也好笑，我念時，你要搶去念，念了一段，你又不念了，敢是關係你的終身，你又害臊罷，一個小丫頭指着那邊喊道，咦，門帘中露出一隻耳朵來了，文賓自覺好笑，聽至這裏，正有些情不自禁，

便把耳朵露出帘外，給那小丫頭指摘，只得把露出的耳朵縮將進去，天豹續念道，

好在周生尙未定姻，則吾女終身有託，自以許配周生爲宜，業與周禮部當面談妥，文定以後，最好在三月以內便即歸婚，只爲部中流言，有謂吾女業已送往江西，充寧王後宮之選者，此雖無稽之言，不值一笑，但恐輾轉相傳，動人指摘，闢謠之方法，莫妙於吾女早日于歸，則流言自息，夫人聞之，當以此說爲然人也，女兒出閣時，論理我宜早日南下，作遺嫁之計，但因寧藩敗露，

軍書旁午，兵部爲軍馬之中樞，身爲堂官，碍難請假返里，所有主持喜事，請族長四太爺偏任其勞，吉期愈速愈妙，好在粧奩準備有年，不慮局促，吉期定後，飛速示我一音，托按院衙門馬遞到京，俾得早聞消息，心中安慰也，此書由兵部衙門五百里加緊馬遞，料想信到時，距王升回杭之日不遠也，書不盡言，餘俟後詳，敬請

坤鑒

愚夫 王朝錦頓首 十二月二十日

家信讀罷，壽康堂中一片笑聲，把愁雲慘霧都消滅了，太夫人道，啼啼哭哭裏面不料有這一樁大快樂事，天豹道，妹子恭喜你，曠，妹子爲什麼走了，其餘僕女丫環，多半是不通文的，不知道書信中道的怎麼一回事，自有識字素琴，把書信中大略情形講與衆人知曉，博得人人稱快，一齊喧呼着恭喜老太太，恭喜大爺，恭喜小姐，太夫人忙喚天豹去請祝先生和大姑娘到來商議，祝周重到堂中，不待太夫人報告情形，先已上前賀喜，枝山賀喜倒也罷了，惟有這西貝姑娘，依舊裝

腔做勢，向太夫人雙膝跪下，口稱奴家許大恭喜老太太，賀喜老太太，太夫人忙喚丫環攙扶不迭，連稱大姑娘少禮，文賓道，小姐得配周二公子，郎才女貌，侍偶天然，奴家還得到小姐面前去賀喜，才是道理，太夫人忍着笑道，大姑娘，不用去賀喜罷，小女是生性怕羞的，說到這裏，撲嗤的笑了，太夫人一笑，文賓也笑了，枝山也笑了，王天豹也笑了，躲在後面的秀英小姐也笑了，覺得周郎會開玩笑，母親也知道他是男子，還要假惺惺作態，想到這裏，也把羅帕掩着櫻唇，吃吃的笑個不休，素琴錦瑟海棠三人，都是知道內幕的，也向着西貝姑娘笑個不休，待到笑聲完畢，祝周二人告辭回去，太夫人還要備酒款待，枝山道，改日再來奉擾，只爲舍表妹歸心如箭，不能久留了，于是別過太夫人文賓還要假惺惺去向小姐告辭，太夫人道，他是怕羞的，今天不見客了，孩兒吩咐家丁，備着轎兒，送祝先生和大姑娘回府，天豹依言，送着二人登轎，不須細表，轎到清和坊，周公館門口，枝山便喚停轎，轎夫道，這位大姑娘是不是要送他回荳腐店裏，枝山道，也在這裏停轎不必送了，二人下轎以後，把轎夫遣去了，才進大門，周姓家丁見着二爺已回，歡聲雷動，祝周二人同到紫籐書屋，文賓忙遣發家丁，把自己的衣服取來更換，祝僮上前稟告道，今天蘇州有信寄來，放在書案上，請大爺過目，枝山開封看時，才看得數行，拍手大笑道，老二，今天竟是喜事重重，尊公大喜，你也大喜，便是我老祝也有大喜，文賓道，老祝你喜從何來，正是啼聲纔止歡聲起，賸色全消霽色來，若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延嗣續祝解元得子 釋怨仇徐秀士做媒

周文賓見祝枝山撫掌稱快，便道，老祝，你得了什麼好息消，敢是子畏兄回來了麼，枝山道，小唐回來，于我甚事，吾所快活的，便是老祝家中添了小祝，實不相瞞，賤內在正月初九產生一子，大小平安，我祝某年近四旬，尙虛嗣續，得此喜報，怎不快活，文賓更換衣巾，忙向枝山道喜，周老太太知道兒子回來，便遣丫環把兒子傳喚入內問他一夜不歸，住在那裏，文賓本待依實稟告，爲着傭婦丫環，都在旁邊，多一人知曉，不如少一人知曉，便向他母親說道，這裏不便說，請到母親房中，一一稟告，周老太太見兒子這般鬼祟祟的模樣，心中氣悶，莫非昨夜停宿在勾欄院中，因此不敢當衆稟告，母子倆到了房裏，掩上了房門，文賓把喬裝出門，到麒麟街觀看燈彩，遇見王天豹的事，述了一遍，周老太太聽了變色道，你好大膽，竟敢在通都大邑之中，男作女粧，妨碍風化，王天豹把你騙入府中，料想不懷好意，被他破露了機關，你的聲名就此掃地了，說到這裏，聲音都顛了，文賓道，母親不用恐慌，幸而沒有破露機關，又把王天豹見了扇面，不敢肆行無禮，把他送上閨樓的事，述了一遍，周老太太的面皮，忽而緊張，忽而和緩，忽而眉頭緊蹙，連喚不好了，不好了，小姐閨樓上豈能亂闖，你可曾上去沒有，文賓道，孩兒沒有法子想，只好寄頓閨樓，以避強暴，又把上樓以後的事，直講到和小姐吟詩作對，同歸臥室，周老太太氣的面都青了，起着指頭向文賓臉上一點道，畜生無禮，氣死我也，那時，淚如雨下，文賓使即跪在老娘面前道，母親且聽孩兒告稟完畢，你老人家再加責備，老太太亂搖着頭道，不用說了，越說越教我氣死了，畜生，你不想你爹爹怎樣的爲官清正，你哥哥怎樣的少年老成，惟有你畜

生不自長進，辱沒了父兄，辱沒了門風，辱沒了你的一榜秋元，咦，你不要跪在我面前了，你即日便離家遠去，我永不要見你畜生的面，文賓受着他老娘斥罵，只是低着頭兒，不敢聲辯，直待老太太斥罵完畢，才敢抬着頭道，母親教訓孩兒的話，都是金玉之言，孩兒怎敢強辯，但是孩兒果然辱沒了父兄，辱沒了門風，辱沒了一榜秋元，不待母親驅逐，孩兒早已沒有顏面回來見親娘了，今天敢於回來，只爲孩兒雖然身在嫌疑之地，卻是此心可對天日，一些兒沒有苟且行爲，將來自有對證，決不敢欺騙親娘，老太太怒氣稍平，便道，你且講下去，文賓這時卻不敢傾筐倒篋般的盡情披露了，他把和小姐同睡一床的事瞞過了，只說和小姐談論學問，越談越有興致，直到天明，還不覺倦，後來枝山到了兵部府，向王天豹暗通消息，方才破露機關，但是這樁事依舊是很秘密的，知道的人很少，他又把壽康堂上先號咷而後笑的語，一一說了，直說到寧王逆謀破密，父親恢復原官，王兵部允許親事，而且文定以後，不日便須結婚，只這一席話，說得老太太滿面堆歡道，孩兒起來，既然他們男女兩親家在堂中覲面訂婚，我們怎好遲延，即日便要准備選吉下聘了，時候不早，你陪着枝山在外面午餐，午餐以後，你同着他進來見我，商議訂婚的辦法，文賓站立起來，拍了拍海青，好在廣漆地板上是沒有浮塵的，喜孜孜的出房，才出房門，重又縮進道，母親，孩兒還有一樁喜事，告稟你老人家，方才老親接到家報，他的夫人誕生一子，大小安甯，喜得老親合不攏嘴來，老太太道，這也難怪他，三十九歲的人，才得這一些根苗，我想天不虧人，枝山救了張小三母子，合該有這好報，文賓離了上房，又到紫書善屋來祝枝山，枝山恰

才到那裏寫家信，封固完畢，笑向文賓說道，老二，你到裏面時，我正在替我的新生小兒取名，文賓道，取些什麼名字，枝山道，只爲他是天誕日誕生的，所以乳名喚做天生，文賓道，帖名呢，枝山道，只爲我將年四十，才有這繼續的人，所以取的單名喚做祝續，列位看官，枝山的兒子喚做祝續，並不是編者在筆端撒謊，明明確有其人，他是一個有名人物，將來的功名，還在枝山之上，枝山僅中一榜，祝續却中過兩榜，枝山的官階不過應天通判，祝續的官階却任至廣西左布政使，這不但祝姓宗譜中有祝續的名字，便是明史文苑傳中，在祝允明本傳末尾，亦曾提及祝續的科名和官階，閑話丟開，言歸正傳，且說祝周兩人午餐以後，便到內堂去見老太太，見面以後，枝山便向老伯母道賀，老太太道，祝賢姪，你也是大喜，恰才小兒說起，天誕日尊府添了，枝山道，這是仗着老伯母的洪福，所以大家真是喜氣重重，我恰才計算，大家都有兩重喜慶，老伯有兩重喜慶，一是本人復官，一是兒子訂婚，老伯添了兩重喜慶，老伯母也有兩重喜慶，令郎也有兩重喜慶，便是小姪也有了兩重喜慶，周老太太道，祝賢姪添了以外，還有何喜，枝山道，總算財丁兩旺，添了以外，還有添財之喜，王兵部中的柯儀，他們面許千金，周老太太道，他們送了千金，我們也當竭力些，便問文賓道，你預備送多少呢，文賓道，我不要他輸東道，便宜了他的六百元，再送柯儀四五百金，也是湊成千金，母親，你道好不好，周老太太點點頭贊成，便道，祝賢姪，這區區之數，你休見笑，枝山道，老伯母說甚話來，論着我們交誼，便不送柯儀，也當竭力撮合，既蒙厚惠，自然却之不恭，但有一層，小姪帶來的書僮祝儀，見府上喜氣重重，他也想

得着兩重喜慶，周老太太道，小兒結婚有期，自然要請他多吃幾杯喜酒，多賺幾個喜封，這不是兩重喜慶麼，枝山道，這是一重喜事，另有一重，不知道老伯母允許不允許，周老太太道，究竟什麼喜事呢，枝山道，小价祝僮看中了府上的使女錦葵，意欲湊這吉期，成爲伉儷，老伯母你肯允許麼，周老太太道，錦葵是我媳婦的丫環，老身不能一人作主，老身應允了，只怕媳婦不應允，媳婦應允了，只怕錦葵本人不應允，枝山笑道，他們倆都已千願萬願了，宛比唱本書中的男女，早已私定了終身，聽得祝僮說過，錦葵也會面求令郎作主，令郎早已允許了，文賓幫着說道，錦葵確曾向我說過，我曾允許他代向母親和嫂嫂面前懇求母親應允了，我再去懇求嫂嫂，料想終可應允的，周老太太笑道，那麼我先允許了，你去懇求你嫂嫂罷，怪不得今天早起，有好幾隻喜鵲在屋上叫個不休，原來有這許多喜事，文賓自去懇求他嫂嫂替祝僮撮合，周老太太和枝山商量訂婚辦法，枝山道，「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杭州的訂婚情形，想和蘇州不同，須得請了帳席先生，一同商量，才是辦法，周老太太忙遣人去請帳席李先生進來商議，這位李先生很熟悉婚姻禮式，到了裏面，見過了東家娘娘，又和祝枝山寒暄了一回，一齊坐下，正在開議時，文賓早已笑嘻嘻的從裏面出來道，好了好了，嫂嫂應許了，只不過要略遲一二個月才能遣嫁咧，老太太身邊的錦菊丫環牽領着幾個小丫頭，都去向錦葵賀喜，錦葵防他們取笑，關着房門，不敢出面，按下慢表，且說李先生笑問道，東家娘娘喚我帳席入內，有何吩咐，周老太太忙把兒子與王兵部婚的事，略述情形，李先生道這是天大的喜事，忙即起立向母子兩賀喜以後，方才歸座道，

既是祝先生說合，祝先生便是大媒了，照例須有男女二媒，祝先生做了女媒，男媒是誰呢，枝山道，缺少一位媒人，便是徐子建承乏可好，文賓拍手道，這便好極了，他出了一筆罰金，未免心頭懊惱，我們請他做男媒，教他博得些柯儀，也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冤家宜解不宜結，他便可以氣平了，李先生道，大媒既定，便可擇日傳紅，備着四副小禮，用鶴頂紙造五幅全帖，外用紅綠夾襯的封套，上面泥金全福二字，裏面寫恭求台允字樣，外用金如意玉如意壓帖，連同紋銀小茶葉瓶若干，請男女大媒送往女家，女家便把閨女八字交與大媒，且用紗帽袍套壓帖，連同紋銀酒樽若干，以及各色花菓盆景喜蛋等類，送至男家，這一天，媒人先到女宅道喜，然後到男家吃茶點，吃罷，押盒到女家吃午宴，到了下午，押盒往男家吃晚宴，這便是傳紅的辦法，周老太太點頭認可，便吩咐帳席趕緊到卜課先生那邊去擇吉，所有一切傳紅應辦的東西，早早佈置，免得臨時局促，帳席去後，枝山也辭別出外，文賓道，我也要訪徐子建了，枝山進了紫藤書屋，早見周姓家丁都圍着祝僮道喜，祝僮扯開了笑嘴，喜的和彌勒佛一般，枝山道，你到裏面去謝謝老太太和大娘娘，若沒有他們成全，你休想有這快活日子，你叩謝完畢後，快快出來，我有一封家信要教你送往信局，寄到蘇州，祝僮諾諾連聲，不用細表，且說在明倫堂上舌戰失敗的徐子建，罰去了三百兩白銀修理大成殿，他怎不把祝枝山恨的切齒，他僱用着無賴，要向枝山尋仇，又被張小二從中解圍，竟奈何他不得，他越想越恨了，他既無法復仇，只得天天在家中把祝枝山毒罵，還覺得不能洩憤，竟在園中紮了一個草人，寫著祝枝山三字，把來綁在樹上，每日提着皮

鞭，抽一鞭罵一聲洞裏赤練蛇，草人怎捱得起鞭打，早已打得鷄零狗碎，不成了模樣，打壞了一個，又換一個，換到第七個，依然怒氣不平，這一天，正在園中提起着皮鞭，惡狠狠的打那草人道，你這赤練蛇，真是惡毒無比，「打蛇打在七寸裏，」打斷你這蛇腰，難道你還能作惡不成，說時，把草人攔腰打了幾下，又罵道，打了你的蛇腰，還得打你的蛇頭，「蛇無頭而不行，」打掉你的蛇頭，難道你還能作惡不成，說時，正待鞭撻蛇頭，忽的笑將起來，連說蛇頭打不得，打了蛇頭，便觸犯了我的忌諱，只爲我的綽號是兩頭蛇咧，在這當兒，忽的蔡興進來稟報，說清和坊周二爺來了，子建好生奇怪，周文賓和我罕通往來，他上門來做甚，收是赤練蛇和他同來，再要施展什麼毒計，忙問來與道，周二爺是一個人到來，還是偕着赤練蛇同來，來與道，赤練蛇沒有來，來的只有周二爺，而且和顏悅色，說有事懇求你主人，特地登門奉訪，這個蛇怕蛇的徐子建，聽說赤練蛇沒有來，便不怕了，放下手頭皮鞭，向草人怒喝道，赤練蛇，暫時饒你幾下，會過了你的朋友，再來把你鞭打，子建到了外面，把文賓迎入堂中，來興送茶伺候，寒暄了幾句以後，子建便問道，貴友祝枝山可曾離開了杭州。文賓道，還在舍間居住，大約尚有幾個月勾留，子建道，解元公，兄弟有幾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唐祝文周四人，雖言訂爲好友，但是這條洞裏赤練蛇，畢竟不是相交，兄弟和他素昧平生，尙且被他咬了一口，何況你們住在一處，只怕久後終須受着他的苦楚，似這般的壞東西，還是和他疏遠一些的好，文賓道，枝山生性詠諧，到處游戲三昧，惹番他和子建兄作耍，也不過游戲游戲罷了子建兄切莫當真，子建冷笑道，旁的

可以遊戲，這白銀三百兩，是小弟的血汗之資，怎麼可以遊戲呢，文賓道，據枝山道，這也是和你遊戲遊戲，並非真個要你破財，子建搖頭道，我還白銀三百兩，業已交與汪老師，而且大成殿上，日內早已動土開工，虧那赤練蛇還要說這巧話，這不是破財，怎樣才算是破財呢，文賓道，枝山並不要你破財，他有方法教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失去的不過三百兩，收回的倒有五六百兩，小弟這番登門，便是代達枝山的一片美意，徐子建是愛財如命的，聽得這般說法，喜出望外，忙問道，枝山先生真個有這意思麼，文賓道，確有此意，怎敢相欺，於是便把與王兵部千金訂婚的事，路述緣起，且說文定以後，不日便須結婚，枝山做了女媒，還要請一位坐享其成的男媒，小弟的親戚故舊，都來搶做冰人，枝山獨自主張，要請男媒，非得請你徐子建兄不可，你在明倫堂上吃了虧這也得教你佔些便宜，這個冰人非同小可，五六百金的柯儀，便可不勞而獲，好教人家知道我們這條赤練蛇是並不害人的，子建大喜道，祝老先生真是仁心俠骨，並世無雙，誰說他是赤練蛇，是要墮入拔舌地獄的，既蒙相邀，一切遵命便是了，文賓略坐了一會子，便即告辭，子建送客以後，回到堂前，笑容滿面，來興道，相公，你忘却一樁事了，子建道，忘的什麼事，來興道，你不是說會娶以後，還是鞭打這條赤練蛇麼，子建沈着臉道，狗才，你別胡言亂語，不喚祝大爺，却喚赤練蛇，他何嘗是赤練蛇，他是一條與雲致雨澤及萬物的神龍呢，來興道，相公已打破了七條赤練蛇，爲什麼到了今朝，變做了神龍，子建道，你別多問，以前他是赤練蛇，現在他是神龍，快把園中的草人焚去了，這條皮鞭子，拾取進來，以後再也不許你喚赤練蛇，

你若要喚時，就把皮鞭子教你受用，列位看官，這金錢的魔力，何等偉大，子建失去了三百金，把老祝恨如毒蛇，子建取得了五六百金，又把老祝奉若神龍，從此以後，徐子建和祝枝山便成了莫逆之交，時通往來，不在話下，有書即長，無書即短，最長的便是上元這一天，自從周文賓喬裝說起，直說到寄頓閨樓，和王秀英面訂婚姻，足足占了十多回書，這是杭州書中的熱鬧關子，關子已過，說書的便喚做軟檔，當然沒有什麼書可說了，著者攏總交代一句話，周文賓寄宿閨樓一件事，只有寥寥幾個人知曉，都是嚴守秘密，外面毫無風聲，祝枝山雖是老鴉嘴，不說好話，但在緊要關鍵，他也不肯妄說，況且有這偌大的柯儀堵他的嘴，周府裏面知道底細的，只有周老太太一人，便是大姑娘也沒有知道其中的詳細情形，何況僕婢人等，益發不會知曉，王兵部府中知道的人很多，除却太夫人王天豹以外，太夫人的身邊海棠，小姐身邊的素琴錦瑟，都知道寄頓閨樓的鄉下大姑娘，便是雀屏中選的周二公子，太夫人素來信任海棠，有許多秘密話總和海棠商議，悄悄的囑咐他的，海棠，你是我的心腹丫環，人前說不得的話，你決不會講與別人知曉，自古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依着我的囑咐，我決不忘你的，待到你出嫁，我便賞給你珠環一副，金釧一雙，海棠道，老太太放心，丫環知道這件事關係很大，所以那天得了消息，便暗暗的告稟夫人不敢張揚，所有姊妹面前，從來沒有露過風聲，老太太便不給了頭賞賜，丫環也不敢饒舌，何況老太太有這重大的賞賜，太夫人既把金珠堵住了海棠的嘴，秀英便如法泡製，悄悄的吩咐錦瑟，也學着太夫人一般的話，而且珠環金釧，都肯預先賞賜，錦瑟接受了賞賜，不覺感

漱涕零，他竟當着小姐宣誓，他說，元宵的秘密，倘有一字洩漏風聲，管教丫頭嘴上生個大疔瘡，秀英心中十分安慰，他想錦瑟既肯緘口，素琴當然不會饒舌了，只爲素琴是自己的心腹丫環，夜夜相伴，直到臨眠，所有心話，都會向他說知，比着錦瑟不同，我若加給他一對玉釵，無論怎麼樣，他總不肯向前說長道短的了，這夜臨睡時，秀英又把囑咐錦瑟的話，囑咐素琴，取出羊脂白玉釵一對，八寶珠環一付，天圓地方黃金釧一雙，素琴卻向小姐搖手不迭道，小姐的賞賜，請收回了罷，秀英道，你敢是嫌少麼，素琴道，怎敢嫌少，只爲接受了小姐的賞賜，便是看輕了周二公子，秀英道，你的話我不明白，素琴道，小姐聰明人，那有不明白之理，秀英道，你休作難，有話快說，別和我鬧這啞謎兒，素琴道，小姐，據丫環看來，周二公子這般品貌，這般才情，便是黃金萬兩，白璧百雙，也換不到這般如意郎君，小姐，你道如何，秀英點頭道，你這話千真萬確，素琴道，「易求無價寶，難覓有情郎」現在小姐把周二公子看得太輕了，看得他只值玉釵一對，珠環一副，金釧一雙，秀英道，素琴，你愈說愈奇怪了，這三樣東西是我賞給你的，和他有什麼相關呢，素琴不慌不慌，說出一番話來，正是曾建奇功原有意，平分春色豈無因，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磕響頭夢魂驚錦瑟 談密話消息逗秋香

素琴有挾而求，向着秀英小姐不慌不忙的說道，周二公子的因緣，雖和小姐前生注定，但是那夜

有種種的風雅學問，譬如聆音識曲填詞吟詩等類，未必中了解元般般都會知曉，秀英點頭道，這一個自然儘有高中科甲，不諳風雅的人，似他這般的才學，才不辜負了一榜秋元，素琴道，再者，有了才學，未必便有這般美貌，未必便有這般深憐密愛的好性情，那天壽康堂上得了王升伯伯帶來的警報，老太太和小姐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丫環雖然陪着小姐哭，但是隨時留意到愛竹居中的周二公子的動靜，要是我們痛苦，他却淡然，那便可以斷定他是無情無義的公子哥兒，誰料他竟哭的比小姐更苦，險些兒暈倒在愛竹居中，姊姊妹妹們不知底細的，都說這鄉下大姑娘有些半癡半顛的，誰料半癡半顛的鄉下大姑娘，却是有情有義的未來姑爺，秀英點頭道，他的性情，我已深知其細了，素琴笑道，這不是丫環的功勞麼，秀英道，知道了，你收了這幾件東西，我還有些幾件送你，素琴道，小姐又來了，你道丫環真個貪你的賞賜麼，無論小姐賞給我什麼東西，丫環一件也不要，秀英道，你要的是什麼，老實講罷，你是我的心腹丫環，可以允許你，一定允許你，素琴才把那天送周二公子下樓，一路行走時要約之詞，一一告訴了小姐，秀英微微一笑道，他既允許了，我還有什麼話說呢，我也少不得要有一個永遠陪伴的人，這幾件東西你拿了去罷，素琴道，小姐把這三件珍物賞與丫環，丫環是不敢受的，秀英道，你要怎樣才肯受呢，素琴道，倘把這三件珍物，作為小姐允許丫環請求的表記，丫環便不敢不受了，秀英自思，素琴這丫環端的厲害，他竟要求我替周郎代下聘禮，也罷，他的確立下一番奇功，我便允許了他罷，便道，惹厭的丫環，敲釘轉脚，敢是要我代他下聘禮罷，快快取去，算是我允許你請求的表記，話才出

口，素琴便跪伏在樓板上，白登白登的磕着響頭，謝謝這位寬宏大量的千金小姐，睡在後房的錦瑟，初入黑甜鄉，受着這磕頭響聲的震動，竟在睡夢中說話道，素琴姐，你聽啊，白登白登的一隻起騷的雌貓，在樓板上打滾，主婢倆聽了都是撲嗤的笑將出來，素琴謝過小姐以後，起身站立，把聘物接受了，放在自己的箱中，眼巴巴只盼二月十五到來，只須小姐過門以後，那時姑爺小姐雙雙稟明了太夫人，把自己擇日收房，那麼自己便是解元爺的如夫人了，從此便可自鳴得意，見了姊妹們也覺面上增光，他們自恃着金蓮瘦小，以爲可以嫁得好夫婿，見了我這盈尺蓮船，常常奚落，料我不過嫁得一個種田漢罷了，誰知他們脚小伶仃，只不過嫁一名家丁，我雖盈尺蓮船，却嫁得一個頭名解元，洋洋得意的素琴丫環，從此以後，睡夢裏都要笑醒了，待到吉期前兩日，王兵部府中發送粧奩，小姐的粧奩，準備已久了，臨時又添上了許多華麗東西，杭州的風俗，上等粧奩不過十二箱四樹，惟有王兵部府中的粧奩，却是二十四箱八樹，其餘包羅萬象，無所不有，俗稱叫做「全舖房」，這是數一數二的粧奩，所有箱樹都是描金鏤花，嵌銀絲，鑲螺鈿，頗極富麗華貴，又有大春檯，梳粧台，以及衣架臉架，琴橙春橙，種種內房傢夥，已瞧得人家眼花撩亂，目不暇給，內房傢夥以外又有外房傢夥，大概是金猊爐，七巧檯，紅木畫桌，花梨琴桌，以及書畫古玩，光怪陸離的東西，竟使兩旁觀衆，只恨爺娘替他少生了兩隻眼睛，管家王升捧着奩目一本，足有三寸多厚，所有粧奩各件，詳細開列，不漏一物，從麒麟街出發，直向清和坊而來，抬的抬，挑的挑，捧的捧，都由埠夫承值，迤邐街市間，足有兩三條巷的距離，押夫管家十

二名，隨粧行走，比及到了清和坊，更聽得高升喜炮，迎接粧奩，自有投帖的管家先行投帖，但見禮部府中大門開放，所有粧奩一一陳設在華堂上面，然後啓請新姑爺接受奩目，文賓接受以後，交付帳房李先生點粧，點粧和點名相仿，費了許多功夫，方才點畢，這一天，款待管家，宴請冰人，一番忙碌，不在話下，似這般的盛奩，哄動了杭州城中的民衆，個個讚聲不絕，尤其是一般待嫁的女郎，看得眼皮上烘烘的熱，幾乎把睫毛都要燒去，然而美中不足，便是在這兩位大媒身上，惹起人家的猜疑，以爲男媒是兩頭蛇，女媒是洞裏赤練蛇，杭州城中的體面紳士很多，誰都可以做月老的，爲什麼偏偏要去請教這兩條蛇呢，待到二月十四日，兩家府第，都是挂燈結綵，賀客盈門，周上達不及回杭做主婚人，便由他的族兄周上發代做主婚人，王朝錦正在調兵遣將，討伐宸濠，也不能主持婚事，便央託他的叔父代做公相，女宅忙的是待新娘，杭州規矩，吉期先一日的傍晚，新娘裝扮已畢，由着伴婚扶往家堂宗廟前面行參拜禮，參拜完畢，設着盛筵款待，其名叫做待新娘，新娘坐着首席，還有四陪桌，都是親友人家的閨眷，須得妙齡女郎，豐姿少婦，才够得上這陪新娘的資格，設宴便在中門以內的壽康堂上，一是釵光鬢影，脂香粉氣，還加着清歌妙曲，更奏着樂府新聲，宛比廣寒宮裏，許多霓裳仙子，赴着月裏嫦娥的宴會一般，兩旁的使女人等，站的和錦屏風似的，有兩名丫環在那裏竊竊私議，小鶯向春燕說道，你看吃喜酒的太太們奶奶們小姐們，花團錦簇的何等熱鬧，凡是和王兵部府有些關係有些交情的，誰都要來湊熱鬧了，春燕道，小鶯姐，你看吃喜酒的裏面，單單缺少了一位女賓，小鶯道，凡是住在杭州城

中的女賓，都已到來，除非遠地的親友不及趕到，但是今天不來，明天也許要趕到的，春燕道，這不是遠地的女賓，却是一個近在城內的女賓，而且和小姐雖只會面得一次，彼此都是很莫逆的，小姐大喜，他却不至道賀，好不令人詫異，小鶯點頭道，知道了，不是許大姑娘麼，唉，這個鄉下姑娘，太沒有良心了，小姐爲着他富有才華，真個另眼看待于他，小姐吃參湯，他也吃參湯，小姐吃蓮子羹，他也吃蓮子羹，和他親親熱熱談了一夜的話，自從正月十六日備着轎兒送他回去以後，他一直沒有來過，難道他不知道小姐要出嫁麼，春燕道，人有了良心，狗也不吃屎了，這鄉下大姑娘一定不是個好東西鬼鬼祟祟了一夜，不知被他騙了什麼珍珠寶貝去，他怕小姐索回，所以不敢再上大門了，素琴恰立在一旁，聽得他們這般說，掩着嘴直奔到裏面，笑個不休，過了一天，便是二月十五日的吉期，兩姓熱鬧情況，便是寫禿了編者的一枝筆，也不免望一漏萬，只好說些大概了，且說男宅方面，門前高貼着路山單，排齊執事，何等熱鬧，兩位冰人坐在大廳上正中一席，吃過了三道菜，即辭別押轎先行，然後發轎至麒麟街王兵府部，一切儀仗衙牌傘扇，綿亙里許，觀衆讚不絕口，花轎到門，笙歌齊奏，冰人在外堂坐席飲酒，新娘王秀英在裏面吃過和合酒飯，然後裝扮起來，在那奏樂聲中上了鳳冠，穿了蟒袍，披了霞披，還戴着並頭蓮的兜紅巾，掌燈者，持篩者，一對對，一雙雙，引着秀英上轎，冰人和伴娘都預先上着小轎，抄着捷徑，先往男宅，花轎經過的地方大家爭以先觀爲快，三聲炮響，王秀英的彩輿進了禮部府中。一切儀從，退往外面，贊禮的贊着與轎啓簾，主人接賓，人降輿，新郎登堂，待到結婚完畢，祝枝

山趁着沒有坐席，便到各處去招呼熟人，來賓之中，文徵明也在其內，見了枝山，向他賀喜，枝山道，衡山，你可知小唐的消息麼，徵明搖頭道，依舊消息杳然，陸氏大嫂焦急的了不得，要是再沒有消息到來，只怕便要病倒了，枝山道，提起了陸昭容，又是可惱，又是可憐，聽了你的報告，似乎可憐，想起他搗毀我的家庭，害的我躲在這裏，拙荆產子，也不能回去一看，又是可惱，徵明道，你不須挂念，令郎五官端正，啼聲宏亮，將來定是英物，枝山忙道，你見過我們的天生麼，徵明道，我雖沒有見過，但是內人們常常去探望尊嫂，今天月芳去，明天又是壽姑去，據他們說，令郎確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將來強爺勝祖，未可限量還有一樁趣事，你是枝指，令郎也是枝指，聽得街談巷語，都說陰溝洞裏產生了一條小赤練蛇，枝山拈着鬚子，斜着眼睛道，放屁放屁，放其黃犬之屁也，徵明道，老祝，怎麼罵起我來，又不是我說的啊，我是傳述人家的話啊，枝山笑道，我也不是罵你，只教你回到蘇州，見了人家，借重尊口，道幾句放屁放屁，放其黃犬之屁也，徵明笑道，你要教我代放黃犬之屁，只好謹謝不敏。待你回蘇時自己去放罷，聽得尊嫂說，本月中令郎便須剃頭，到了那時，你也該回去一走罷，枝山皺着眉道，我很想回去一走，只怕道雌老虎又來肆其咆哮，向我討問小唐的下落，一言不合，江北奶奶又要舞動棒槌，我這幾間破屋子，挨不起他們一打再打，小唐不回來，便是天生剃頭，我也不能回去，衡山，你從蘇州來，可聽得有人談起小唐麼，徵明道，子畏失蹤，已是半載有餘了，外面人議論，以為凶多吉少，只怕他早已不在人世了，枝山搖頭道，只怕未必罷，据我猜測，他一定看中了什麼絕色佳人

，現在進退兩難，去又不是，留又不是，正在「眼淚索落落，兩頭掉不落」的時候，說時，拍着徵明的肩道，趁他們都去看新娘，我和你同到紫籐書屋中去坐坐罷，於是祝文二人進了書屋，果然比着外邊清淨，兩人坐着閑談，枝山道，我爲什麼料定小唐還在人世呢，只爲我出門時，曾在關帝廟前粘着兩個字捲，向測字先生詢問吉凶，却是一個秋字，一個香字，後來到了嘉典，和沈達卿同登煙雨樓眺賞風景，却聽得鴛鴦河畔有人高唱着吳歌，歌中左一聲秋香，右一聲秋香，分明唱的是秋香歌，和我所粘的字捲，不謀而合，可見小唐的蹤跡，定在秋香二字之中，我便遣僕人去找他，教他上樓對唱給我聽，唱歌的是小船上的搖船人，操着薊白，口出大言，翹起着大拇指，說什麼赫赫有名的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他要聽我唱歌，也須一兩銀子一隻，賣出的行情，打出的例，若要聽我唱歌，也須一兩一隻，多也不要，少也不賣，僕人上樓回覆，我怎肯錯過這機會，便允着他的要求，喚他上樓，一兩銀子唱一隻，沈達卿怕我上當，從中相阻，我說要知小唐蹤跡，非喚他上樓不可，小唐一定聽過他的山歌，他說的江南第一風流才子，除却小唐還有誰來，徵明點頭道，這倒不錯，機會難得，花幾兩銀子是小事，料想已從唱歌人的口中探出子畏兄的蹤跡來了，枝山道探出了蹤跡，我還在這裏做什麼，我不會回去伴產婦娘抱小孩子麼，徵明道，難道唱歌人也不知子畏兄的蹤跡麼，枝山道，那有不知之理，只是交臂失之罷了，他上樓見了我，問我可是蘇州祝枝山祝大爺，我不該說是的，說了是的，我便吃了人家的虧了，徵明道，吃了誰的虧呢，枝山道吃了你方才如是這般放屁放屁放其黃犬之屁也的大虧，徵明愕然道老祝，我沒

有得罪你，爲什麼又在罵我，枝山道，我不罵你，我是罵那替我題那洞裏赤練蛇五字綽號的人，這些人死到黃泉，一定敲牙拔舌，剝皮抽筋，磨骨揚灰，永遠不得人身，徵明搖頭道，何苦呢，罵的這般惡毒，枝山道，他們題的太惡毒，難怪我罵的惡毒，這唱歌人知曉了我的姓名，便推托着有一封唐伯虎寫給我的書信，放在船裏，忙着下樓去取信，吾不該放他下樓，他便借此脫身了，比及我久候不來，派着僕人去看他，他早已把空船搖到中流了，僕人喚他回船，他偏不肯，說什麼洞裏赤練蛇要咬人的，衡山，你想可惱不可惱，瘟鄉下人爲什麼聽了我的大名，這般害怕，不是爲了人家題了我這惡毒綽號麼，所以我恨恨不已，有這一場惡毒的罵，徵明道，你要尋訪這唱歌人，只須央託沈達卿隨時物色便了，枝山道，我何嘗不託他物色呢，他幾次書來，總說無從尋訪，徵明道，今天沈達卿也在這裏吃酒，方才我和他同席而坐，你不曾遇見麼，枝山道，我在女家午宴，所以沒有遇見達卿，正在談話時，僕人們喊將進來道，請大媒老爺坐席，外面要定席了，枝山便和徵明同去赴宴，花廳上來賓濟濟，依次入席，水陸雜陳，笙歌並奏，一一開懷歡飲，席散以後，衆人預備去開新房，徵明道，我們都去瞧瞧新娘可好，枝山道，你去便是了，我是目力不濟的，霧裏看花，何必多此一舉，徵明道，那麼我要去看新娘了，少頃和你在紫籐書室裏相會罷，我今天也要耽擱在書室裏的，徵明去後，忽有人拍着枝山的肩道，枝山兄，我找了你好一會咧，枝山回頭看時，原來便是嘉典沈達卿，忙道，恰才衡山說起，知道你也在這裏吃喜酒，只爲來賓很多，我又做了月老，忽而在女家，忽而在男家，以致沒有和你會面，達卿道，我告訴

你一樁喜事，唐子畏的蹤跡已被我探得了，枝山大喜道，他在那裏，快快告訴我知曉，達卿道，你在煙雨樓上聽那舟子唱歌，你不是說子畏所戀的女子，一定叫做秋香麼，你竟有半仙的本領，果然猜的不錯，子畏不肯回家，便是戀這秋香，枝山道，那麼這秋香住在那裏，是怎樣的一個女子呢，達卿道，你是料事如神的，請你猜這一猜，枝山道，秋香住在那裏我不知曉，若說秋香是怎樣的一個女子，大概總不是閨秀罷，照着這般的名字看來，不外是一個青衣隊裏的人，達卿笑道，真不愧是料事如神，又被你猜中了，枝山道，那麼請你告訴我秋香所住的地方，我得了下落，便可以安然還家，不怕陸昭容來尋事了，達卿看了看左右道，這裏不便講，出出進進的人很多，洩漏了風聲，須不是要，枝山道，那麼我們到紫藤書屋去細談罷，那裏很清靜，便是我下榻的地方，儘可細談，不愁洩露，於是兩人同往紫藤書屋，並坐細談，達卿道，你在嘉興動身時不是託我探聽這唱歌人的蹤跡麼，他是跳船頭的，聽得船幫中人說起，此人叫做米田共，業已回蘇州去了，以致無從探聽，遲遲不能報命，今年元宵，我約着友人同遊鴛鴦湖，見那搖船的人似曾相識，問他姓名便是那天唱歌的米田共，我問他爲什麼久不見你搖船，他說，我是跳船頭的，有時在嘉興做船夥，有時又在蘇州一帶搖駁船，我到蘇州去了已是兩個多月，直到今天才來這裏幫人家搖櫓我說那天蘇州祝枝山祝大爺問你唐伯虎的消息，你爲什麼託說下樓，一去不來，他說，祝枝山是有名的洞裏赤練蛇，我見了他便害怕，只怕中了他的毒，枝山道，放屁放屁，放其黃犬之屁也，達卿道，枝山兄，你不該罵人啊，枝山道，我不罵是你，我在罵這鳥嘴米田共，以後怎

麼樣呢，達卿道，當時我就向他說，現在船裏沒有祝枝山了，你肯把唐伯虎的蹤跡告訴我聽麼，他說，唐大爺的蹤跡，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敢說，只爲唐大爺吩咐我的，倘在外面吐露風聲，被他知曉了，一定要把我送到衙門究辦，我說，你說不妨，唐大爺不會知道的，你告訴了我唐大爺的蹤跡，我有三兩銀子賞給你，他搔頭摸耳一會子，便道，你老不講給人聽，我儘可以把唐大爺的蹤跡依實奉告，枝山側着耳朵，很注意的聽他講將下去，却聽得一陣喧講之聲，來了許多罵客，都說，大媒在這裏了，這件差使，非得你大媒出場不可，說時，擁着枝山便走，正是消息恰從無意得，喧囂忽又有人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大媒頰上茅草亂蓬蓬 嬌女指尖梅花香拂拂

祝枝山正待要在沈達卿口中探出唐寅消息，忽的許多鬧新房的賓客，擁着枝山竟往新房中而去，枝山忙問何故，衆人道，新娘躲入後房中，又把門戶緊閉，不肯放開，非得你大媒出場不可，枝山道，撮合成親，是我大媒的責任，你們要鬧房，儘管去鬧，和我媒人何干，衆人七張八嘴，都說非得新娘子出來相見，對客吟詩，我們決計不散，枝山無可奈何，任衆人擁入新房，果然新娘房裏面塞滿了一屋子的來賓，一齊嚷道，後房不開，我們不散，任憑你持到天明，我們一定盤踞在這裏，坐以待旦，新娘周文賓在房中東也打拱，西也作揖，但是毫無效力，不能夠解散衆人，待到枝山進房，衆人喊着好了好了，大媒來了，這婚事全仗大媒鼎力，請新娘子出來見客，吟一

首詩也可，做一個對也可，只須我們滿意自會相率出房，缺不錯誤他們的「春宵一刻值千金」，枝山道，諸位要見新娘，和他對個對兒，新娘著名才女，料想不會當場出醜，但是言明在先，對個對仗以後，便須立即出房，諸位如肯答應，祝某便來搗個木梢，倒也不妨，衆人都說，只須如此，對過了對聯，我們決不逗遛，要是避不相見，我們只好在此過夜了，枝山道，你們讓開一條路，待我走到後房門外，隔着門兒替你們說情，大家都不許喧囂，靜候新娘出見，才是道理，這時，聲浪都靜，專待新娘出來見客，枝山在人叢中擠將過去，慌得幾個白面書生，一齊讓過頭去，讓得慢一些，險些兒被他茅草也似的鬚根，刺痛了面頰，枝山擠到後房門口，輕輕敲了幾下，自稱便是祝枝山，特請王小姐出房會客，只須對就了一個對聯，祝某願負全責，請衆賓客退出新房，否則被他們包圍到天明，反而不妙，但聽得素琴在後房說道，祝大爺果真擔負全責，小姐自會出房見客但是對聯對得不好，諸位休得見笑枝山道。不須客氣，對仗一定是好的，素琴道，請祝大爺央告來賓讓過兩旁，好待小姐出見，枝山道諸位聽得麼，快快讓過兩旁，新娘子便要出來也，一壁說，一壁在人叢中分路，無多時刻，呀的一聲，後房門開放，左右伴娘擁出一位千嬌百媚的王秀英小姐出來會客，素琴緊隨在後面，和小姐寸步不離，原來親友鬧新房，和學生請願團一般，越是避不見面，越是引起囉哩，倒不如挺身相見，是一個簡捷的退兵之計，王小姐出了後房，向來賓左也檢衽，右也萬福，衆人反而矜持起來，不敢有越軌舉動，兩名伴娘把小姐擁到梳粧台邊，打着偏袖坐下，素琴站在一旁，和小姐異常貼近，枝山道，新娘已在這裏，恭候諸君的

上聯，有一個滑稽少年喚做劉詠詩的，說道，上聯有了，他看了看枝山的纓頰短鬚，使道，我的上聯，叫做

茅草

但見秀英湊在素琴耳邊，輕輕一語，素琴便道，小姐已對就了，小姐對的，便是梅花，這個對聯，都是卽景生情，茅草生在枝山臉上，梅花却插在雨過在青的花瓶裏面，衆人都說這對仗太容易了，顯不出才女的本領，劉詠詩道，我還要添上兩個字咧，叫做

一團茅草

秀英又向素琴附耳數語，素琴道，對就了，對的便是

幾朵梅花，

劉詠詩道，我的上聯還得加上兩個字，叫做

生就一團茅草，

秀英又口授于素琴，素琴代說道，

拈來幾朵梅花

劉詠詩道，我的上聯，語氣還未滿足，還得加上三個字，叫做

亂蓬蓬，生就一團茅草，

秀英不用搆思，又教素琴代答道，

叫做蓬蓬代事

香拂拂拈來幾朵梅花，

劉詠詩看了枝山左頰，又看枝山右頰，笑道，一個亂蓬蓬不够形容，我的上聯，叫做

亂蓬蓬，亂蓬蓬，生就一團茅草，

素琴不須小姐口授了，便道，

香拂拂，香拂拂，拈來幾朵梅花，

衆人聽了，都看着枝山的鬚鬚好笑，枝山道你們不是鬧新娘？關我祝阿鬚子，對仗已成，大家都可退出了，劉詠詩道，且慢且慢，我的上聯，還須加添兩個字，叫做

頰上亂蓬蓬，亂蓬蓬，生就一團茅草，

秀英又是輕輕附耳數語，素琴代答道，

指尖香拂拂，香拂拂，拈來幾朵梅花，

枝山道，好了好了，你把我挖苦的够了，劉詠詩道，不行，我還要加上兩個字，叫做

大媒頰上，亂蓬蓬，亂蓬蓬，生就一團茅草，

秀英又授于素琴，教他代答道，

嬌女指尖，香拂拂，香拂拂，拈來幾朵梅花，

枝山大笑，大媒得與嬌女作對，亂蓬蓬和香拂拂配合成雙，這是天大的幸事，房中賓客，一齊大笑，要求滿足以後，衆人方才退出新房，各鳥獸散，新郎周文賓立在房門口送客，口稱列位慢

請，種種簡慢，緩日登堂道歉，再會再會，在那送客聲中，新房中的賓客，空空如也，只留着新娘秀英，贈嫁丫環素琴，以及伴娘僕婦人等，外加大媒祝枝山，竟盤踞在新房中，不想出去，文賓作揖道，枝山兄，明日再會罷，你也辛苦了，枝山道，我不出去，出去，少了一副很好的對仗，我這亂蓬蓬亂蓬蓬，要和香拂拂香拂拂，做一對兒，文賓道，這個上聯是劉詠詩出的，你不能移禍江東，和我們爲難，枝山笑道，老二，你太極形可掬了，將來的歡娛日子正長，何爭一刻，你娶了新娘，便忘記了老友，真叫做「新人進了房，媒人拋過牆，」伴娘們見大媒老爺坐着不走，左一聲祝老爺，右一聲大媒老爺，左一杯香茗，右一杯棗脯湯，都說，祝老爺是好人，大媒老爺是好好先生，新姑爺在敬禮了，新小姐在請晚安了，指日高陞的祝大爺，早生貴子的大媒老爺，時候不早，安處罷，說到早生貴子，便中了枝山的心坎，暗想我是有了兒子的人了，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別使這捉狹罷，當下笑着走來，拍着文賓的肩道，饒了你罷，於是離却新房，自回紫籐書室，進了書屋，才想起報告唐寅消息的沈達卿，忙遣着祝僮去探問，祝僮道，沈老爺已到東書院安寢去了，枝山沒奈何，回房安臥，且待到了來朝，再向沈達卿探聽消息，著者拋却枝山，且說周文賓這一夜的無窮歡娛，才子佳人，綢繆歡愛，又免不得有一番俗套，到了來朝，秀英梳洗完畢，文賓笑向秀英說道，我在元宵夜吟的一句睡鞋詩，你當時以爲不切，現在該知道是確切不移了，秀英微噙道，官人，你以後合該穩重一些，似這般的輕薄詩句，不是禮部尙書的公子所宜做的文賓道，娘子，我們新夫婦什麼話不可說，秀英道，官人，你可知「上床夫妻，下床

君子，「這時候兵部府中已遣人來送朝點心，還有許多女宅的親戚，都來望朝，這又是杭州的風俗，每逢嫁女以後，來朝便備着糕粽兩大盤，糖湯一壺，送到男家，叫做送朝點心，糕粽是取個高中的口彩，糖湯喚做和氣湯，好教小夫妻一團和氣，其他女家親戚，每日輪送細點兩色，名曰望朝，秀英道，時候不早了。」待曉堂前拜舅姑，「公公遠在京師，我們同向婆婆請早安罷，文賓對於新夫人，又敬又愛又懼，敬是敬他的孝順尊章，愛是愛他的才貌俱全，懼是懼他的下床君子，秀英到堂上拜見了婆婆，周老太太愛他彬彬有禮，和他略談了幾句，教他不須拘禮，回屋去罷，這是他體貼兒子媳婦，不肯錯過他們的甜密光陰，新夫婦回到房中，文賓只挨着秀英並坐在一起兒，秀英道，官人，我們相親相愛的日子正長，何爭這一時半刻，外面有許多朋友，如祝枝山文徵明沈達卿等，都住在禮部府中，你不該躲在房裏，冷落了他們，自來朋友之交，勝如膠漆，文賓道，他們都是過來人，知道我不捨得離開卿卿，一定是原諒我的，秀英道，官人不是這般說，冷落了好友，要惹人家家話，尤其是這位祝阿鬍子，他這三寸舌何等厲害，你冷待了他，難保他不來取笑於你，況且三朝無大小，他若惡作劇起來，把我們元宵的事，向大眾吐露風聲，這便如何是好，官人，你不用陪我，快陪老祝去罷，文賓覺得秀英的話，很有道理，沒奈何暫別愛妻，去陪老友，但是一步一回頭，捨不得離開這盎然春意的洞房，秀英道，去罷去罷，不用回頭了，文賓離了繡闥，徑往紫籐書屋，才走到門口，便聽得枝山道，衡山，和你一同回去罷，今天不及，明天便可啓程，徵明笑道，何必匆匆，且待與文賓兄言明以後，再走不遲，枝山道，你想見

文賓的面麼，他躲在房裏，怎肯出來和我們相見，陪朋友不如陪嬌妻，沈達卿道，枝山兄，你也強人所難了，新夫新妻，誰也都是這般的，合該原諒他一些，枝山道，他不出來，我們撞將進去可好，橫豎三朝無大小，文賓吐了吐舌尖，暗想新娘子料事如神，我遠不及他，當下阿罕阿罕，楊聲入內，和祝文沈三人相見以後，彼此坐定，枝山笑道，老二，你來做甚，不去陪伴你這指尖香拂拂的嬌女，却來探望我這頰上亂蓬蓬的大媒，未免辜負香衾了，文賓道，老祝休得取笑，我們朋友之交，勝如膠漆，枝山道，呵呵，你要做應聲蟲了，你道我不知道麼，這兩句話不像你說的，是出於你那新夫人香口之中，你要陪着他在一塊兒，寸步不離，新夫人怕你冷落了我們，討那祝阿鬍子不說好話，扳你的理性，因此催着你出來相陪，我的目力雖不濟，我的耳朵却長，老二，我的所料何如，枝山這般猜測文賓別轉了頭，微微吐舌，佩服他料事如神，待到枝山問他料何如，文賓却是亂搖着頭，連說不對不對，徵明說道，文賓兄，休得假撇清，你已在那裏頻頻吐舌，老祝猜測之詞，只怕是「老道士放屁」，文賓道這話怎麼講，徵明道叫做「句句真言」，沈達卿道，文賓兄，你可知道枝山兄要回去麼，文賓愕然道，老祝因何回去，難道小弟得罪了你，所以匆匆便回，枝山道，老實向你說，小唐的蹤跡，我們已知曉了，回去以後，好在陸昭容面前說的囁嚅，他若不在我面前陪罪服禮，我永不告訴他小唐的藏身所在，文賓喜道，子畏兄有了消息，這是大大的喜事，他的藏身所在，你們怎樣知曉的，枝山道，這是達卿兄告訴我的，文賓道可是那個唱歌人覓到了麼，枝山道，覓到了唱歌人，便知下落，但是消息須得秘密，只怕先被

陸昭容知曉了，便不見我們的功勞，文賓道，你又過慮了，我住在杭州，唐家大嫂住在蘇州，你在這裏告訴我，大嫂那邊怎會知曉，枝山道，那麼你湊過頭來，當下枝山便把這個消息得之達卿，達卿得之跳船頭的米田共，唐寅怎樣的扁舟追美，一路唱着秋香的情歌，直到東亭鎮華相國府的碼頭，方才泊岸，細細述了一遍，說完以後，又叮囑着文賓，須得牢守秘密，休在外面張揚，文賓聽罷，拍手笑道，老祝老祝，今天也上了周二公子的當，我得了這消息，馬上便要打發家奴，趕往蘇州桃花塢唐家大嫂面前報信，你想奇貨可居，不給大嫂知曉，萬萬不能，萬萬不能說時，擦着鼻尖，自鳴得意，枝山笑道，你儘可以去冒功，但是我也可以在昭容面前告你一狀，文賓道，告我什麼，枝山道，告你做詩罵他，把他喚做母大蟲，你這詩稿，我還在夾袋之中，文賓笑道，報信是我的功，譏諷是我的過，功過相抵，還是功大過小，憑你去告發罷，枝山道，非但告你一狀，還得把那許大上樓，怎麼長，那麼短，話沒說完，嚇的文賓直直的站了起來道，枝山老友，恕我冒昧，前言戲之耳，子畏兄的行蹤，我決計守口如瓶，文徵明沈達卿都不知道內幕情形，便問枝山，什麼叫做許大上樓，枝山笑問文賓道，可要告訴他們知曉，文賓又是連連作揖道，祝老先生，祝老前輩，成全了小弟罷，枝山道，二三知己面前談談說說，是不妨礙的，文賓深深的又是幾揖道，多一人知曉，不如少一人知曉，看着小弟面上，請做緘口的金人則個，枝山道，放心罷，我也是前言戲之耳，於是文賓方才含笑坐下，文沈二人弄得莫名其妙，眼見文賓這般惶急情形，便不好細問根由，枝山道，老二，你不出來，我也要到新房裏來找你，須知我在杭州，

專爲避着你詩中所說的這隻母大蟲而來，至於我的心中，恨不得早早歸去，小唐的消息已有了，我逗遛在這裏，「歸心如箭已離弦，」今天不及動身，明天須得告別，方才我們商量的，便是這樁事，文賓沈吟了片晌道，小弟心中意欲屈留你數天，現在有這特別情形，礙難勉強挽留，但是明天動身，太嫌局促，只爲明天是三朝朝見，須請大媒，這是杭州風俗中的隆重禮節，無論如何，你明天萬萬不能動身，過了明天，我便雇着船兒送你回府，衡山達卿二兄，是難得到杭州的，要請寬住數天，留作平原十日之飲，文沈二人都說家有要事，急于回去，和枝山兄同船去罷，枝山道，你也不必挽留他們，還是讓我們三人同舟回去的好，到了嘉興，還得在達卿府上耽擱一宵，衡山呢，他已便宜了許多，我這番也要得出出一些力了，文賓道，怎麼出力，枝山道，我們唐祝文周，一般都是好友，爲什麼小唐走了，要我背鄉離井，獨去尋訪，他却躲在家中，享那左擁右抱之樂，我們回到蘇州，假使陸昭容自知理屈，向我陪罪，並且央託我老祝尋他丈夫回來，我便要拉着小文同去尋訪，也教他在朋友分上出一些力，文賓點頭道，這是分所當然的，枝山大笑道，既知分所當然，你也陪着我們同去，過了三朝，便即動身罷，文賓低着頭兒，做不得聲，枝山道，你方才不是說朋友之交，勝如膠漆麼，徵明見文賓面有難色，便道，老祝，你不要強人所難了，去年你動身時，爲着我正在新婚，不曾拉着我同行，要是你今拉着文賓兄同行，教他辜負香衾訪小唐還不是厚於文而薄於周麼，說罷，大家都哈哈一笑，枝山道，還有祝儻的親事怎樣辦法，文賓道，我已向家嫂面前說道，在這一二月以內，擇個吉期，把錦葵嫁與祝儻，只爲錦葵

是從小服事家嫂的，現在把他遣嫁，不能草草不工，枝山兄既然急於回去，不能久留，將來擇定了吉期，教祝僮自到杭州來就親，你道可好，枝山點頭道，很好很好，一切都已講妥了，明日便是三朝，我們擾了你的盛筵，到了後日，一定要回去的，你要雇船，須得雇一隻寬大的船，船上須有平頭正臉善于烹調的船娘，還得撥下一甕陳年花雕，以便我們在艙中小酌，解除寂寞，文賓道，一一遵命便是了，枝山道，洞房春暖，片刻千金，你到裏面去伴新娘子罷，我們這裏有伴，不用你相陪了，文賓聽了，宛比大赦，離座一揖，道了一聲再會，轉身便走，初出紫藤書屋，還裝作步履從容，一進了備衙，脚上便好像開快車似的，恨不得一步便跨入洞房，和王小姐鶼鶼鶼，永不分離，過了一天，來日便是三朝，杭俗結婚三朝，自有一番舉動，這是朝見之朝，新郎穿了袍服，紗帽上插着金花，新娘帶了鳳冠，叫做珠翠大滿頭，有龍鳳釵燕子釵等前後插串，穿着玄領霞帔，束着朝裙，午刻祭祀祖先文賞和秀英，先拜家堂，次參灶神，參灶時，新娘須換綠襖綠鞋，參畢，仍換原服，再參家廟，申刻見禮，華堂上並列兩張大椅，空着一張是周禮部坐的，其他一張是周老太太坐的，新夫婦依次見禮，拜了尊埠，又和衆人見禮，好不熱鬧，祝枝山徐子建以及許多陪賓，都是開懷歡飲，足足的鬧了一天，待到來日，祝文沈三人，都和文賓作別急於下船，這張大號船兒，何等寬敞，枝山賺了柯儀，又博得許多禮物，簡直滿載而歸，不但周王兩家備着豐盛土儀，一起扛入船中，便是一錢如命的徐子建，感激着枝山請他做了現成媒人，賺了大大的一筆柯儀聽得枝山動身，不但親自送行，而且還送了四色禮物，這是著名的四杭，何

謂四杭，叫做杭扇杭線杭粉杭剪，十六世紀時代，吸煙的風氣還沒有盛行，到了清代，四杭以外，還多着一種杭煙，叫做五杭文賓道，老祝祭行，本待送你一程，爲着今天是回郎之期，不克如願，原來杭俗接婿女雙歸，叫做接回郎，今天王兵部府中又有一番盛筵餉客，枝山歸心如箭，便不及去叨擾了，但向子建說道，老兄一人去受用罷，枝山正待下船，回頭不見了祝僮，不禁詫異起來，正是，暗逗春愁隄畔柳，怕擦客緒路邊花，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佯狂避禍岳翁知婿 倉猝就道崔女離鄉

祝枝山回頭不見了祝僮，衆人四處找尋，都不見祝僮形影，個個失聲道怪，說方才還見他在這裏，怎麼一霎眼便不見了，枝山道，不用奇怪，我們到了船上，他自會起來，到了那時，你們看他的眼圈，管教是淡淡的罩着一層胭脂，衆人疑信參半，便送着祝文沉三人下船，都在艙中坐定，贈幾句臨別之言，祝僮果然氣喘喘的起來，只稱大爺下船了麼，奴才解手回來，已不見了大爺，所以一路趕來，說時，早已下了大船，進艙伺候，他一進艙，衆人忍俊不禁的笑將起來，原來祝僮的眼圈上果然紅噴噴的起着一層薄暈，弄得祝僮不好意思起來，向着衆人呆看，徐子建笑道，管家的眼圈上，誰給你擦着的胭脂，祝僮紅着臉，口說恰才一陣風來，眼睛裏着了灰沙，揉了一會子，把眼皮都揉的紅了，文賓笑道，你的主人，竟是未卜先知，方才找不到你，我們都說奇怪，你主人袖裏陰陽，竟算出你自會起來，而且說你紅着眼皮，可見灰沙入眼，你主人也會未卜

先知，似這般的料事如神，你的主人可以坐得中軍帳，做得諸葛亮了，祝儀低着頭不敢做聲，子建道：「送君千里終須別。」小弟要失陪了，恭祝枝山達卿衡山三公，一路順風，說罷，拱手上岸，枝山向文賓說道，你也回府去罷，少停，兵部府中便要排着儀仗來接回郎，文賓道，既這麼說，我也要上岸了，好在暫時小別，待到清明左右，我和內人回到蘇州上新墳，再圖良晤，說時，從懷中取出一副赤金打就的長命富貴四字，連同黃金小印，碧玉帽器，赤金項鍊鎖片等件，授給枝山說，這是奉着母命送給令郎的，枝山起立謝道，長者賜，不敢辭請你在尊堂面前叱名道謝，文賓又一一和徵明達卿握別，方才上岸而去，舟人正待解纜，忽聽得岸上有人喊道，且慢開舟，我張小二來送行了，祝大爺在那裏，枝山藏好了帽器等件，推窗看時，果然是木匠張小二，挑着一擔東西，急匆匆的跑來，枝山忙教舟人暫緩解纜，自己却到船頭相迎，張小二跑到岸邊，歇得擔兒，氣吁吁的說道，祝大爺，你的船還沒有開，虧得小二緊跑了幾步，這一些東西，算不得禮物是奉着老娘之命，送給祝大爺的，便把挑來的東西，送上船頭，一壘紹興酒，兩隻金華腿，四瓶茶葉，八盒茶食，枝山搖頭道，我不好受你這許多禮物，你是個做手藝的人，得金不易，請你收回了罷，張小二道，好教祝大爺知曉，自從你贈我扇面，又替我寫上吉利的春聯，交着新年，生意不絕，老娘吩咐我休要忘却了恩人，這一些東西聊表小二的一片真心，祝大爺，你賞收了罷，枝山見他言辭懇切，只得吩咐祝儀，一一收了，又取出四兩銀子贈與小二，小二怎肯接受，說我不是來打抽豐的，萬萬不敢領受祝大爺的賞賜，枝山道，你若不受，我心不安，小二沒奈何，

只得接受了二兩銀子，便即道謝而去，枝山向文沈二人笑道，此番回去，真個滿載而歸，連那做木匠的也來送禮，真是意想以外的事，霎時間一片鑼聲，船已離埠，文沈二人便問枝山，這木匠爲什麼叫你恩人，枝山便把雪中相救的情形，說了一遍，文沈二人都是嗟嘆不已，三人同舟，毫不寂寞，只有祝僮侍立在旁，不多開口，惘惘然若有所失，他想的什麼，閱者諸君，都已知曉，不須贅述，枝山回蘇還有好幾天的日子，當時的交通，不比現在便捷，俗語說的好，「三日三夜上杭州，三日三夜回蘇州，」可見蘇州與杭州足有三天路程，何況又要道經嘉興略有耽擱呢，按下舟中諸人，且把蘇州的情形約略說說，只爲寧王逆謀敗露，凡屬寧王羽翼，盡皆失敗，蘇州按徐鳴臯，是寧王的羽翼寧王勢盛時，沒人敢碰他，寧王一倒，徐鳴臯便被，拿問京師治罪，蘇州地方，已另派了巡按御史走馬上任，三吳人民，一齊稱快，尤其稱快的，便是文徵明的丈人李一桂典史，和他女兒李壽姑，只爲當時徐鳴臯諂事寧王，要強迫李典史把家藏唐畫獻與寧王，李典史不肯，徐鳴臯便把李典史逮捕下獄，險些兒有生命之憂，今天徐鳴臯拿解進京，李一桂首先得信，便到天庫前文宅探望女兒，把徐按院被逮情形告訴壽姑知曉，壽姑聽了，笑說道，天有眼睛，父女倆談了些朝政，李一桂不見女婿出來，便問壽姑道，女婿到了杭州已好得多了難道還沒有回來麼，壽姑道，還沒有回來，大概早晚便要返蘇了，俗語說的好，「說着曹操，曹操便到」父女倆正在談論文徵明，徵明恰是今日回家，但聽得家丁們聲喚道，二爺回來了，壽姑忙去迎接丈夫，早見文祥已偕同舟人挑着行李什物，先到裏面，徵明在後到來，壽姑見了丈夫，自有一

番慰勞的話，徵明道，月芳呢，壽姑道，月姊昨天到杜府中去了，聽說杜老伯有些感冒，所以月姊帶了柳姑娘同去，編書的順便下一句注脚，柳姑娘便是柳兒，不日柳兒說曰柳姑娘，他已是文徵明金屋中的人物了，李一桂聽說女婿到來，也到書房中去迎候，翁婿相見，十分親熱，這一天，李壽姑備着酒餚，替丈夫接風，順便款待他父親，翁婿杯酒閑談，李一桂先問些杭州情形，此番和誰同伴回來，徵明一二的說了，李一桂聽說枝山同來，好生歡喜忙道，既是老友回來了，過了一天，我要去訪訪他，但是他不怕唐解元的大夫人麼，徵明笑道，好教岳父得知，唐子畏已有了消息，所以老祝敢於回蘇，但是我在舟中再三盤問老祝，子畏住在那裏，他不敢說，看來這是很秘密的，老祝和唐家大嫂想來還有一番辯論，大嫂不屈服，他決不肯把子畏的消息說出，李一桂道，賢婿，你們唐祝文周四人，都是吳中名氏，外面人不知道的，都說你們風流自命，玩世不恭，所有士林中人，佩服你們的果然很多，譏諷你們的卻也不少，惟我和杜太史，都洞悉你們四位才人的苦衷，徵明道，兩位岳父對於唐祝文周的批評如何，李一桂乾了一杯酒道，賢婿，我說給你聽，說的中肯，我們對飲三大杯，說的不合，我願罰六大杯，你道如何，徵明聽了，異常贊成，篩滿了六大杯的酒，專候李典史的批評，李一桂道，你們四位，名重當世，才冠江南，這是你們的大幸，也是你們的不幸，爲什麼是你們的大幸呢，十八省，秋試每省都有解元，然說其他的解元，大都碌碌無聞，只有唐祝文周四解元，人人都曉，這便是你們的大幸，爲什麼又說是你們的不幸呢，只爲名望太大了，便惹動了寧王籠絡賢才的心，唐子畏被騙入王邸，幸而覺察得

早，佯狂回里，他從此隱於色情之中，造成了許多風流佳話，他的風流，一半是出於本性，一半也是強迫而成的，賢婿，你道是不是呢，徵明點頭道，岳父高見，比衆不同，人人都道子畏是狂生，卻不知道他有這難言之隱，知道子畏心事的。只有岳父和杜頌堯岳父二人，李一桂道，唐解元既這佯狂避世，那麼枝山老友這般落拓不羈，當然也是有托而逃，你和文賓也是怕被寧王羅致幕下，所以多少總帶些狂態，這都不是你們的本色，這叫做『有道則智無道則狂』咧，賢婿這兩句批評下得如何，徵明撫掌道，的當的當，岳父請用三大杯，小婿也來陪飲三大杯，飲罷以後，李一桂乘着酒興說道，賢婿，現在寧王已被擒了，從前陷害我的徐鳴臯也被拿解進京，從此寧王羽翼逐漸廓清，子畏回來以後，不用佯狂避世你和祝周二，也不用風流自命了，徵明大喜道，這是國家之福，小婿合該引滿一杯，說時，滿滿的喝了一杯，又問李典史道，岳父接近官場，知曉其中的詳情，請把寧王怎樣被擒的事一一講給小婿知曉，李典史不慌不忙，把寧王宸濠如何意存不軌，心圖謀變，如何挑選江南佳麗十六迷惑君心，潛通消息，一一詳細講給徵明，這都不在奇緣艷史的範圍內，無須細表，讀者欲知其詳，儘可看武宗外紀，來作參考，但是其中有一個與本書有關的人物，很值得一敘，編者趁此機會，敘他一敘，這人是誰，便是寧王十美之一的崔素瓊，那十美是，

廣靈湯美人之靄，閨字雨君善畫沒骨花卉，

姑蘇木美人桂闈字文舟，善彈七絃琴，

嘉禾朱美人家淑，閨字文儒，善寫靈飛經小楷，

金陵錢美人詔，閨字鳳歌，善唱秦淮小曲，

江陵錢美人御，閨字小馮，善舞霓裳羽衣，

荆溪杜美人若，閨字芳洲，善搗雁柱箏，

洛陽花美人萼，閨字朱芳，善吹子晉笙，

錢塘柳美人春陽，閨字絮才，善鼓湘靈瑟，

公安薛美人端，閨字幼清，善品鳳凰簫，

長洲崔美人瑩，閨字素瓊，善吟香奩詩，

人生不幸作女子身，尤其不幸做那十六世紀的女郎，越是才貌雙全，越是引起王公貴人的覬覦，這十位美人並皆佳妙，尤其佳妙的便是這位崔素瓊美人，周文賓羨慕他的才貌無雙，曾經央人上門覲合，素瓊的父親崔翁已有了允意，叵耐江蘇巡按御史徐鳴臯，暗遣畫師，乘着崔素瓊遨遊園林的時候，偷繪芳容，獻給寧王，即奉寧王令旨，迎取崔美人入府，名曰迎取，實則刼取，可憐一位四康兼全的女郎，竟被那如虎如狼的衙役，壓迫上道，崔素瓊拜別老父，含淚下船，崔翁單生素瓊一女，眼見那掌珠被人刼去一慟幾絕，寧王本是色中餓鬼，每逢佳麗入府，先要飽他的肉慾，以前的九美，都是先後入府，懾於奸王的淫威，無法抗拒，誰都不能保全這塊無瑕的美玉，崔美人的豔名，比着以前的九位美人還大，寧王看了徐按院呈上的圖像，心中懷疑，世上竟有這

般的絕色佳人，他眼巴巴盼望崔美人早日到來，看他和圖中的面貌是否絲毫不爽，待到崔美人進了王邸，寧王高坐銀鑾殿上，却教九位美人分站左右，自有王府太監，把崔美人引上殿來，奸王飽餐秀色，喃喃的念着西廂記曲文道，「顛不刺的見了萬歲，這般可喜娘罕曾見，」那太監囑咐崔美人道，高坐在銀鑾殿上的便是王爺千歲，美人上殿時，須得在王爺面前伏地叩頭，崔美人不去睬他，邁動金蓮，走上銀鑾寶殿，九位美人見他這般面容美麗，體態輕盈，都是暗暗佩服，自愧不如，以爲他上殿以後，一定要對着寧王下跪，口稱王爺千歲在上，臣妾某某叩頭了，誰料這位崔美人竟是桃李其貌，冰雪其心，驀然間豎起柳眉睜開杏眼，把良家女子刳取入府，奸王奸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決計沒有好好的結果，殿上諸美人，聽了一齊大驚，正是，拚將俠骨埋孤塚，肯掃纖眉入後宮，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詩中才子非真非幻 夢裡替人若有若無

坐在銀鑾殿上的寧王宸濠，被崔素瓊一頓辱罵，不禁勃然大怒道，你這賤婢，怎敢侮辱本爵，難道你不怕死麼，崔素瓊道，罵的怕死，怕死的不罵，我崔瑩是好人家家女子，被你刳至這裏，早已拚着一死，要殺便殺，要剮便剮，若要我順從於你，再也休想，寧王拍案道，你既願死，我便把你剮了，也教你知道本爵的厲害，正待傳喚武士上殿，把崔瑩帶下，凌遲處死，那時九名美人

兩旁跪下，都替崔美人乞情，都說，民間女子，未知王府的厲害，出言吐語，冒犯了王爺威嚴，懇求大王暫止雷霆之怒，且罷閃電之威，把崔瑩交付與妾等，以便賤妾等切實勸導，使他心回意轉，好向大王駕前負荆請罪，寧王正恨沒有一個下場，很不容易覓來的美人，要是真個把他處死，未免焚琴煮鶴，便給個面子與諸美人道，既是卿等這般乞情，暫時饒了這賤人，着令卿等切實勸導，以十天爲期，須在期限以內，向本爵負荆請罪，本爵便不咎既往，仍可另眼看待，要是滿了十天不來請罪，哼哼，莫怨本爵手段太辣啊，說罷，拂袖退殿，衆美人把崔素瓊引到自己房中，按日輪流勸導，無非說些從了寧王，怎樣的榮華富貴，一輩子享用不盡，素瓊微微一笑，只背着四句詩道，

烏鵲高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寧王，

衆人見他不羨榮華富貴，又另換一種論調，都說明知姊姊是個高尚之人，不愛浮榮，但是十天之期，轉瞬即到，假使姊姊不肯心回意轉，他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說得到，辦得到，螻蟻尚且貪生，姊姊何苦把你的花容月貌，斷送在無情鋼刀之下，奉勸姊姊還是心還意轉的好，素瓊聽得這般說，又是微微一笑，只背着四句詩經道，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如是這般的苦勸無效，忽忽已過了九天，到了第十天，空氣緊張，大家都替着他捏一把汗，但是崔美人毫不驚慌，和從前一般態度，婁妃爲着規諫寧王無效，反遭寧王厭棄，難得會面，便是

而時，寧王也不和他講話，婁妃知道丈夫已中了婁裴之言，只好付之一歎，無法指示他的迷途，這一天得了侍婢報告，知道丈夫又掠取一名美女，叫做崔素瓊，限期十天須得屈伏，現在已到了九天，崔美人還無從順之意，人人都替他担驚，他却態度如常，全不管大禍便在來日，聽說大王有旨，到了來日，崔素瓊依舊倔強，硬要把他凌遲處死，說什麼殺一可以伏百，若不把他極刑處死，不能使其他的美人個個懾伏，婁妃大驚道：「這難道不知曉要受這酷刑麼？」侍婢道：「他已預備受這酷刑，聽說他第一次見了大王，便是肆口大罵，說什麼要殺儘殺，要刺便刺，婁妃肅然起敬道：「原來目今世界還有這般的烈女子，桃李其貌，冰雪其心，真正難得呵，婁妃敬佩崔素瓊，很想和他會面，侍婢便要去傳喚崔美人來見千歲娘娘，婁妃道：「這般奇女子，怎好去傳喚他，還是我自己去訪問的好，於是婁妃只帶着兩名侍婢，卑躬屈節，自己去訪問崔素瓊美人，這時，崔素瓊正坐在自己屋中，和柳美人並坐談心，原來九美人中間，只有柳春陽和崔素瓊的感當最好，其他八名美人，見崔素瓊不聽人言，早已不高興，再來相勸，從此竊竊私議，都笑這女子不識世務，王爺給他一個轉圜餘地，他偏偏不肯轉圜，宛比撲燈蛾自尋死地，真正愚不可及，又有美人說，他一應允，便做了王爺寵姬，總比着蓬門女子高過萬倍，又有美人說：「看來崔素瓊沒有這福命罷，衆美人對於崔素瓊，都不滿意，所以到了第九天，崔素瓊房中，除却柳春陽外，再無其他的美人前來走動，柳春陽知道崔素瓊已拚着一死，却是異常的敬他愛他惜他，只爲柳春陽順從寧王，迫於一時無奈，但是自己怯於一死，只好忍辱偷生，得過且過，死活存亡，待到將來再說，他見崔素瓊不爲利

誘，不爲威怖。死期便在來朝，却是談笑自若，毫一

心，想不到這般嬌怯的女郎，却有那般鐵錐的志願，所以他今天只在崔素瓊房中談心，不捨得暫時離別，他說，姊姊這般高尚志氣，春陽見了，如對天人，只恨自己懾於奸王的淫威，玷辱了生平清白，崔素瓊道已往的事，姊姊不須自怨自艾，將來的事，姊姊須得注意，我看他這般行爲，分明一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一得到大禍臨頭，一人不足惜，只怕害及姊姊，柳春陽道，姊姊，這是金石之言，春陽看那王府中人，大半行屍走肉，除却王妃，誰也沒有打破這從龍之夢，崔素瓊道王妃既然洞燭其微，爲什麼不向他規諫，柳春陽道，誰說不曾規諫，只是諫而不聽因此反而冷待王妃，輕易不和他見面，崔素瓊聽了，嗟嘆不已，在這當兒，忽報王妃娘娘駕臨，慌的柳春陽出房跪接，婁妃道，美人平身，別鬧這禮節，我是爲着拜訪一位桃李其貌冰雪其心的好女子來的，這位好女子可在這裏，柳春陽平身以後，回覆婁妃道，他便在房裏，婁妃吩咐侍婢迴避了，便挽着柳春陽的手進入裏面，柳春陽道，姊姊，可來見了王妃，這便是方才談起聖德可風的娘娘，崔素瓊在座上抬身，只說一聲待死之人，不諳禮教，請娘娘原諒，說時，只是路一撻衿，慌的婁妃放下挽着柳春陽的手，回禮不迭，便和崔女並肩坐下，笑問道，你真個拚着一死麼，崔素瓊道素瓊自入王府，久已安排一死，明天便是最後的死期，婁妃讚歎了幾聲，一吟片晌，却又輕輕的說道，這裏都是自己人，不慮走漏風聲，崔素瓊道，你有這般的才貌，死在這裏，也是可惜，我便放一條生路，今夜三更，我遣人把你領出龍潭虎穴，由着你自去逃生，你道如何，崔素瓊道，娘娘不須憐惜素瓊罷，救

了素瓊，豈不害了娘娘，況且素瓊是一個弱女子，即使逃出龍潭虎穴，人地生疎，也沒有地方可以走，即使逃得出王府，總跑不出南昌城，便是逃得出南昌城，也在他領界以內，邇騎四出，依舊難逃毒手，那時自己仍不免一死，又累及了娘娘，這時素瓊萬萬不敢從命的，娘娘的美意，只好記在心中，來世補報罷，婁妃聽了，淚如雨下，崔素瓊只是微微一笑，並沒有兒女子貪生怕死的態度，婁妃已和崔素瓊附耳數語，崔素瓊點了點頭兒，方才作別，臨走的時候，婁妃幾次回頭，兀自戀戀不捨，崔素瓊很灑脫的說道，娘娘不須回頭，來生會罷，這一夜崔素瓊態度如常，直到來朝，房門久不開放，婢女們叫門不應，知道出了岔兒，破扉而入，却見崔素瓊笑容可掬的睡在錦衾裏面，推也不醒，摸摸他玉體，早已和寒冰一般，才知他已氣絕了多時，婢女大驚，飛報與寧王知曉，也是嗟歎不絕，九位美人中，惟有柳春陽最爲傷心，撫着他的遺體，放聲大慟，婁妃也來臨視，灑了許多悽惶的淚，檢視他的遺墨，只有寥寥數語，央求婁妃把他葬在附郭，立一石碣，上題吳門薄命女子崔瑩素瓊之墓，休將死耗傳給他老父知曉，免得老人聞而腸斷，又有一條羅巾，上題絕句一首道

才子風流絕世人，無真非幻幻非真，題詩祇恐無紅葉，寫上羅巾當會真，

詩中自有本事，可惜崔素瓊已死了，不知他詩中的風流才子，指着何人，後來有人議論他所指的風流才子，當然便是周文賓，爲着周文賓曾向崔翁乞婚，雖然沒有成爲事實，但是崔素瓊心中，或者已有文賓其人，所以書上羅巾，逗露自己的心事，又有人說，不對，詩尾有當會真三字，會

真記是張生與鶯鶯的佳話，素瓊姓崔，恰是鶯鶯，他的意中人，敢是姓張的罷，畢竟他的情人，是張是周，他既不會說破，編書的也無從武斷，好在無真非幻無幻非真，他的詩中既是這般說，那麼事在真幻之間，姓張也好，姓周也好，正不必輕下判斷了，且說婁妃悼惜崔素瓊全貞而死，一切殯殮，特別從豐，這幅題詩的羅巾，大殮時也給入棺中，單把詩句抄出，刊在碑陰，這三尺孤坟，便在南昌東郭，至於婁妃向他附耳數語，柳春陽在旁窺沒有聽得清楚，以意度之，或者婁妃囑他自裁，免到來朝身受凌遲的慘刑，崔素瓊點了點頭兒，便是贊成他的意思，後來崔素瓊服毒而死，不知服的是什麼毒，有人猜測，說是婁妃給他的鶴頂血，這是理想之談，不能作為事實，崔素瓊身死的消息，如何瞞得過，不久便被他老父知曉，崔翁悼女不已，未幾便即下世，待到寧王失敗後，王府中的妾姬，奉旨發還原籍，交付本人的父母領取回去，柳春陽是錢塘人發還原籍，由着他父親柳貢生領去，只爲他已做了寧王的姬妾，所有紳富子弟，都不願與他結婚，其他門第平常的人，爭來乞婚，柳貢生又不願把女兒嫁與窮小子，這個消息傳入王天豹耳中，他是崇拜有才貌的女郎，至於處女與否，在他却不成問題，爲這分上，他去訪問柳貢生，也是天緣湊巧，恰和柳春陽靚面，果然容光照人，丰姿絕世，王天豹見了十分滿意，央媒說合，柳貢生那有不願之理，從此柳春陽便嫁與了王天豹，伉儷之間，異常恩愛，有時王秀英歸寧父母，便和他嫂嫂柳春陽談及當時寧王的事，柳春陽便把崔素瓊一死全貞的事，細細的講與秀英知曉，又講到寧王爲着崔素瓊死後，十美之中，失去了一個最美的人，因此緊於物色一位十全十美的佳人，以補崔素

瓊之缺，自有手下一輩謀士，如李士實劉養正等，保舉一位十全十美的佳人，比着崔美人有過之無不及，寧王忙問是誰，他們便說，現在兵部尙書王某之女王秀英，住居杭州，才貌冠世，尙沒有和人家訂婚，這便是一位十全十美的佳人，寧王聽了便寫信與九王爺，教他逼令王兵部立時允諾，後來不知怎麼樣，這件事料想妹妹定知其詳，王秀英道，嫂嫂提起這件事，妹子便險些兒做崔素瓊第二，當時警報傳來，妹子爲着保全爹爹的官職和生命起見，已拚着一死，自願進了寧王府，從容自盡，後來第二個消息傳來，說寧王失敗妹子方才得免於難，說時，又把當年壽康堂上先號啕而後笑的情形，述了一遍，柳春陽道，這是妹妹的福分，所以逢凶化吉，要是寧王，稍遲一個月敗露，妹妹便不免身入龍潭虎穴，保全了貞操，便不能保全生命，再者，假使寧王當時覓不到崔素瓊，李士實劉養正一輩小人，先把妹子的才貌雙全告訴與奸王，那麼奸王怎肯放過妹妹，這一場滔天大禍恐怕也不能避免了，現在先有崔素瓊入選，寧王心願已足，無事他求，比及崔素瓊死後，寧王才想把妹妹強迫入府，那便來不及了，這不是妹妹的福分麼，看來吳中薄命女子崔素瓊，是妹妹的替死鬼罷，王秀英聽到這裏，猛然間想起當年閨樓一夢，迷離惆悵，至今未忘，彷彿自己便是崔素瓊，崔素瓊便是自己，照這麼說，崔素瓊真個便是給自己替災替晦的人了，要沒有崔素瓊，自己便是崔素瓊，幸而有了崔素瓊，自己才沒有做崔素瓊，想到這裏，益發憐念那崔素瓊，感激那崔素瓊，於是見了，丈夫周解元，便想親赴南昌城外，在崔素瓊墳上祭奠一番，周文賓聽了，異常贊成，自己也願陪着秀英同去，後來夫婦倆果然親赴南昌，祭奠那吳中薄

命女子崔素瓊之靈，由周文賓撰着一篇哀感頑艷的祭文，對着三尺孤墳，朗讀一遍，夫婦倆淚如雨下，這也不是唐祝文周傳的正面文字編書的未來先說，表過不提，却說文徵明與李典史酒罷飯後，李典史辭別而去，文徵明又去探望杜頌堯，順便與月芳會面，相見之下，杜太史的感昌業已痊愈，和女婿講了許多話，徵明便轉述李典史報告的寧王失敗情形，杜太史以手加額道，此乃當今天子之洪福也，又吩咐女兒月芳道，你的女婿已回，我這裏有你的姨娘服侍，況且病又好了，你跟女婿回去罷，月芳對於父命是惟命是聽的，這一天，杜太史備着轎兒，送着女兒回家，徵明坐了一會子，也就告辭回家，自古道，「新婚不如久別」，徵明和月芳別離雖不久，但是鴛鴦枕上，已訴不盡的離懷了，過了一宵，來日起身，梳洗才畢，又去訪了親友，午後返家，恰才坐定，外面傳進消息，說唐大娘娘遣着唐興到來，邀請二爺去商量要事，徵明道，這便奇了，唐家大嫂喚我去做甚，敢是他已得了子畏的消息麼，正是，才郎蹤跡仍無定，閨婦愁懷倍覺多，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河畔歸舟歡騰內子 廟前輪字倒寫良人

陸昭容派着唐興，來請文二爺到桃花塢去一走，徵明心中，豈不突兀，忙喚唐興入內，問他道，大娘娘爲着何事，喚我去會面，唐興道，小的只是奉着大娘娘之命，請二爺趕緊去走一遭，若問爲着何事，大娘娘沒有向小的說明，委實不知曉，徵明道，你們大爺可有回來的消息，唐興道，

消息全無，大娘娘心中十分憂煎，今天祝大爺上門來見大娘娘，大約早已訪得我們大爺的消息了，徵明道，祝大爺可曾回去，唐興道，沒有回去，依舊坐在花廳上，大娘娘請二爺過去，或者和祝大爺有什麼商議之處，也未可知，徵明道，你先回去，少停我便登門來見大娘娘，唐興唯唯而去，徵明測度情形，料想又是老祝的主見，他被陸昭容打出大門，逼他出門尋找唐子畏，背鄉離井，竟在杭州度歲，言以為偏任其勞，吃了許多苦楚，這一番續訪子畏，他一定要拉着我同走一遭，唐興前來相請，大爺便是這層意思，不提徵明准備到桃花塢去走一遭，且說枝山從杭州回來，出於祝大娘娘的意料之外，他以為唐家叔叔沒有下落，丈夫礙難回家，看來天生雉頭的日子，還不能見親爺的面，却不料祝僮首先跑回家裡，滿面笑容的向着大娘娘磕頭請安，說道，大爺回來了，祝大娘娘這一喜非同小可，忙問可是唐大爺有了消息不成，祝僮道，消息是有了，只是我們大爺很秘密的不肯告訴他人，說時，丫環領着舟子進來，報告道，大娘娘，我們大爺帶着許多東西回來了，祝大娘娘聽見帶來的東西，吃的也有，穿的也有，用的也有，差不多和搬場一般，扛的扛，挑的挑，堆滿在一起，他想丈夫動身時，只有一肩行李，回來時，却是滿載而歸，他敢是做了官兒不成，正在猜想間，已聽得外面談話的聲音道，見了大廳上的被打情形，真個是滿目瘡痍，痛定思痛，這母大蟲好生厲害也，祝大娘娘聽出這是丈夫的聲音，連忙離坐相迎，編書的且來打個岔兒，以前有個燈謎，謎面是「分明是我丈夫聲，」打一十字文，是用諧音格，叫做「果珍李奈，」因為蘇州女人稱乎丈夫，輒云俚耐，俚耐二字與李奈相諧，果珍李奈者果真俚耐

也，他和丈夫闊別了四五月，這番相見，真是悲喜交集，枝山見娘子身子健全，心頭安慰，乳媽已抱着天生來見生身老母，枝山笑道，待我來認認六個指頭兒的小手，祝大娘娘道，大爺，這是誰告訴你的，我寫家信時，沒有提起這句話啊，枝山道，我是順風耳朵千里眼，身在杭州蘇州有事甚麼都瞞不過我，祝大娘娘微微一笑，暗想丈夫不脫狂奴故態，枝山向四下望了望道，前言戲之耳，請問大娘，岳母可是回府去了，祝大娘娘道，母親自從去年到秦，替我守肚，直到生孩滿月，他見我身子健全，房間也出了，所以二月初八日滿月，母親便在初九回去，夫婦倆談話的時候，忙煞了祝僮，所有點查東西，開發船戶，都是他一人照管，祝大娘娘問起杭州情形，枝山道一部二十四史，教我何從說起，且待慢慢兒告訴大娘娘知曉祝大娘娘道，可是唐家叔叔已有了存身的所在，枝山奇怪道，大娘怎麼知曉，祝大娘娘笑道，我這裏也有順風耳朵千里眼，枝山道，不用說了，一定是祝僮說的，但是祝僮也不知小唐究竟藏在什麼地方，祝大娘娘道，大爺可知曉麼，枝山道，我不知曉，怎肯冒然回家，不過事關秘密，天機不可洩漏，唐家這母大爺，可曾前來鬧過沒有，祝大娘娘道，大爺，我們坐着細談罷，於是回到房中，並肩坐定，笑向丈夫說道，大爺，陸昭容那天來尋仇，一半是他冒昧，一半也是你言語冒犯了他，這叫做兩有不是啊，待到你動身後昭容會到這裏向我道歉，教把損失的東西開單與他，以便照樣賠償，枝山忙道這是賠償不得的，你可開單與他，祝大娘娘道，未得大爺允許，怎敢開單索賠，奴家向陸昭容道，損失的東西，爲數有限，只求你們叔叔早早回來便是了，枝山點頭道，那麼還好，我這些東西，怎肯賤賣

與他，古稱「利市三倍」，我還希望利市十倍呢，母大蟲來過一次以後，可曾再來沒有，祝大娘娘道，後來我身孕大了，他又來探望我一次，還送給我許多貴重東西，如人參犀黃等類，人參備我生育時用，犀黃備小兒清理胎毒時用，枝山笑道，人參還有用處，他送犀黃做甚，未免多此一舉，我離家四月，胎教二字不守而自守，料想小孩沒有什麼胎毒的，他送犀黃未免畫蛇添足了，說到這一句，觸犯着自己的忌諱，不覺大笑道，我真癡啊，人家罵我蛇還不够，又要自己罵自己麼，祝大娘娘問及路上情形，枝山便把周文賓備着大船送他回家，同船的還有沈達卿文徵明二人，舟過嘉興，在達卿家中停留了一天，承他十分優待，又承他的姨太太，送了許多東西，舟到閶門外碼頭，只爲大船不能進水關，我和小文坐了小船進城，另有駁船運了東西，跟在後面，我這番因禍得福，賺得一二千金，滿載而歸，仔細想想，也是母大蟲玉成我的，他若不上門尋仇，我到杭州做甚，祝大娘娘道，陸昭容和我會面，總是滿口道歉，大概他也知悔了，聽說唐家七美，都怪昭容此舉未免過火，你雖和他言語齟齬，畢竟是他丈夫的好友，打毀家伙，已屬非分，何況再要扭去你的半邊鬍子，他在先還疑你真個藏着他的丈夫，和他開玩笑，後來他知道不對了，他見你拋着家室，久出不歸，可見你也沒有知曉小唐的藏身所在，爲這分上，他越覺自己非禮，到了我分娩後，他又來探望我一次，只是沒有進我的血房，爲着他常往各廟燒香，禱求他丈夫早早回來，所以不能走進產婦的血房，他又送我孩子許多赤金帽器，枝山道，看這分上，我把小唐消息早一天告訴他，要是他依舊發這雌威，他要知曉小唐的消息，須得在我面前長跪三天，我才肯告

訴他咧，這一天，枝山沒有出去訪友，一者，才拂征塵，有了些倦意，二者，祝大娘也不放他出門，要他細細的報告杭州情形。不須贅叙。且說陸昭容久盼丈夫不回，枝山去後，也沒有訪得確實消息，心中悶悶不樂，這一天，正在內堂和七美談話，談到丈夫消息杳然，八月失蹤，直至現在已是半載有餘，竟不到一些消息，以前失蹤也是有的，總不過三五天便有消息，便是沒有消息，一去探問老祝，總有線索可尋，惟有此次失蹤，連那老祝都不曾知曉，要是他知道了，一定要回來報信，決不會避在外面，久不回蘇，我上次實在錯怪了他，八娘娘春桃道，現在只好將錯就錯了，除却老祝，旁人也訪不到我們的大爺，陸昭容道，我也是這般想，不過忽忽數月，信息杳然，老祝訪不到我們的大爺，誰能訪到呢，我只疑大爺此去凶多吉少，三娘娘九空道，大姊，我想不會有這事罷，我在大士面前，曾經求過三次籤，不是上吉，便是中平，不是說行人無恙，定是說行人將歸，陸昭容道，論這我們大爺的爲人，不該有什麼意外變端，他在女色上面，雖然有些風流罪過，但是他借此韜隱，並非出於本意，不知道他的，道他是個輕薄文人，知道他的，佩服他是個有氣節的少年，他曾向我說，寧王不倒，徐按院不去，決不能現出我的本來面目，只可惜寧王倒了，徐按院已失敗了，我那隱于好色的丈夫還沒有回來的消息，我昨天到關帝廟去進香，看見一個挂着「一法通」招牌的漁字先生，在廟門前設攤論字，我便拈了一個字捲，向他詢問行人消息，他打開字捲，却是一個飲食的食字，他問我這出門人是什麼稱呼，我說是丈夫，他便亂搖着頭，在水牌上把食字拆寫，先寫人字，後寫良字，他向我說，食字拆開是人良，人良者，倒

寫的良人也，照此看來，良人倒也，不是病倒招商，定是長眠不起，只怕立的出門，倒的回家，凶多吉少，不妙不妙，我拈得了這個字，異常不快，回來後，夜間又得了一個不祥的夢，恍恍惚惚，見丈夫身死在客店裏面，不禁一慟而醒，直到現在，兀自心跳不寧。六娘娘李傳紅道：大姊放心，夢是相反的，夢死得活，況且又是春夢顛倒，你大概聽了測字先生的混話，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罷，四娘娘謝天香道，春夢果然無憑，但是測字先生說的良人倒了，却不是個好口彩，二娘娘羅秀英道，四姊說不是好口彩，我却以為這是很好的口彩，謝天香道，二姊怎麼講，羅秀英道，這測字先生真是個飯桶，拈了這個很好口彩的食字，他只會說良人倒也，不會從倒字上想出一個倒字來，但看人家招尋失蹤的人，往往把招紙上尋人的人字顛倒寫着，這是討個好口彩，人倒了，便是人到了，假使那個測字先生，把風俗習慣作引證，那麼良人倒了，分明便是良人到也，可見失蹤的丈夫，便有回來的希望，陸昭容聽了，愁眉頓開，笑說道，二妹妹好心思，你的測字本領，比較測字先生的本領還大，正在閒談時，丫環們爭來稟報道：啓稟諸位娘娘，好了好了，我們大爺不日就回來了，陸昭容道，這是誰人說的，一個丫環道，這是唐興阿哥說的，又有一個丫環說道，這是唐興阿哥遇見了祝僮，祝僮向他說的，又有一個丫環道，祝阿鬚子昨天已從杭州回來了，那時八位娘娘個個面有喜色，只為聽說老祝回來，丈夫的蹤跡，一定被老祝知曉了，要是不然，老祝決不敢貿然回家，陸昭容吩咐丫環，傳喚唐興入內，問他這個消息可是真的，唐興道，啓稟大娘娘，這是千真萬確的消息，今天小的出外購物，路過祝僮，但見他身穿了簇新的衣服，得

意揚揚，竟是一個很體面的書僮，陸昭容道，休說這沒關緊要的話，遇見了祝僮，他怎麼向你說，唐興道，小人先問他從何處得意回來，他說，我是逃難出門，有什麼得意之處，小人知道他懷恨前事，便再三向他陪罪，又問他可是跟着祝大爺回來，他道，做奴才的自當跟着主人，免得一時疏忽，失去了主人反向人家尋仇，陸昭容說，這小子語中有刺，口口聲聲，不忘前仇，你怎樣探出大爺將有回來的消息，唐興道，小人肚裏忖量，祝大爺出門時，曾向大娘娘立下誓願，要不是尋到我們大爺，他決不敢回來的，小人見祝僮這般揚揚得意，而且跟着他的主人回來，料想大爺定有回來的消息，但是向他盤問，他決不會輕易告訴小人，只得冒他一冒，聽聽他的口氣，便道，祝僮兄弟，何必記着前情，我們都是自家人，不日大爺回來，和你們主人又是如兄若弟，同去登山臨水，我和你也可常在一塊兒游玩，祝僮竟中了小人之計，便問小人，你怎麼也知道唐大爺回來的消息，小人說，你也知道了，我怎會不知曉，老實向你說，大爺早已有信來，告訴我們八位娘娘，說不日便須回來，我們大娘娘得了大爺的信，知道大爺出門，祝大爺並不知情。去年冒犯了他，端的對他不起，因此寫信給大爺，告訴他一切情形，叫他動身以前，通知一聲祝大伯，免得祝大伯久避他鄉，小人把這一篇鬼話說的祝僮深信不疑，陸昭容道，你本是說鬼話的祖師，去年打上祝家門，也是聽了你的鬼話，你這番又說鬼話了，好在這番的鬼話說的得當，准你將功贖罪，唐興道，多謝大娘娘不咎既往，小人這番說鬼話，騙信了祝僮，見他自言自語道，原來唐大爺藏身的所在，你們先知曉了，可笑我們大爺還要叮囑我們，不要在外面放風咧，小人見他 出真

情，不禁拍手大笑，祝僮才知上了小人的當，懊悔不迭，小人道，你既自招口供，也不必藏頭露尾了，究竟我們大爺住在什麼地方，快些告訴我們知曉，以便遣人前去迎接，祝僮說，你們大爺的住址，只在我們大爺的肚裏，他只向我說唐大爺的藏身所在，我已知曉了，只不曾告訴我住在何處，小人道，你不會問他麼，祝僮道，我問他，他怎肯說，休說我們做奴才的問不出唐大爺住在何處，便是文二爺再三在船中打聽，我們大爺不露一些口風，回到家裏，我們大娘娘也會問及唐家叔叔的住處，我們大爺只是笑而不言，所以你要詢問唐大爺的住址，除非親去詢問我們大爺才行，小人說，你不要騙我，你是一定知曉的祝僮沈着臉兒，向小人賭咒，小人才知他不是說謊，只得跟着祝僮去見祝大爺，倒被祝大爺一頓申斥，說你休聽了謠言，向我尋人，我要是知道了小唐的蹤跡，也不會出門避難，直到今日才回來了，小人道，祝大爺既沒有知道我們大爺消息，爲什麼忽然回府，祝大爺道，我是記罣家中，方才回來一走，拚着你回去攪擾大娘娘再來尋仇，小人見話不投機，只得告辭而去。陸昭容得了消息，又添了愁悶，他深知老祝爲人，最是刁鑽不過的，要他說出丈夫的藏身所在，一定奇貨可居，於是便和他位娘娘商議辦法，春桃主張請大娘娘親自上門詢問，陸昭容道，我和老祝破了臉，我去問他，只怕他益發使刁不肯說出，羅秀英道，姊姊不去，待小妹前去央求，看他可肯說出大爺的藏身所在，自古道，「人有見面之情，」小妹和他不曾破過臉，他或者肯給小妹一個面子，七美聽了，一致贊成，羅秀英借着探望祝大娘娘爲名，備着八件禮物，還有送給小兒的帽器，坐着轎，帶着丫環，前往護龍街祝宅，臨上轎時，陸

昭容再三叮囑，如得了大爺消息，趕緊回來，免得愚婦盼望。羅秀英諾諾連聲，不在話下，陸昭容和其他的娘娘，都在家中盼望着二娘挈帶好音回來，待到晌午，才見羅秀英坐轎回來，下轎以後，衆美人已擁着他問大爺畢竟在那裏。羅秀英微微搖頭，到了裏面坐定，羅秀英報告情由，說老祝刁不可言，向他詢問大爺消息，他總推托不知，幸而祝大嫂看不過，向我說，唐家叔叔消息是有的，只是他祕而不宣，便在妻子面前，也沒有道出實話，要不然，他不肯說，我也說了，我聽得祝大嫂這般說，又再三向老祝懇求，他才道一句，要問消息，除非陸昭容親來問我，祝大嫂便埋怨着老祝，太把順風旗扯足了，強迫他到桃花塢一走，陸昭容道，他可曾允許，羅秀英道，他說路遠迢迢，我不慣步行，我說，只要祝大伯肯到舍間，我們可以備着轎兒，前來相迎的，他說，除非陸昭容，把自己所坐的轎兒接我去談話，我才肯一行，陸昭容道，沒奈何只得依着他的要求，污了我的轎兒，可以另換一乘，究竟大爺的消息要緊，當下傳喚提轎到護龍街去迎接祝大爺，這真是破天荒的事，陸昭容所坐的一乘紅緞攔腳的藍輿，梅羅竹的轎槓，雲白銅插銷，豹皮坐褥，灰鼠當風，專供自己拜年進香之用，從來不曾供給人坐過，今天却去迎接這條洞裏赤練蛇，待到午後，祝枝山左顧右盼，揚揚得意的坐轎而來，比及下轎入內，八位美人一字平肩的都在滴水檐前迎接，一陣鸞啼燕語，都喚着祝大伯，祝大伯，教枝山答應不迭，正是，鸞啼燕語聲聲慢，粵影釵光個個嬌，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必敬必恭佳人款客 不倫不類村漢通文

祝枝山今天交運了陸昭容的自用轎，是蘇州數一數二的華麗藍與自從製備以後，本人只坐過三五次，他每逢出門，轎旁插瓶中總插着鮮花，轎裏面又熏着異香，轎兒未到，香味已來，左近的人家，得了一種新經驗，聞着這些異香，便知道唐大娘娘燒香回來了，於是站在門旁踞着脚尖兒，仔細定睛，總見這位大娘娘春山含恨，秋水凝愁，端坐轎內，若有所思，轎子過後，旁人紛紛議論，都說，自交新年，這位大娘娘常到各廟燒香求籤，唉，唐大爺太覺心狠了，拋着嬌妻美妾，不想回來，累他們早思夜想，這般可憐，昨天陸昭容，到關帝廟進香，也是坐着這乘轎兒，到了今天，坐褥上薰着的異香，兀自未消，插瓶中的紅杏花，依舊嬌豔可愛，只可惜坐轎的不是紅粧少婦，變了一個絡腮鬍子祝枝山，從護龍街到桃花塢，路上行人引起了絕大的誤會，先在空氣中嗅着一陣異香，都道，唐大娘娘來哉，撥一看撥俚搭搭，說時，都拭抹着眼睛，站立兩旁，引領着轎子到來，所謂「撥一看撥俚搭搭，」這是一句吳諺，即看他，看的意思，待到轎兒將近，衆人都探首向轎門窺望，不覺失望，一齊別轉頭來，連稱奇怪奇怪，這是祝阿鬍子怎麼坐了唐大娘娘的轎呢，枝山坐在轎中暗暗好笑，這時春寒料峭，他坐在這奇暖的轎中，另換了一種天氣，看這扶手上雕着張生遊殿的戲文，居中嵌一個指南針，坐在轎中，可以不迷方向，兩端還鑲嵌着紋銀小匣，一邊裝着荳蔻，一邊裝着口香茶膏，枝山借此消遣，居然甜津津香噴噴，異常受用，他想，小唐家中是色色考究的，所有式樣，外面都喚做唐欸，尤其考究的，便是陸昭容，他是

陸翰林的愛女，嫁來時，贈奩的東西號稱鉅萬，所以他坐的轎兒，這般的精美絕倫。枝山又想，這般轎兒確是生平第一次享用，多坐一刻好一刻，他便吩咐轎夫，在城內打了一個轉，再往桃花塢不遲，轎夫道，祝大爺，可是要遠兜遠轉，枝山道，只爲你們抬的平穩，我祝大爺坐的舒服，所以叫你們遠兜遠轉，轎夫道，祝大爺，不許生氣，你要遠兜遠轉，是可以的，只是口彩不利蘇州俗語，叫作城頭上出一棺材，遠兜遠轉。枝山道，吳賊放屁，不用遠兜遠轉，逕向桃花塢去罷，比及進了唐府牆門，下轎入內，在這滴水檐前，已有這八位美人排班去接，這又是破題兒第一遭，可惜霧裏看花，目迷五色，又不好取出法寶，把他們照這一照而且燕語鶯聲，你也祝伯伯，我也祝伯伯，祝枝山自生耳朵以來，又是第一回聽得這般的柔聲軟語，忙即唱了一個總喏道，諸位嫂嫂，恕我祝某不能一一作揖，只好唱一個總喏了，又是一疊疊聲的祝大伯難得光長，祝大伯請裏面，祝大爺請到花廳上坐，枝山答應不迭，自有唐與唐壽導着老祝到花廳上，面南坐定，八位美人分坐在兩旁相陪，送茶以後，獻上八隻高脚銀盤，盤中裝着許多糖果，先由陸昭容抓一把玫瑰水炒的瓜子奉敬，其他七美人依次敬客，每人敬一樣，有敬松子仁的，有敬金橘糖的，敬一樣，喚一聲祝大伯，枝山到了這時，只恨爺娘替他少生了幾張嘴，又要敷衍他們，又要咀嚼糖果，如何來得及呢，陸昭容道，昭容去年端的冒昧，回來和七位妹妹說起，大家都說昭容欠禮，早向祝大嫂面前再三陪罪，所有毀損的東西，大伯儘可開單前來，昭容自當一一照賠，萬望祝大伯滄澁之量，不吝既往，枝山笑道，嫂嫂，你何前倨而後恭也，去年見了老祝，奉敬十二根搗衣棒今

今見了老祝，奉敬八隻銀盤，銀盤裏的東西雖然好吃，棒槌底下的滋味醜的難熬，陸昭容知道他今天總要發洩牢騷只得捺着這口氣，一味軟化，笑着說道，祝大伯不用提起前事罷，棒槌打毀的東西，昭容照賠便是了，枝山道，這些粗笨的傢伙，賠不賠還在其次但有一件東西，雖然一錢不值，却也無處尋覓嫂嫂肯賠，先賠了這件東西再和你講話，陸昭容道，祝大伯要賠什麼東西，枝山笑道，去年借重尊腕，把老祝左邊的幾根賤毛拔去，走向人前，似乎不大雅觀，請你照賠了罷，陸昭容暗笑道這阿鬍子太覺放刁，旁的東西不索賠，索賠這幾根馬桶豁洗分明有意和我爲難，待要發作，又想硬幹不得，還不如軟化的好，便站立起來笑向枝山說道，祝大伯的尊髻失去了多少，枝山道，多雖不多，少也不少，大概有十多莖罷，陸昭容道，祝大伯，昭容便向你福還十餘福，說時，拉着袖兒向枝山福了又福連福了十餘福，算是賠償他的損失，枝山道不算不算似這般賠償損失，太便宜了罷其他七位娘娘一齊立起，由羅秀英發言道，祝大伯，我們大姊福了不算，待我七妹妹也來福這十餘福罷，祝頌你祝大伯後福無窮，陸昭容道，既這麼說，我也來補這十餘福，好教祝大伯福如東海，於是八位娘娘，都轉到枝山面前，挨肩站立，渾如錦屏風很齊整的各拉着袖兒，向祝枝山福了十餘福，方才歸座，枝山的爲人最怕人家和他客氣，尤其怕人家的婦女和他客氣，越是客氣，他越不能說種種挖苦的話，只得說，好了好了，諸位嫂嫂究竟爲着何事，喚我老祝到來，陸昭容道，無事不敢奉邀祝老伯，只爲祝大伯已探悉夫拙的行蹤，請祝大伯指示他的行蹤，以便尋他回來，枝山道，尊夫有了消息，這是誰說的，陸昭容道，這是小厮唐興，

聽得貴价這般說的，後來二妹到府探問，祝大伯也是這般說，枝山笑道，嫂嫂們切莫聽信謠言，陸昭容道，這不是謠言，這是祝大伯自己宣露的消息；枝山笑道，實告嫂嫂，向來祝某的說話，根牢果實，決不說謊，自從這處避難以來，祝某的說話，便有些靠不住了，十句之中，總有一句是謠言祝某說的尊夫有了消息，恰是十句中的一句謠言，請弗相信，這是靠不住的，陸昭容笑道，祝大伯是一位忠厚長者，怎會造謠，枝山道，我本不願造謠，這是嫂嫂教我造謠的啊，陸昭容道這倒奇怪了，昭容何嘗教祝大伯造謠，枝山搔着鬚道，嫂嫂我還你一個憑據，俗語說，「嘴上無毛，說話不牢，」我是嘴上沒有毛的，我說的話，自然句句皆真，語語都確，叵耐嫂嫂在去年把賤毛連根拔去，多雖不多，十分之一是，的，拔去賤毛不打緊，只是壞了祝某說話的風水，所以十句中間，總有一句是不生根的話，這都是嫂嫂害我的，陸昭容道，祝大伯休得取笑，拙夫行蹤，究在那裏，請祝大伯早早指示，枝山搖頭道，我不知曉啊，陸昭容道，祝大伯是不會不知曉的，要是不知曉，祝大伯斷然不會回府的，枝山道，嫂嫂，我這番回來，拚着嫂嫂又來拔去我的蛇鬚，拔去了一邊，再拔一邊也不妨，七位娘娘見大娘娘問不出老祝的話，索性行使一個苦肉計，說祝大伯再不說出我們大爺的行蹤，我們八姊妹只好向你跪求了，說時，忙着呼喚丫環，快去取紅氍毹來，枝山連忙搖手道，諸位嫂嫂，你們真個要拜死我老祝麼，休得這般，待我講給你們知曉，不過說便說了，尋即不去尋的，陸昭容道，祝大伯，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了西天，枝山道，你們要我去尋訪，爲着朋友分上也不敢辭，不過有兩樁學聲明在先，須得我們天生殖過了頭

，才好去訪問子良，陸昭容道，這一樁可以遵命枝山道，第二樁，我要拉着小文同去，只爲他在家中享福，太便宜了，我們唐祝文周須得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陸昭容道，不知文叔叔可肯同去，枝山道，嫂嫂去求他到來，以便一同商議，陸昭容忙喚唐興去請文二爺到來，唐興領命自去，衆美人又包圍着老祝，細問丈夫的行蹤，枝山看他們這般懇切，便不好再放刁了，又想起娘子叮囑他的話，順風旗不要扯的太足了，忙道，諸位嫂嫂，你們子畏兄倒也寫意，爲着遇見了一名美貌婢女，不惜解元身分，一路追蹤而去，宛如路人天台，不想回里，忽忽已是半載有餘，累你們朝思暮想，端的罪過，陸昭容道，祝大伯的消息，是從何處得來，枝山不慌不忙，從煙雨樓聞歌說起，直說到央託沈遠卿探聽唱歌人下落，只把秋香兩字藏起不說，又道，探聽了兩月有餘，才知道這唱歌人喚做米田共，這個名字是尊夫替他取的，尊夫坐了他的舟，尾追着大舟上一名絕色丫環，尊夫向米田共說，你追得上這大舟，童童有賞，米田共問他何事追舟，尊夫說，只爲大舟上有個絕色丫環，人間獨一，世上無雙，非得追上大舟，飽看一回不可，陸昭容纔了縹柳眉道，這是拙夫太荒謬了，青衣隊裏巧人，至多和我們八娘春桃一般，難道還有什麼傑出的人才，枝山道，這叫做「情人眼裏出西施」，又叫做「家花不及野花香」，又叫做「隔牆果子分外甜」，尊夫雖然荒謬，却也要原諒他的，吃飽了山珍海味，也覺膩煩，換一味雪筍湯兒，倒也有味，說罷，呵呵大笑，依着陸昭容平日的性子，聽到這幾句，便要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現在呢，丈夫的行蹤還沒有知曉，索性軟化到底，道一句祝大伯又要取笑了，這隻大舟是誰家的呢，舟上了

環叫什麼名字，枝山道，嫂嫂休要「炒蝦等不及紅」，凡事總有個來源鹽從怎樣鹹起，醋從怎樣酸起，話須一句一句的講，飯須一碗一碗的吃，陸昭容要聽消息，無法可施，便道，祝大伯說的不錯，請你一句一句的講便是了，枝山暗暗好笑，今天這隻母大蟲馴伏的和小貓一般，橫豎眼前沒有對證，我來加鹽加醬，引起他們的醋勁也好，便道，搖船的米田共，是認得尊夫的，聽得尊夫這般稱讚那丫環，他也有些不服氣，他說，沒有見過世面的人，這般說法不打緊，你唐大爺不該這般說，誰都知道你唐大爺擁有八位美人，人人都是西子重生，個個都是王嬙再世，行的時候，宛如一隊花蝴蝶，立的時候，好比一座錦屏風，大舟的丫環，好雖好，總比不上你府上八位美人，誰料尊夫幾聲冷笑，向米田共說道，我們這幾位配說美人麼，像大舟上的丫環，才算是美人呢，米田共不信道，我聽得唐家大娘娘花容絕世，二娘娘國色無雙，三娘娘嫵娜弄姿，四娘娘娉婷顧影，五娘娘翩若驚鴻，六娘娘朗如秋月，七娘娘宜曠宜喜，八娘娘善舞善歌，有了這八位美人，人間的豔福，都被你大爺佔盡了，大舟上的丫環，希什麼罕，追他做甚，唐大爺不如回舟去罷，八美聽到這裏，好像那搖船人替他們題小照，個個面有喜色，枝山道，這個搖船人確是一片忠言，叵耐尊夫忠言逆耳，他說，米田共，你懂得什麼，我唐寅沒有遇見這美貌丫環，只道家中的八房娘子，確也不弱，一遇見這美貌丫環，便覺得家中的八房娘子，都如塵羹土飯，不屑一顧，這丫環才算是美人，我們的八房娘子，美在那裏，替他倒洗腳水都不配呢，這句話才出口，氣的陸昭容直站的站將起來，喚一聲祝大伯，你快把他的行蹤說出來，我們拚着和他反面，問問他

誰是塵羨，誰是土飯，枝山暗暗得意，自思我把這小扇子搗得幾下，竟扇出了他們爐中的妒火，誰知羅秀英拉着陸昭容坐下道，大姊，你上當了，這是祝大伯和我們開頑笑咧，這搖船人既是不識字的，我們大爺替他取了米田共三字爲名，把糞字拆開，嘲笑於他，他都不省得，爲什麼米田共嘴裏忽的通起文來，既知道西子王嬙的典故，又會把我們八姊姊各下一句四字批評，句法又很老鍊，他有了這般學問，他不做搖船人了，他也不叫做米田共了，這不是祝大伯和我們開頑笑麼，這幾句話提醒了陸座容，笑向枝山說道，原來是祝大伯和我們開頑笑，名曰米田共的忠言，實則是祝大伯的戲語，原來祝大伯便是米田共，米田共便是祝大伯，枝山自思，破綻被他們捉住了，自己懊悔不迭，才信順風旗不能扯得太足，說謊話也要有個分寸，米田共不是通文的人，怎會說這通文的話，最難堪的，被陸昭容說祝大伯便是糞，糞便是祝大伯，枝山這時不覺惱羞成怒，便從座上起身，道一句諸位嫂嫂再會了，說罷，便想動身，陸昭蓉忙道，祝大伯那裏去，枝山道，搖駁船去，嫂嫂說的米田共便是祝某，祝某便是米田共，我既做了米田共，只好搖駁船去，陸娘娘連忙道歉，七位娘娘也陪着大娘娘道歉，枝山方才勉強坐下，但是談了許多話，還沒有說出是誰家燒香的大船，大船上的丫環叫什麼名字，陸昭容屢次動問，枝山總說且慢且慢，待到小文來了，再行奉告，免得一番生活兩番做，告訴了各位嫂嫂，又要告訴小文，陸昭容聽了，腸癢欲搔，明知老祝賣關子，越要他說，他越不肯說，話在他的肚裏，只得等候文徵明來了，再作計較，今天的老祝，須得佛一般的待他，才是道理，於是八位娘娘，陪着老祝開談，李傳紅馬鳳鳴

的敷衍工夫最好，春桃是婢女出身，應酬尤其周到，約莫申刻光景，文徵明方才坐轎到來，八位娘娘只在花廳上迎接文家叔叔，並不像方才迎接老祝時，站在大廳下的滴水檐前，恭恭敬敬的迎候，枝山暗暗的歡喜，我今天的面子比着小文大過數倍，於是徵明坐定。枝山老實不客氣的坐在徵明上首，徵明問道，諸位嫂嫂何事見名，陸昭容道方才祝大伯說拙夫的消息，他已知道了，曾把大略情形告訴我們八姊姊，只不曾說出拙夫是誰家的大舟，祝大伯說起，須待你叔叔到家，才肯宣布，現在叔叔到了，祝大伯大概可以宣布了，文徵明道，我也疑及是爲着這樁事，此番我們從杭州回來，老祝也曾把子畏兄追舟的事，約略告訴我知道，只不曾說明追的是誰家的舟，我再三問他，他再三賣關子，總說且慢且慢，回到蘇州，見了唐家各位嫂嫂，我再宣布這樁事，可以請你到場同聽的，免得一番生活兩番做，今天告訴了你，明天又要告訴唐家八位嫂嫂，枝山笑道，好了好了，宣布姓名，此其時矣，但是事關秘密，須得屏退了僕婦丫環，陸昭容忙令他們，盡行退出，且把門兒關閉，免得有人竊聽秘密，比及衆人退出，枝山道，論起這份人家，盡都知曉，並且和唐文兩家都有些姻戚關係，子畏跟蹤的丫環，喚做秋香，是在華鴻山太師府中，承值華太夫人的，子畏一路跟蹤，跟到東亭鎮上，這是米田共搖他去的，以後如何，米田共也不知道了，据我看來，一定混跡在相府裏面，不過怎樣混入，祝某沒有目擊情形，不肯武斷，以意度之，他不是喬粧使女，定是假扮書童，做了低三下四之人，才好和秋香接近，現在半載有餘，不想回來，據我看來，子畏圖謀的秋香，一定沒有到手，弄得進退兩難，只好過一日是

一日了，文徵明聽到這事，忽然拍手道，老祝猜的不錯，子畏兄一定做了書僮，而且書僮的名字，我已知曉他喚做華安，在先，他是承值書房的，後來華老賞識他才思敏捷，便教他伴讀書房，不把他當做家奴看待，聽說華老曾有把他斷作螟蛉之意，只爲太夫人不許所以把這事擱起了，枝山道，衡山，你怎麼知道這許多底細，徵明道，這是內人杜月芳說的，月芳得之於他姊姊雪芳，雪芳是華老的家媳，歸寧時候，談起這聰明書僮，但是他不知道是唐寅的化身，後天月芳告訴我知曉，我暗暗奇怪，書僮中間決，會有這般的俊秀人物，敢是子畏罷，不過轉念一想，華宅二姑娘馮玉英，和子畏是中表兄妹，子畏倘在華府，一定要被二姑娘看破機關，看來這書僮不見得是子畏罷，爲這分上，把我的方寸疑雲吹散了，現在聽了老祝的話，可見所疑不虛，大概二姑娘假作癡聾，由着他宰相府中胡鬧罷，徵明說到這裏，引起了陸昭容的無名之火，聲言要往東亭鎮去訪華府二姑娘，問他爲什麼聽憑他的表兄，做那低三下四的人，慌的七位姑娘都說使不得，使不得，正是頓使柳眉都倒豎，遂教杏眼盡生噴，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一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祝希哲片言熄怒火 馮太君千里歸故鄉

陸昭容得了丈夫的消息，不怨兒夫，却怨着華府二姑娘馮玉英起來，惡狠狠的要到東亭鎮上去尋仇爲什麼不怨兒夫呢，他知唐寅畢竟有夫婦之情，明知唐寅隱于貪色，掩過寧玉耳目，幹出種種玩世不恭的事，並非出於本意，在情理上是可以原諒的，因此便不怨兒夫了，爲什麼怨及馮玉英

呢華老夫婦面前道破機關，但是不該瞞起着唐寅的家眷，要是他有一封信來略露端倪，陸昭容等在，爲着馮玉英和唐寅是中表兄妹，唐寅在華府中做了半年書僮，馮玉英斷無不知之理，他不敢八姊妹，便可安心，一面還可以設法遣人和唐寅會面勸他悄悄的逃歸蘇州，這分明是馮玉英暗暗使刁，累他們擔驚受嚇，不知丈夫的生死如何，陸昭容爲着這一點，把許多毒氣都化在他表小姑馮玉英身上，便要立時喚舟，親到東亭鎮華席府中去見二姑娘，問他一個知情徇隱的罪名，慌的七位姑娘，都說使不得，使不得，陸昭容道，有什麼使不得，我是說得到做得到的，人家懼怕華太師聲勢，我偏不怕他，華鴻山和我爹爹是同年的進士，我許叫他一聲老年伯，我見過了二姑娘，還得請教這位老年伯，問他爲什麼侮辱斯文，把一榜解元當做青衣隊裏的人，侮辱斯文罪小，褻瀆朝廷名器罪大，他若倚老賣老，不勇爲引咎自責，我便告到京師，也是我的理長，他的理短，諸位妹妹不容相阻，事不宜遲，還是趕快動身的妙，七位姑娘勸阻不得，正在沒做理會處，座上的祝枝山，忽的拍手大笑，笑的前仰後合，羅秀英很奇怪的問題，祝大伯爲什麼好笑，枝山笑道，我笑你們七位嫂嫂，都是不識時務，要勸阻大嫂動身，大嫂到東亭鎮去和華鴻山馮玉英尋仇，你們七位嫂嫂以爲使不得，老祝以爲使得使得，華鴻山端的可惡，把解元公屈作書僮，馮玉英尤其荒謬，把嫡表的哥哥當做低三下四之人，大嫂這番上門問罪，一定能以得着勝利，理直氣壯，怕着誰來，大嫂見了馮玉英，先給他一個下馬威，打他一下很鬆脆的嘴巴，然後向他嚴詞責問，我想馮玉英一定向大嫂負荆請罪，大嫂再接再厲，去見這個華老頭兒，也給他一個下馬威，不

問情由，先揪住他一把鬚鬚，至少也得拔去他十之七八，然後向他嚴詞責問華老頭兒一定向大嫂連連道歉，大嫂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到駕前告他一狀，那時龍顏一怒定把華鴻山削職爲民，從此這老頭兒只可銷聲匿跡，再也不能做那鄉紳的領袖了，大嫂大嫂，很可去得，老祝在蘇州靜聽你得勝回來咧，七位娘娘縐着眉兒，見老祝在那裏放野火楊爛藥，鬧出事來，他好袖手旁觀，分明不懷着好意咧，陸昭容一經窺撥，離座起身，待要到裏面去檢點行李，即日動身，文徵明很冷靜的說道，嫂嫂且慢動身，還要三思，恰才老祝定下的計畫，都非上策他是窺撥人上竿拔了梯兒看，華鴻山果然罪在不赦，但是子畏兄未必便能逍遙法外，安然無事，因爲他在華府充當書僮，出於自願，並不是華老強迫他的，聽得我們月芳說，相府書僮，都須寫一紙賣身文契爲憑，子畏兄屈身作僕，當然也有一紙契約，契約上面決計有自願賣身的話，據我看來，此事通天不得，一經通天，只怕子畏兄身受的罪名，要比華老加上幾倍咧，陸昭容聽到這裏，未免存了投鼠忌器之懼，便向枝山道，請教祝大伯，這事一經通天，拙夫要犯着什麼罪名，枝山笑道，你大嫂要出氣，便顧不得許多了，只須華老頭兒褫革功名，便遂了你的心願了，至於尊夫的吉凶，休得管他，他自不惜身分，玷辱身分，改名易姓，屈身作僕，他的罪，有什麼大不了事，輕則遠處充軍，重則也不過當衆斬決，大嫂你又何必顧及他呢，昭容聽到這裏，一腔怒火，如被冷水打滅，便又坐了下來，心平氣和的說道，祝大伯一番指導，昭容如夢初醒，東亭鎮上果然去不得，要是冒昧前去，便是害了拙夫，教他投入法網，祝大伯，念昭容是個女流之輩，方寸已亂，那裏有什麼好計

較，若問萬全方法，須得請教祝大伯，如何可使拙夫安然歸家，不生枝節，枝山捋着鬚鬚道，方法是有，只是痛的思痛，昭容道，這話怎講，枝山摸着面頰道，自從大嫂拔去幾莖賤毛，至今尙有餘痛，昭容道從前種種錯誤，日後在祝大伯面前，一拜伏地請罪便是了，只求祝大伯把萬全方法指示則個，枝山不慌不忙的說道，據我老祝才張，這件事情須得從容布置，萬萬魯莽不得，而且外面休得吐露一切風聲，按着方才衡山的報告，華相府中的華安書僮，十有八九分是子畏化名，但是未經探聽切實，如何可以上門問罪，老祝爲着友誼停上，偕同衡山，免不得要到華相府中去一走，只道是慕着華安的才名，要和他談談學問，一經見面，便可水落石出，那時乘機忠告，便可悄悄通知子畏，教他急法脫身，才是個安全之計，昭容道，祝大伯的方法，何嘗不是，不過拙夫經久在外，不想回家，大概還不會和秋香訂定姻緣，所以有這戀戀不捨之意，要是祝大伯指導於他，他仍執迷不悟，這便如何，枝山道，大嫂放心，老祝勸子畏設法脫身，不是教他單獨脫身，要教他和秋香一同脫身，不是在大嫂面前誘下海口，只消我老祝到東亭鎮上去一走，管教子畏攜着如花如玉的人，雙雙回里，大嫂只須替他們早布置新房，應了我老祝的兩句口令，叫做「再來一個八變九，九秋香滿鏡台前，」八位姑娘聽了，都是面有喜色，昭容便問祝大伯何日動身，枝山道，二月廿四日是小兒剃頭的日期親友道賀，自有一番忙碌，我們動身，大概二月底三月初罷，回頭又向徵明說道，衡山，你嫌太偏促麼，徵明沉吟未答，枝山笑道，老祝不肯強人所難，你新婚才經四月，左擁右抱，其樂無涯，你如嫌着偏促，緩一年去也好，緩十年去也好，

老祝決不相逼，只是言明在先，此番訪唐，老祝不再子身獨往，非得你同去不可，昭容央告道，文家叔叔，請看着拙夫分上，不要改期罷，微明沒奈何，也只得應允了，祝文二人身起告別，微明是坐轎來的，當然坐着原轎回去，昭容又把自用的轎，送那祝阿鬍子回家，祝文二人，去不多時，忽的看門人報將進道，北京姑太太回來了，昭容益發欣喜，姑太太一來，這華府的書僮，是不是丈夫化名，一問便可知曉了，於是率同七位娘娘，到外面去迎接這位北京回來的姑太太，列位看官，這位姑太太是誰呢，便是馮鑄九通政的夫人，二娘娘馮玉英的母親，唐寅的姑母，馮鑄九通政服官皇都，姑太太隨宦京師，經年沒有返里，此番回來，是帶着兒子媳婦一同南下，先到東亭鎮，在華相府中住過三五天，和女兒馮玉英暢談別緒，旋又回到蘇州山塘上通政府第，行裝才卸，姑太太急于要到桃花塢唐家一走，只爲一千年不斷娘家路，何況是闊別了多年，又聽得唐家八美，爲着丈夫失蹤，舉家惶駭，須得去安慰他們一番，才合道理，姑太太的兒子媳婦，都勸着他老人家歇息一天，明日再去探望親戚，姑太太道，伯虎這姪兒太會淘氣，他一走以後，全不管八位娘子，春花秋月，鬱鬱不歡，我既已知道了正確的消息，早去一刻，他們便早一刻安心，兒子媳婦聽了，當然不再勸阻，好在閨閣人家，自有轎班常川伺候，姑太太吩咐起轎，忙即帶着秋紋丫環，先後上轎，姑太太坐的是綠色大轎，秋紋坐的是玄色小轎，一路並無耽擱，直進城關，徑往桃花塢而去，陸昭容雖然知道姑太太業已動身南下，却是何時抵蘇，還沒有得着正確消息，現在聽得姑太太回來，這一喜非同小可，八美同時出接，家人們開放正門，兩乘轎兒進了，

秋紋的小轎先停，秋紋出了轎兒，大轎也就停了，打起轎簾，秋紋把這位老太太攙扶出轎，八美歛衽上前，齊叫一聲姑婆，姑太太說，諸位姪媳經年不見了，又向陸昭容說道，你的面龐比昔年清減了許多，想是記念我的伯虎姪兒，但是老身此來，帶得好消息，你們不用愁悶且到裏面去細談，昭容肚裏明白，他一定到過了東亭鎮，得知丈夫確實消息，所以有這口氣，於是八位嫂嫂擁着這位老太太回到房廳坐定，房廳上的匾額，見唐寅自己題的，叫做八諧堂，含有八音克諧的意思，姑太太見了這題額，便笑着說道，現在要變做九諧堂了，於是一賓八主，挨次坐定，丫環送茶送果盤，姑太太帶來的秋紋丫環，自有使女們殷勤招待，不須細表，姑太太和八美寒暄數語以後，笑說道，老身自從去歲得知伯虎姪兒失蹤，這個心總是七上八下，不得安寧，老身尚且如此，八位姪媳的記念行人，不言可喻了，但是此番回來，老身先到東亭鎮，在玉英那邊住過數天，無意中得知姪兒的下落，說到這裏稍作停頓，察看昭容等態度如常，並無喜出望外的模樣，姑太太暗暗奇怪，敢是伯虎的消息，他們已知曉了不成，不如冒他們一冒，便向昭容說道，聽說姪兒的下落，你們已得了消息，昭容道，他撇着我們去後，直到今日，消息杳然，昨天昭容還到關帝廟去燒香，默禱神明，保佑丈夫早早回家，姑婆在東亭鎮，怎樣得來的消息，倒要請道其詳，姑太太道，虧得你們沒有知曉，否則一定要抱怨我們的玉英了，其實這樁事，玉英也是左右爲難俗語叫做「打殺在夾牆裏」幸虧老身在華相府裏住了幾天，才明白玉英的許多苦衷要是不然，休說你們要埋怨玉英，便是老身也要痛責女兒，昭容暗暗佩服姑太太的口才很好，

他把女兒爲難情形，先說在前，好教我們不能責備玉英，便假作不知的說道，姑婆的話，簡直莫名其妙，拙夫失蹤，和玉英妹妹毫不相干，昭容等即使無禮，也決不會怨及毫不相干的人，九空道，怨及無辜的人，便是大大罪過，我們大姊，是很講道理的，姑太太道，你們原來真個不知伯虎的消息，伯虎何嘗失蹤，他住在東亭鎮華相府中，昭容假作歡喜道，原來如此，拙夫已做了相府中的上客，這真是難得啊，從前華相府中的老太師曾經屢次懇求拙夫替他作畫，遲遲不曾允諾，這番拙夫住在華相府中，想已遂了老太師的心願，一定禮賢下士，格外優待，何況又有玉英妹妹在裏面，拙夫益發有了照顧，上有老太師的虛左待賓，下有賢表妹的端誠款客，昭容聽了，說不出的歡喜，姑太太纔了縐眉兒道，要是伯虎姪兒在華府中做上客，我們玉英便沒有什麼爲難之處了，可惜不是，羅秀英道，不是相府上客，定是相府中的中等賓客，和華老分庭抗禮，平等稱呼，姑太太搖頭道，做了中等賓客倒也罷了，我們玉英也不用担着心事，可惜也不是，謝天香道，我猜着了，定是拙夫在相府中做一位下等賓客，和那門下清客一般看待，玉英妹妹是愛面子的人，眼見表哥不受華相府的優待，心中不樂華老又是他的公公，做媳婦的又不能編派他公公的不是，因此左右爲難了，姑太太依舊搖着頭道，伯虎姪兒做了相府的門下清客，雖不十分體面，却也不十分丟臉，玉英也不至十分爲難，可惜也不是，春桃道，這倒奇怪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難道，他也似我從前一般，做了低三下四之人麼，姑太太點了點頭道，倒有些意思了，口中這麼說，眼光注射到美人面上，却見他們雖有幾分驚訝之色，但是有些嬌揉造作，不大自然，這

時的姑太太，叫做「啞子吃餛飩，肚裏有數，」料定他，已得了信息，却是假作不知，但見李傳紅笑道，怕是姑太太和我們開玩笑罷。料想華老一代賢相，決不會把秋榜解首，屈作低三下四之人吧，馬鳳鳴道，便算華老一時糊塗，誤把秋榜解首做了低三下四之人，但是這位四德俱備的二姑娘決不會伴作不知道的，我想他一定勸諫公公，切莫做這侮辱士林的事，姑太太暗自忖量，果然所料非虛，他們決已知曉了伯虎的蹤跡，聽他們的語氣，很抱怨着玉英，便向李傳紅說道，我們玉英是一個尋常女子，說什麼四德俱備，未免謬讚了，蔣月琴道，我想華老決不會侮辱士林的，他便不看拙夫分上，也得看他二媳婦分上，怎沒把媳婦的表兄當做下人看待之理，姑太太道，諸位姪媳所說的話，怕不有理，但是華老當時倘使認識伯虎，決不把他買做書僮，玉英早知上門投靠的便是自己表兄，也不肯使他公公把秋榜解首買做書僮，平心而論，這樁事怪不得華老，實在伯虎太會淘氣了，更名易姓，叫做康宜，手寫契約，願作奴才，比及我們玉英知曉，他已預了華安的名，在書房中伺候兩位公子了，昭容道，原來有這般的事，這是意思所不到的啊，我想玉英妹妹明白事理，事前雖不曾知曉，事後知曉了，合該向拙夫歇力勸導，好教他回頭是岸，姑太太道，好教姪媳得知，玉英所居的地位，實在爲難，說破又不是，不說破又不是，說破了，伯虎畢竟是衣冠中人，教他置身何地，不說破呢，又對不起你們八位才子，他很費了多少心思，才向他表兄勸解一番，說到勸解，也有諸多不便，當着丫環勸解，只怕走漏風聲，背着丫環勸解，少主婦與書僮密語，瓜田李下，易犯嫌疑，他用盡了心思，只得向着他表兄說隱語，起先向他說

，你的來意，無非爲着「葉下洞庭，荷開水殿」，昭容點了點頭道，上一句是駱賓王詩，叫做「葉下洞庭秋」，下一句是徐陵詩叫做「荷開水殿香」，這八字歇後語，只暗藏着秋香二字，但不知拙夫聽了如何回答，姑太太道，伯虎堅稱賣身投靠，出于無奈，必須小主母始終成全，玉英見他不肯回頭，又向他說，堂堂相府，禮法森嚴，桂子添香，可望而不可即，你若知難而退，不失爲識時豪傑，你若執迷不悟，蘇州人的顏面，一齊被你削盡了，似這般的嚴詞訓斥，玉英以爲伯虎總該回頭了，總該覷個機會回轉家鄉了，他若乘隙逃歸，相府中不過走失一名書童，誰也想不到此人便是伯虎化名，迷途未過，儘可知難而退，誰料他戀戀這個可望不可即的秋香，不想回去，玉英心中異常懊恨，幾番要稟明翁姑，遣發伯虎回去，但是爲着有種種妨礙，到底不曾說破，昭容道，有什麼妨礙呢，姑太太道這事有兩樁妨礙，第一樁，已說過了，稟明以後只怕伯虎置身無地，第二樁，又恐受着翁姑的責備，既知是伯虎化名，爲什麼遲遲不說，直到今日方才舉發呢，昭容點頭道，在這分上，我很原諒玉英妹妹，但是他不能稟明翁姑，何妨先給我們一個消息，也免得我們朝思暮想，問卜求籤，姑太太道，玉英向我說起，他好幾回要寫信給你們知曉，但恐怕事機不密，一經張揚出去，華老有失察之咎，伯虎也不免損失名譽，所以寫信以後，重又焚去，如是者足有三五次，最後的一次，他決計要告訴你們了，寫了一封盈篇累牘的信，把自己種種苦衷一齊寫在上面，又叮囑你們萬萬不可聲張，只可暗暗遣人來勸伯虎回去，要是鬧破機關，面子上很不好看，他寫信完畢待要派一名僕役，送往蘇州唐府，其時正在去年十月中，恰值相

府中大房媳婦杜雪芳，在蘇州城內吃過了他妹妹月芳的喜酒回來，妯娌相逢，談談蘇州情形，杜雪芳便說及祝枝山挨打的事，玉英聽了猛吃一驚，他想幸而這封信沒有送往蘇州，要是送往蘇州，萬一唐家表嫂也用這種手段到相府中來尋仇，那麼這件事便鬧得大了，想到這裏，他便把寫就的書信，悄悄付之丙丁，但是他的心中，總覺得十分抱歉，直到我這番南下，在玉英那邊停留了幾天，他才把許多苦衷告我知曉，央求我到了蘇州，悄悄的把伯虎蹤跡向你們說知，而且須得用着穩妥的方法，不露風聲，悄悄的遣人到華相府中誘引伯虎回來，但有一層，伯虎不得秋香決是不肯回蘇的，據玉英說，秋香雖是丫環，却有大家風範，面貌既好，品性尤佳，知道諸位表嫂大度寬容的，不妨早日替伯虎預備新房，以便他載美回來，享受家庭之樂，昭容沉吟了一會子，便道，姑婆瞧見過秋香麼，姑太太笑道，非但瞧見過秋香，而且這個假書僮真姪兒的唐寅唐伯虎，也會和我會過一面，他不叫我姑母，竟跟着華府書僮，喚我一聲親家太太，這不是很滑稽的一件事麼，昭容忙問姑姪相見以後，說些什麼話來，姑太太不慌不忙，說出一番話來，正是忍使才人充賤役，漫將姑母喚親家，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唐解元大除夕行令 馮玉英上元夜張燈

姑太太不慌不忙，說出一番甚麼話來，不用姑太太報告罷，編書的自有一番插叙的必要，只爲編書的忙着編那杭州書冷落了東亭鎮上的唐伯虎，自從去年插寫觀音以後，直到現在，也有四個月了，這四個月中，他在華相府裏怎生消遣，編書的也得略敘梗概，當那祝枝山在杭州題無字對的

一夜，唐寅在東亭鎮上，吃那度戲的酒，也曾小試才情，一夜行三令，什麼吃做一夜行三令呢，原來大除夕這一夜，華老和兩個兒子在書院中飲酒，他知道近來華文華武的學問，大有進步，完全是華安指導之力，因此飲酒中間，想出一個酒令，試試兒子的心思，大發道，爹，你有令，儘儘管出，你你有屁，說到這裏，他居然也知道「有屁儘管放」五字，不便出口，所以說出有屁兩字便縮住了，這也是受着唐寅數月的教育，所以氣質上有了小小的變化，二刁道，爹要行令，儘半（管）行令，華老道，我行的令，一字中須含有三個同樣的字，又要叶韻，又要應用俗語詩成句，我來舉一個例，你們聽着，

品字三個口，寧添一斗，莫添一口，（俗語）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唐詩成句）

其時唐寅在旁侍酒，悄從華老背後指一指盆中的燻魚，大發經這一指，便會從魚字上着想，想了片晌，他便道，爹，兒兒子的令，有有了，華老道，你且道來，大發期期艾艾的說道，

竊字三個魚，水清方見兩般魚（俗語）魚魚魚，微禹吾其魚乎，（左傳成句）

華老點頭道，大郎茅塞已通，二郎何如，唐寅又背着華老，指指坐案上的水晶鎮紙，二刁經這指點，也知道從品字上着想，便道，爹，你要喜喜（試試）我的本忌，（事）我已想就了，華老道，想就了，快快道來，二刁連忙刁着嘴說道，

品字三個日，常將有日思無日（俗語）日日日，百年三萬六千日，（古詩成句）

華老道，二郎應的令，又比大郎得禮，難爲了你們，居然也有了這一日，說罷，回過頭去，吩咐

華安也來應一個令，唐寅道，太師爺和兩位公子行令，小人怎敢擅接，華老掀髯大笑道，你有這般大才，我們還要拘什麼主僕形迹呢，唐寅道，那麼小人斗膽了，小人說的是，

鑫字三個金，父子同心土變金（俗語）金金金，一寸光陰一寸金，（成語）華老大喜道，華安，你接的令，真是善頌善禱，我們父子三人，但願應着你的令，這一夜，父子三人歡然飲酒，竟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飯畢，便到內堂去聚餐，父子婆娘，同吃合家歡，不在話下，且說平安吉慶四書僮，另有一桌酒菜，擺在金粟山房，開懷歡飲，華平道，我們四人也來行一個令，似乎有些趣味，大家聽了，一齊贊成，通請華平起令，華平道，我不比華安兄弟，滿肚子都是書，我只會行一個疊句俗語令，須得引用疊句吳諺形容一件事，每人各道兩句，而且都要叶韻的，我來起令了，

豁綽豁綽走過來，扒吼扒吼三碗飯，

華安兄弟輪着你了，你是蘇州人一定接得入轂的，唐寅笑道，這個酒令，倒也有趣我來接兩句，阿祝阿祝挑糞担，刮辣刮辣斷扁担，

衆人大笑道，糞担打翻，不免臭氣薰天了，第三輪着華吉了，他笑着說道，

其古其古拖地板，阿迷阿迷拌貓飯，

唐寅笑道，華吉兄弟，你這一接也很好，打翻了糞担，自然要拖地板了，拖了地板，忽又拌起貓飯來了，真個匪夷所思，華慶兄弟輪到你收令了華慶想了片時，便道，想便想着兩句了，不知說

的對不對，衆人道，不用客氣，請教請教華慶道，

乒乓兵兵兩半片，啊呀啊呀叫起來，

唐寅笑道，大概是貓飯碗打碎了，啊呀頻呼，有什麼用呢，平安吉慶四人行令完畢，恰才散席，忽聽得月洞門後，有女子聲音，連喚着華安兄弟快到這裏來，和你有話講呢，唐寅聽得是石榴的聲音，很不高興，勉強迎上前去，假作歡顏，問他有何話講，石榴道，你們四個人在外面行令，我們五個人也在裏面行令，唐寅道，還有四個人是誰呢，石榴道，便是老太太身旁的四香，唐寅道，妙哉妙哉，石榴道，庵啊庵啊唐寅道，你可是叫我麼，石榴道，你說廟哉廟哉，我只好說庵啊庵啊了，華安兄弟，裏面行令的是春香姐，他聽見你們行那俗語令，他也要行起俗語令來了，他的酒令再要促狹也沒有，輪到我說，我竟沒有說了，好兄弟，看我份上，替我做一回搶手罷，唐寅暗想，爲着石榴份上，我不高興替他促刀，爲着秋香份上，我借他的嘴接這個令，暗暗向秋香通一個消息，以便他日可以雙雙逃歸吳門，豈不是好，便問石榴是怎麼一個酒令，石榴湊近唐寅耳朵，喃喃的一會子，唐寅道，容易容易，也湊着他的耳朵，把這四句酒令告訴了他，石榴連聲道謝，很歡喜的走了，列位看官，可知道五丫環行的什麼令，叫做「一一道來令」，這五個丫環都是侍女們中的領袖，一席酒肴，比其他丫環格外優待，秋香已得了小丫環的報告，說什麼外面平安吉慶四人暢懷飲酒，行一個俗語令，華平隔瑞說的豁綽豁綽走過來，扒吼扒吼三碗飯，衆丫環聽，個個好笑，春香道，他們行令，我們也來行個令罷，秋香妹妹，你是個女才子，請

你起令罷，秋香笑道，女才子三字原璧奉趙，說到起令，外面平安吉慶既是按着次序，公推華平先說，這裏如法泡製，也得請春香姐起令了，春香道，若要引用詩句，我是一竅不通的，行一個俗語令，或者還可將就將就，現在行個「一一道來令」，每人說四句，上一句須得現成俗語，含有兩個一字，下一句須接得連貫，而且叶韻，我來先說了，

一搭一檔，兩個朋友，一高一低，手挽着手，

那麼夏香妹接下去了，夏香道，這個酒令，看似容易，其實是很難的，你們不許催促，待我慢慢兒想，春香道，我們行令，並不苛刻的，由着你去搜腸索肚罷，夏香搔頭摸耳一會子，便道，有了，

一吹一唱，弗用鼓手，一蹶一跳，會扞筋斗，

那麼秋香妹說了，秋香脫口而出道，

一粥一飯，外加黃酒，一葷一素，蠻配胃口，

這幾句說得衆人都笑了，輪到冬香，見他搜索枯腸，好容易的湊出四句道，

一來一往，青青楊柳，一拖一扳，拉住娘舅，

春香大笑道，拉住娘舅做什麼，敢是做那「扳娘舅」麼，那麼石榴姐姐收令了，石榴道，要我收令，容易容易，說四句俗語，有什麼大不了事，哎喲，我要去解一個手了，對不起，略待片時，我是就來收令的，說時，把身子略顛幾顛，彷彿是尿急的模樣，急忽忽的離座去了，誰知他托辭

解手，實則到外面去尋搶手，衆人待了一會子，不見他到來，便有些懷疑起來，春香笑道，我已代他想着四句收令了，叫做，

一歪一扯，託言解手，一出一進，去尋搶手，

夏香道，不見得罷，他去尋誰呢，春香道，定是這個和他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辰的四同兄弟，衆人正在議論他，石榴恰才到來，手插入衣襟，做那整理裙子的模樣，坐定以後，更道，收令的片子，我早已安排好了，叫做，

一哭一笑，賭神罰咒，一心一意，同時逃走，

衆人聽了，並不注意，惟有秋香芳心自警，分明這魘子借他的嘴，向我投遞消息，要教我背主逃走，唉，魘子錯了，我受了太夫人天高地厚之恩，怎肯背着他逃走，你莫癡想罷，這一節書，叫做「唐伯虎除夕三行令」除夕已過，便是來年，待到元宵節，祝枝山在杭州看燈，唐伯虎也在相府看燈，華老爲首兩個兒子茅塞已開，所以今歲的興致，比較往年尤其熱烈，雇用名工巧匠，大扎桃燈，相國府中，點得明星顆顆，華老要鼓勵着兒子們讀書上的興趣，吩咐華安多撰幾條燈謎，掛在金粟山房吃了元宵酒後，華老偕同兩個子到金粟山房中去猜謎，太夫人聽說外面懸掛燈謎也教二媳婦馮玉英撰幾條細巧的燈謎，又要易猜，又要不俗，以便鼓勵裏面主婢的興致，于是表兄妹兩人小顯才情，同作謎主，唐寅在金粟山房中做謎主，二姑娘却在紫薇堂中作謎主，話分先後，書却平行，且說華老偕同華文華武進了書房，唐寅上前迎接，不須細表華老抬頭看時，果見紙燈

上面，黏着十餘條謎語，

(一)工

史記一句

(二)貴

左傳一句

(三)佳

書經一句

(四)詭

書名一

(五)口

官名一

(六)口

府名一

(七)欽差

詩經一句

(八)父爲相國

唐文一句

(九)吟吃

詩經一句

(十)月老

漢先人名一

(十一)薪桂

飲料名一

(十二)銀河

郡名一

(十三)皇陵

地名一

(十四)松翁

四書一句

華老道，有幾個燈謎，做得很堂皇冠冕，這第五個謎面是口字，猜的官名，明明道着下官，說時，撇着長髯道，你不是說「中堂」麼唐寅道，太師爺猜的不錯，大發道，奇奇怪，口口字，猜猜中堂，不對，二刁道，老冲，你不小(曉)得，口忌(字)在堂忌(字)中間，所以叫做中堂，大發道，第六條，也是口。我來猜，是河間，唐寅道，大公子猜得很好，口字是河字的中間，和第五個謎底用意相同，大發道，吃吃，很難猜啊，二刁道，老冲，這就忌(是)說你啊，打一句四希，(書)似不能言者，華老這時寵愛着華安，見這謎面，明明譏笑大郎，他卻並不在意，又指着第七條道，這欽差二字，明明道着下官，記在中年時，曾經屢奉上命，到外面去查辦事，這個謎底，不是「天子命我」麼，唐寅道，相爺猜中了，請再猜幾條，華老道，留給他們猜罷

，都被我揭去了，他們便覺掃興，指着第八條道，二郎，你的心思較大郎靈敏一些，你猜這個謎底是什麼，我是知道的，二郎道，唐文忌(是)很多的，不幾(知)那一篇，華老道，大概是滕王閣序罷，二郎想了一想，便道，有了，這不忘(是)叫做「家君作宰」麼華老點頭道，孺子可教也，大瓊道，阿阿二猜了，我我也來猜，這這謔字，打打一個書名叫叫作家語，唐寅笑道，大公子猜的很好二刁道我來猜「薪桂，」什麼叫做薪桂，可忌(是)兩件東西，唐寅道不是，所謂薪桂者，以桂作薪之謂也，二刁拍半道，這不忘(是)把木樨花當做柴燒麼，猜一種飲料，樨叫做木燒華老大笑道，謎面好，謎底也好，正在談笑時，春香張着燈兒，來請太師爺到裏面去猜謎，華老道，裏面也有燈謎麼，春香道，是二姑娘做的，掛在紫薇堂上，老太太大娘娘，以及許多姊妹，都在裏面猜謎，奉着老太太之命，請太師爺進去指教又向兩位公子說道，大爺二爺也可到裏面去多猜幾條，大瓊道，我我不去，弟弟媳婦，做做謎大大伯，猜猜不着，坍塌台，二刁道，我也不去，家鷄(主)婆做燈謎，丈夫猜不着，益發坍塌台，華老道，你們不去也好，便在外面猜謎罷，於是春香張着燈兒，伺候華老人內，裏面的燈謎，都是二姑娘主政，二姑娘製造燈謎的才思，不亞于唐寅，他是性喜鎮詞的，有好幾條燈謎，都把詞牌名作謎面，燈上掛的是

(一)風入松

古文一句

(二)杏花天

禮記一句

(三)雙紅豆

六才一句

(四)虞美人

古美人名二

(五)賣花聲

用物一

(六)懷王孫

俗語一句

(七)臨江仙

古安一

(八)四邊靜

府縣名四

(九)兩同心

字一

(十)相見歡

四書一句

這十條燈謎以外，還有四條是專猜女兒經的，爲着丫環們讀書不多，一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以外，還有一本女兒經，這是人人讀熟的爲着丫頭們猜謎使利起見，所以都把女兒經做謎底，這四條是

(一)日

女兒經一句

(二)一

女兒經一句

(三)芒種

女兒經一句

(四)土

女兒經一句

其他還有詩詞六首，

(一)花魁

秦郎嬌合號情郎，占得花魁豔自芳，豈必香膏膩雲鬢，笑將荷露拭新粧，

猜俗語一句

(二)閨情

輕搓細膩動清寒，和雪凝脂冰豔撥，漫記三三圍暖閣，芳華五五已凋殘，

猜牙牌名一

(三)平江即事調寄江南春

姑蘇好，兒女喜閑情，幾粒相思拋彩豔，數方點綴繫輕刁，一縷似簪纓，

猜兒童飾物一

(四)尋梅 調寄宮中調笑

梅瘦梅瘦。行到鬪橋時候，詩思細說姻緣，持愛深憐足尖，尖足尖足，猶道傷殘玉骨。

猜俗語一句

(五)長材讚 調寄十六字令

長，奇偉魁格氣宇昂，偏乖巧，珠明夜有光，
猜俗語一句

(六)子歸 調寄懷王孫

香車寶馬到門闌，鼓樂聲催仔細看，生憎骨月忍傷殘，度針關，左右雙雙墜玉環，

猜俗語一句

那時紫薇堂上，擁着許多僕婦丫環，誰都想來猜這元宵燈謎，太婦人聲明在先，猜中一條。賞銀三錢，憑着謎條向賬房中去領取，他把金錢鼓勵了衆人的興致，不論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可在紫薇堂上猜謎，太夫人又知道婢女們中間，惟有秋香的才學最好，懸挂的燈謎，秋香可以猜中十之六七，便向他說道，讓他們去樂一樂罷，把容易的教他們去猜，猜不中，你再去猜不遲，秋香遵着太夫人吩咐，站立一旁，並不跟着衆人去猜，有許多不識字相，偏認着識字丫環把謎面細解，就中有許多俗語的謎，看似容易，實在繁難，只爲二姑娘生長在南京，後來才遷到蘇州，他所

說的俗語，不知是蘇州俗語，還是南京俗語一個燒火的南京老媽子，側着耳朵，聽那識字的丫環解釋謎語，一個丫環道，這第四個尋梅的詞句，聽得秋香姐說，一定有驢子兩字在內，只爲灞橋騎驢，是有古典的，只是下面說什麼，尖足尖足，這是什麼講究呢，要猜俗語，蘇州沒有這一句俗語，無錫也沒有這一句俗語，秋香姐說，只怕是南京俗語罷，燒火的南京老媽子福至心靈，忽的賊將起來道，這不是「騎着驢子叫脚痛」麼，二娘娘笑道，不錯不錯，便有人把謎條揭取下來，交付老媽子，教他少頃到賬房裏去領取三錢銀子便是了，喜的老媽子扯開了嘴，又央着識字的丫環，把打俗語的燈謎講給他聽，那丫環又把那「長材讚」講給他聽，說道，有一個很長的男兒，性情乖巧，和夜明珠一般，你們南京有這句俗語麼，老媽子道，有的有的，這不是「大漢子不跌便是寶」麼，二娘娘道，又被他猜中了，老媽子又揭去了謎條，共得六錢銀子，那個識字的丫環，要向他分肥，他說，猜中了第三個，便和你半分可好麼，那丫環便把第三個的燈謎講給他聽，但是他只有六錢銀子的福分，再也不能福至心靈了，秋香猜中的也很多，四條女兒經的謎底，被他猜中了三條，日字條「月未明」，「芒種猜」第九節，「土字猜」第五行，「恰值華老從外面進來，眼看秋香連中三謎，笑向太夫人說道，這部女兒經，我的肚裏是沒有的，若要我猜，猜到天明也猜不出，太夫人道，老相公，你也不妨去助助他們的興兒，華老道，我來猜幾個詞牌名的謎面玩玩，省得零碎報告，我便一起兒說罷，太夫人道，都被你猜去了，他們要向隅，你便猜這一半罷，華老道，一半也好，當下把十個詞牌謎面看了一遍，捋着長髯，凝神思索，點頭播腦一

會子便道，有了有了，我來猜這五個，這「兩同心」是猜個答字「虞美人」是猜「娥皇女英」二人，「雙紅豆」是猜「一樣是相思」，「四邊靜」猜府縣，名，四，是「安東西安南康寧朔」還有「懷王孫」猜一句俗語，玉孫二字有別解，草也是王孫猴也是王孫，我知道了，不是「一肚皮的草」麼，二娘娘道，公公猜的，條條都著，太夫人笑道，老相公連中五條，三五一十五，可得謎銀一兩五錢，華老道，今天內堂猜謎誰猜的最多，我便把一兩五錢銀子移贈與他，太夫人道，我的目力不濟了，秋香，你背幾條謎面給我聽，我是見獵心喜，也來猜這麼一下子，秋香便把第三條平江即事，閱江南春，背給太夫人聽，說這是猜小孩子飾物的，丫環想了良久，再也想不出是什麼東西，太夫人點頭，笑向二娘娘道二賢哉，這不是饊豆線麼，二娘娘笑道，這般很冷僻的東西，婆婆不加思索，脫口而出，秋香道，老太太，什麼叫做糕豆線啊，老太太道，這是蘇州的風俗，沒有種過痘的小孩，帽上都穿糕豆線，是一粒黃豆一小塊年糕，穿在一起的，我猜的高興，你再背一個給我猜秋香又把第六首于歸調寄壞玉孫的念給太夫人聽，說道是打一句俗語，老太太道，這個謎也不難，是叫做「臨時上轎穿耳朵」二賢哉，是不是呢，二娘娘道，婆婆所猜的，那有不是之理，太夫人道，我也把這六錢銀子移贈于猜謎最多的人，於是眾丫環都告奮勇，在燈光下費盡心思，太夫人道，大賢哉，你也來猜幾個，大娘娘道，這玩意兒媳婦是不近情的，婆婆有命，只好勉力爲之，他便在詞牌名中，猜中了兩個，一是「杏花天」，猜的是仲秋之月，一是「風入松」，猜的是聲在樹間，他也當衆聲明，這六錢銀子，移贈于優勝的人，石榴猜了幾個，

都猜不中，笑向秋香說道，待我解一個手，再來猜一下子，秋香道，不行不行，你又要托詞解手，去請搶手了，石榴被他說破了，不好意思去請華安捉刀，待到燈中的蠟燭將殘，秋香道，老太太，丫頭可以猜嗎，老夫人道，他們猜不出，你猜也好，於是秋香連猜了五條，「賣花聲」猜那賣花線的手搖的東西，我名叫做喚嬌娘，「臨江山」猜一個古女，叫做洛神「相見歡」猜四書兩句叫做「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又把第一首花魁詩，猜一句俗語，叫做「賣油娘子水擦頭」第二首閨情詩，猜一句牙牌名，叫做「揉碎梅花」經他猜中以後，謎燈上的謎條，差不多告個消乏了，秋香所得的謎贈，是一兩五錢，再加華老的一兩五錢，太夫人大娘的兩個六錢，他一共四兩二錢銀子，其他的丫環見了，不免又妬又羨，元宵已過，待到二月中旬，太夫人正和兩位媳婦在紫薇堂上閒話，中門上傳來消息，說北京的親家太太到了，二姑娘聽說母親到來，好不歡喜，便稟過婆婆，到中門外面去迎接，正是，深居相府稱賢婦，暫出中門迎老娘，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覓竹葉宛轉求姑母 取葭枝邂逅遇嬌娘

華府二姑娘聽說他母親來了，這一喜非同小可，他爲着表兄唐寅在相府中充當書僮，將來總有破露的日子，一經破露，自己便一打熬在夾牆裏，「翁姑一方面，一定要責備知情而不告發，表嫂一方面，又得埋怨他不肯潛通消息，雖然在唐寅描寫觀音的一天，二姑娘曾在婆婆面前，略吐端倪，將來翁姑責問，不怕無法答覆，但是表嫂那邊，他很抱着不安，旁的表嫂，還可相諒，陸

昭容怎肯干休，倘把對付祝枝山的手段，領着手提搗衣棒的娘子軍，前來上門問罪，這使如何，便算相國門庭，陸昭容不易闖入，但是二娘娘總有回蘇的日子，一旦「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這又如何，他在正月裏接到哥嫂來信，說不日便要奉母回蘇，順便還得到東亭鎮上訪親，骨肉相聚，便在目前，二娘娘望穿秋水，好容易被他盼到了這一天，急忙忙帶着丫環，出中門迎接慈親，直到轎廳，只見他母親和哥嫂都已出轎，二娘娘上前相見，那邊二刁也在書房中得了消息，出來歡迎他的丈母，以及內兄內嫂，相見以後，二娘娘迎着他的母親嫂嫂，進那中門，這時老太太大娘娘已在中門口迎接了，馮太太帶來的隨從很多，男僕一方面，自有老總管招待，女僕一方面，簇擁着婆媳倆同入中門裏面，華姓的婆媳和馮姓的婆媳見面，自有一番寒暄客套，霎時間寶徽堂上，擠滿了許多人，熱鬧情形，無須細表，華武陪着他的舅爺馮良材，同上花廳，華老也在滴水檐前迎候，馮良材趨步上前，高喚姻伯，華老笑容可掬，挽着馮良材的手同上廳堂，賓主坐定，僮僕獻茶，一切細節，不用贅叙，馮良材道，去年接到舍妹來信，知道妹丈的學問，大有進步，不知道現在的西席，依舊是這位王老夫子麼，華老道，不瞞足下說，王老夫子教授多年，頗少進步，後來老夫子辭館以後，便由一個伴讀書僮隨時指點，兩個小兒的文學，從此便日臻佳境了，這書僮也是蘇杭人，可見貴處山清水秀，靈氣所鍾，不但翰墨林中，人才輩出，便是污泥中也會生出一朶青蓮花來，馮良材道，原來有這般事，可喜可賀，舍妹信中却没有提及啊，這位貴伴讀，可以使大姪得見一面麼，華老道，賢姪儘可試試他的才學，二郎，你去喚華安出來，說蘇州馮

大爺在這裏，要來面試才情，二刁答應着，便到金粟山房去喚華安出來會客，唐寅忙問是誰，二刁指着自己的衣袖道，便忌，（是）他，唐寅聽了，茫然不解，二刁道，半仙，你聰明一戲，（世）矇懂一期，（時）這句都不懂，俗語說的，「着衣要看袖，娶妻要看舅」你懂嗎，唐寅驚問道，可是舅爺來了麼，二刁道，正忌（是）他，唐寅忽的捧着肚皮，連喚着啞啞之聲，二刁道，半仙做什麼，唐寅道，一時肚痛難熬，請二公子告稟舅爺，緩日到舅爺面前來請安便是了，二刁只道他真個肚疼，便去回覆他老子，華老聽了着驚，傳喚總管，替華安延醫調理，其實唐寅那裏是病，他知道華武的舅爺，便是自己的表兄，中表相見，要是被他，口道破，那麼機關盡洩，功敗垂成，自己和秋香永無成爲夫婦的希望了，因此借着肚疼，逃過這座難關，好在馮良材並不住在華府，只爲挈眷南下，船裏面載着許多箱籠物件，只得住在船中，以爲照顧，日間在華府閒談，夜間却向艙中住宿，唐寅的病也變做日重夜輕，馮良材來時，他臥在床上，假作呻吟，馮良材一去，他又下床活動了，二姑娘替他母親嫂嫂在西樓上佈置房間，夜闌人靜，打發丫環先睡了，他便談及表兄賣身投靠的一樁事，說他爲着秋香，追舟到東亭鎮上，混入相府，捏稱康宣，以及進府以後，代做文章，描觀音，一一都告訴他母親知曉，馮太太聽了，又喜又驚，喜的是姪兒有了下落，驚的是水落石出以後，女兒有種種爲難情形，畢竟年老的人，閱歷較深，便替着女兒想出計畫，與其被唐家八美探出伯虎的蹤跡，不如在自己尋蘇的時候，親到桃花塢說明伯虎蹤跡，以及女兒的爲難的情形，教他們悄悄的遣人前來勸導伯虎回去，二姑娘道，要他回去，除非遂了他心願，

秋香是婆婆寵愛的丫環，性又穩重，不比閨花野草，易被蜂蝶誘引，他要騙得秋香到手，難如登天，馮太太道，你可喚他來見我麼，待我來好好的勸導他一番，二娘娘道，他這幾天內，裝做肚疼，躲在房裏，防的是哥哥撞見了他，破露機關，母親要見他，他一定託病不來，馮太太道，難道他日夜躲在房裏麼，二娘娘道，聽說他日間臥床，傍晚下床，大概哥哥下船以後，他便不睡在床上，馮太太向着女兒悄悄的說道，若要見他，除非這般這般，二娘娘點頭，便道，這個方法很好，按下西樓上母女談話，且說伴讀書房的唐寅，知道到了晚間，馮良材便不在這裏了，姑母住在西樓上，不會無端闖入書房裏來，老總管陪着醫生，前來診脈，脈象中既沒有什麼特徵，舌苔上也和常人一般，飲食照舊，氣色未變，這位醫生也診不出他是什麼病，總管道，他的病是很奇怪的，日間吃飽以後，嚷着肚疼，臥床不起，到了夜間，肚子便不疼了，醫生道，這不是感冒風寒，一定是患了腸癰，所以日間進了飲食，腸中作痛，當下開了一紙藥方，竟認他是患着腸癰，唐一聽了，暗暗好笑，待到進藥時，他便背着人把湯藥潑去了，只算是業已進藥，依舊不生效力，這一天，紅日西沉，唐寅打聽得舅爺業已下船，便一骨碌從床上起身，又在書房中自由散步，只爲悶睡了一天，要吸取些清潔空氣，出書房進了月洞門，在那九曲小橋上面，來來往往，岸旁邊杏花盛開，正在春色平分的時候，他不禁起了感想，記得去年初這相府時，巖桂開放，秋色滿園，曾幾何時，又是杏花天氣，秋香深居簡出，三四個月沒有見面，自己羈留此地，去又不能，留又沒味，家中八美，望穿了盈盈秋水，我又怎生對得住他們呢，轉念一想，我的消息，只怕

不久便要被他們知曉罷，姑母南下，在這裏小作勾留，母女談心，何話不說，待到姑母返蘇，我的秘密便要完全破露，他呆呆在池旁低着頭，只是出神，那時暮色沉沉，樹林陰翳，忽的有人在紅杏樹下喚道，華安兄弟，我在看房中尋你不着，原來却在這裏，唐寅仔細看時，却是二娘娘身旁的素月丫環，便道，素月姐，尋我做甚，素月道，聽得你有肚疼的病，日重夜輕，現在可好了麼，唐寅搖頭道，我也莫名其妙，日間不能起身，太陽下山，病體便漸漸的輕鬆了，素月道，有一位醫生善治疑難百症，他現坐在春在軒中，替姊妹們看病才畢，你的奇症何妨請他醫這一醫，唐寅道，不用姐姐關心，小弟的病是無藥可醫的素月道，這位醫生，專會醫治那無藥可醫的病，好機會休得錯過了，說時，不管唐寅允不允，拖着他便走，唐寅暗想，去也不妨，待他開了方子，依舊可把湯藥倒去，他理想中的醫生，不是江湖郎中，定是祝由科，只爲這一類的醫生，多是挂着善治疑難百症的牌子，他到了春在軒中，素月揭起軟簾，只見燈光之下，端坐着一位老夫，唐寅不覺大驚，待要退去，早已不及，但聽得素月喚道，馮太太，那個害病的來了，唐寅認識是姑母，只好假作不知，回頭問素月道，這位太太是誰，素月道，這便是我們相府中的親家太太啊，唐寅沒奈何，只得口稱親家太太在上，小人華安拜見，馮太太見他跪下，道了一句貴管家罷了，唐寅謝着起立，馮太太道，聽得相府中有人講起，說有一位伴讀書僮，害了怪病，日重夜輕，醫藥無效，老身在北京時，曾見有人和你犯着一般的病，只用着一味藥，便即霍然，我今傳授于你，這一味藥叫做當歸，唐寅道，小人也略諳藥性，當歸雖好，須得和黃耆甘一起煎服，沒有

黃花菊，當歸是無效的，馮太太道，黃甘菊須和知母作伴，你要把菊花入藥，恐難如願以償，唐寅道，只要採一些帶枝竹葉做藥引，這帖藥便有神效，馮太太點頭道，你保養着身體罷，我試替你尋覓這帶枝竹葉去，唐寅謝了馮太太，自回書房，素月追上來問道，馮太太替你開的什麼方子，唐寅道，你不聽得麼，竹葉做藥引，和黃甘菊當歸二味一同煎服，自有神效，素月聽了，記在心頭，以爲這個簡便的藥方，將來傳授于人也是好的，他便回身去了，誰知道姑姪相逢，說的都是隱語，馮太太勸他歸家，才說一味當歸，唐寅把黃甘菊影射秋香，馮太太說秋香是老太太的愛婢，甘菊伴着知母，你未必可以到手，唐寅又把帶葉竹枝歸射祝枝山，要姑母請他前來傳授計畫，馮太太會意，所以後來馮太太到了蘇州，把遇見唐寅的話，告訴了陸昭容，教他央求枝山到東亭鎮面見唐寅，傳授他偷香計畫，陸昭容到這時候，也說實話了，把祝枝山報告消息的經過，一一說了，姑太太坐了一會子，便即辭去，八美相留，勸他多住幾天，姑太太道，行裝才卸，家中還待布置，且待伯虎姪兒載美回來，老身再到這裏來賀喜罷，八美相送姑太太上轎，不須細表，到了二月二十四日，是小祝剃頭之期，祝枝山開筵宴客，自有一番忙碌，又休息了數天，才知文徵明雇着舟兒，同到東亭鎮上去訪唐寅，其時唐寅在華相府中，度日如年，只盼着枝山早早到來，傳授他錦囊妙計，這一天，正是三月初一日，他坐在書房中替公子們講了幾篇文章，春日遲遲，備覺愁悶，他和秋香爲着中門阻隔，如隔雲山千萬里，相府的規矩，非聞呼喚，不得出入中門，定要太夫人傳喚，或者公子們差遣他入內，才可以身入中門，希望得見秋香，誰知事有湊巧，

公子們每日所用的參湯，今天已缺乏了人參，唐寅便告個奮勇問兩位公子可要差遣小人到裏面去取人參，默公子都怕讀書，巴不得華安暫離書房，他們可以自由活動，便允許他去取人參，唐寅很高興的負這使命，以爲人參是要向老太太告取的，見了老太太，當然也見秋香，老太太決計吩咐秋香去取人參，取了人參秋香一定親手交付于我，我便可以趁此機會，搔他一下的手心誰知走了鋪弄，經過廚房門外，又遇見了他所不欲見的石榴，又是好兄弟長，好兄弟短，叫個不休他說，那天傳授的酒令，多謝你好兄弟，後來打燈謎，也想請你好兄弟幫忙，却被那促狹的春香冷言冷語，教人難堪，好兄弟，你到那裏去，可要到我小廚房中去坐坐，唐寅道，多謝姐姐，小弟奉二位公子之命，向太夫人告取人參，不及到廚房裏來談話了，石榴道，好兄弟，虧得你遇見了我，才不白走這一趟，今天初一，老太太到後園佛樓上拈香，衆丫環都跟着同去，紫薇堂上只有秋香一人在那裏照看，要取人參，須待老太太拈香回來，你不用去罷，唐寅道，小弟要去回覆公子了，免得他們盼望焦急，石榴道，這兩個蠢頭，由着他們便是了，機會難得，我們談談去，唐寅道，好姐姐，後日談罷，今天還沒有替他們去書喇，說時生怕糾纏，轉身便走，石榴盼望情人，盼到轉角上，不見了情人的影兒，方才回進廚房，唉聲嘆氣的說道，我拚着用去數貫錢，雇着匠人，把牆角拆去了，免得障礙我情人的影兒，且說唐寅知道秋香獨在紫薇堂上，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怎肯蹉跎過去，他轉過牆角，不過站立了片刻，知道石榴已不在那裏了，重又折回，便到紫薇堂上和秋香單獨見面，到了中門左右，例須經過管家婆的通報，才得入內，他連喚三聲乾娘

，却不見管家婆答應，管家婆在那裏呢，爲着春晝疲倦，又是衆丫環都不在旁邊，益發睡思沉沉，坐在自己房裏打盹，唐寅趁着守門無人，便大胆的闖將進去，單是秋香一人在內，怕他怎的，便放輕着，脚步，走到紫薇堂外，揭起軟簾，探頭內望，靜悄悄不見一人，他想石榴敢是說謊罷，這裏何嘗有秋香呢，他又躡步上堂，忽聽得畢卜畢卜的瑣碎聲音，暗暗點頭，這是刺繡的聲音，向着後軒看去，真個機緣湊巧，他的心上人正在那裏刺繡，背向着外，面向內看，所以唐寅上堂，秋香毫不覺察，唐寅益發胆大了，悄悄的走近秋香背後，見他垂着粉頸，正在繡花棚上挑繡一朵大大的牡丹花，唐寅步步留神，不放聲息，但是眼見着妙人兒便在目前，不由的舌根起着饒涎，趕緊咽下，喉間「葛得」有聲，暗想不妙要被他的覺察了，輕輕的後退三步，秋香已聽得這「葛得」的聲音，但是並不停針，也不抬頭，他萬萬想不到這腦子已立在他的後面，他以爲無非是別一房的丫環和他開頑笑，躡着脚步兒躲在背後嚇他一嚇，他一壁繡花，一壁喃喃的說道，你們還够不上嚇人呢，若要嚇人，須得拜我做師傅，唐寅見秋香並不抬頭，膽又大了，從又躡步，走了三步，益發留神，饒涎都不敢咽了，秋香依舊畢卜畢卜的做個不停，這朵牡丹花是替二娘繡上錦被的，趁着餘閑，加緊工作，便有了丫環和他戲謔，他也懶于抬頭，俗語說的，「抬頭不見三針面」，怎肯把抬頭的工夫，誤了他的針黹，繡了一會子，這一根紅絨線恰恰繡完了，他便拉斷下來，把針孔裏的線頭，用牙兒咬去，這又是他的習慣，咬去的線頭，不肯便即吐下，他竟放在舌尖上，打一個轉，轉得滴溜滾圓，和痧藥一般大小，掉頭一吐，恰有一陣微風，把這紅點子吹上

了唐寅的衣襟，唐寅忽的想着李後主詞中詠的美人口，其中有兩句云，「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吐」，想到這兩句，一個不留神，嘴裏竟囁々起來，秋香大驚，敢是飛來的黃蜂，要來螫人不成，回頭看時，却和唐寅打個照面，秋香颯的站立起來，含嗔說謔，大膽的書僮，你難道不知道相府規矩，怎敢闖入內堂，唐寅不等他說完，便道，秋香姐姐，且慢責備，小弟奉着二位公子之命，來到內堂領取人參，並不是擅入中門阿，秋香見他說的響，便道，你要人參，須得稟過太夫人，才能領取，太夫人上佛樓燒香去了，你快出去，停一會再來領取便了，唐寅擦着鼻尖道，太夫人不在這裏，來的正好，秋香姐姐，小弟便是唐寅，你可以面嗣終身了，快快面許給我一個表記，說時，伸出着手兒，叫秋香給他一件訂婚的東西，秋香頓生一計，想把他敷衍時刻，待到太夫人燒香回來，便不怕他了，當下笑着說道，解元爺，你要我面許終身，我有一個啞謎兒，給你猜這一猜，唐寅道燈節已過了多時，猜什麼啞謎兒呢，秋香道，我的燈謎，不寫在紙條上，只向你做幾個手勢，你猜破以後，便知道我允許不允許，唐寅道，請教請教，秋香伸着纖手，向上一指，向下一指，向自己心口一指，又把手兒搖這幾搖，便道，快猜快猜，秋香的意思，是暗示着上天，下有地，起這邪心，不可不可，但是唐寅見了這手勢，便道，妙極了，向天一指，在天願作比翼鳥，向地一指，在地願為連理枝，向心一指，我和你心心相印，搖手兒，便是長母相忘，秋香纔了纒眉頭，暗想這謎子所猜，竟完全和我的念頭相反，不如再來一個啞謎兒，趕了他出去罷，便道，再來一個，你看清楚了，先把兩個大拇指一翹，又向外一指，又伸出來三個指頭，又反

手向後指着兩腿，秋香的意思，是暗示兩老從外面回來，被他們知曉了，三百下家法板，打你後腿，唐寅點頭道，益發妙極了，翹着兩指，是我和你兩人同心，向外一指，是約定了出外私奔，三個指頭一伸，便時三更時分，兩手向後，便是約在後花園會面，好姐姐，後花園的地方很大，約在那一處呢，秋香又好氣又好笑，不再再給他上一個當，瞧見了綑上的牡丹花，隨口說道，約在牡丹亭上便是了，唐寅聽了大喜，轉身便去，正是，牡丹亭上圓新夢，楊柳枝邊結好盟，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紫薇堂俏婢子啼鵲 牡丹亭老太君看鶴

唐寅和秋香訂約，曾經上過一番大當，自古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唐寅無書不讀，難道胸中沒有，這兩句麼，編書的却要替他表白一番心事，他毫不遲疑，急於返身出縣中門而去，却有兩種意思，一者，紫薇堂上，不是久戀之地，要是太夫人到來，只怕大禍臨頭，還是當止則止，趁早出去的好，二者，秋香口頭訂約，未必是真，但也不見得一定是假，上次備弄相逢，他不信我是真正唐寅，無怪他要給我當上，自從當着他描摹觀音，我的本領，他都已知曉了，除却唐寅更無第二人有這能耐，他已深信我是真正的唐寅了，上一回訂約是假，這一次訂約是真，唐寅存着這兩種心思，所以轉身便走，他出了中門，打盹的管家婆依舊沒有覺察，唐寅回到書房，告稟大刁二刁，說太夫人上佛樓拈香去了，紫薇堂上靜悄悄沒有一人，這人參便取不成了，大刁道，

奇奇怪，難難道，中中門內，斷斷絕人煙，二刁道，且慢，別人不在，秋香總在裏面看守紫薇堂，忌(是)他的老差戲(使)唐寅眼光一瞥，忽見自己青衣上面，留着一點朱痕，這就是秋香吐上的衣襟的殘絨，美人之貽，寶如拱璧，便裁着一方紙攤在桌上，把那小指甲兒剝取這顆紅點子，放在紙上，包着一個小包兒，納入袋中，默公子問他這是什麼東西，唐寅推托說是神效的痧藥，默公子互相商量，都說紫薇堂上，決不會無人看守的，定有秋香在內，二刁猛想道，媽媽不在裏面，這忌(是)調戲秋香的好機會，忙把兩手捧着肚子，連喚着疼的厲害，敢是黃老老要出門旅行去罷，唐寅道，二公子做什麼，好好的嚷起肚疼來呢，二刁道，半仙，你只有忌(自)己，沒有他人，吾忽然嚷起肚疼來，便其(是)抄着你那天的老文章，大發道，阿阿二，肚肚子疼，大大叔，有痧藥，二刁聽着，真個向唐寅討取藥紙中包裹的一顆痧藥，唐寅道，二公子，這痧藥只醫頭疼，不醫肚疼的，肚疼的誤吃了，便要大叫一聲，斷腸而死，二刁道，我要登坑了坑急坑急，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其(如)律令勅，說時，取了一張草紙，便出書房，一口氣奔入中門，徑到紫薇堂上，口喊着我的秋香，忙的秋香拋針站起，他問二公子進來做什麼，二刁道，我忌(是)老實人，不會花言巧語，一些沒有虛頭，進來想發癡，又叫做尋開心，又叫做搨便宜，又叫做轉念頭，秋香，你肯依從我二公子，我願拋却萬貫家希，(私)拋却西樓上的才女，和你到外面去租小房雞，(子)做露希(水)夫妻說時，朶起着嘴唇要向秋香接吻，忙的秋香倒退幾步，口稱二公子，青天白日萬萬使不使，二刁道，什麼時候喜(使)得，秋香心生一計，方才打發癡子動身，騙他今夜三更

時分，在後花園牡丹亭中會面，現在遣發二刁發，也使法泡製罷，便道，二公子，倘蒙垂憐，請你今夜三更，在後花園牡丹亭中會面時，二刁聽說，骨頭都減輕了分量，笑嘻嘻的離却秋香，出門徑返書房，大發在書房中自言自語道，阿阿二，解解手不來，大大可疑，他他一定看香去，正在說時，二刁已來了，大發道，阿阿二，爲爲什麼，久久解而不歸，二刁道，老冲，我上了馬桶拉喜，（屎）拉了半馬桶，肚雞（子）才不疼，耽擱了多少時刻，大發道，阿阿二，休休得騙人，你並非去拉屎，但但看，草草紙，還還在你手裏，二刁聽說，自覺好笑，忙把草紙丟在地上，刁着嘴讀那陋室銘，大發忽又捧着肚子，連喚肚肚子疼，唐寅道，這也奇了，怎麼兄弟肚疼，哥哥也是肚疼，大發道，大大叔，我們，肚肚子疼，學學你的樣，說罷，拾起這張草紙，也推托着大便而去，便不停留，直入中門，遙望見秋香，便連喚着秋香不絕，秋香暗想不妙，一個去一個又來了，忙又拋針起立，便問大公子何事到來，大發道，幹幹快活事，香香，你肯和我快活，我我把大姑娘，降降爲，如如夫人，把你，超超升大姑娘，說時，伸着一隻蟹手，要想鉗住秋香的新剝雞頭，慌的秋香倒退幾步，連連搖手道，大公子，這裏耳目甚多，太夫人又將回來，萬萬使不得，大發道，這裏，使使不得，什什麼地方，使使得，秋香暗想索性戲弄他們一番，都約在牡丹亭中，叫他們在黑暗之中，誰也認不得誰，便把謊騙二刁的一番話，又去謊騙大發，大發聽了滿意，也是歡然而去，出了中門，便把手頭的草紙，丟在地上，免得進了書房，露出馬脚來，二刁見大發到來，二刁道，老冲，假登坑，看秋香，大發道，誰誰說假登坑，坑坑票已不在

我手中了，我我是出中門，便便即丟去的，說到這裏，自知露出了馬脚，但已不能收回成命了，便即坐下讀唐詩，讀到「可憐夜半虛前席，」忽的自言自語道，「夜夜半，就是三更，休休要，忘忘記了，二刁讀那陋室銘道，西蜀雞（子）雲亭，讀到這裏，也是自言自語道，雞（子）雲亭和牡丹亭，不基（知）那一隻亭子造的講究，唐寅聽着默公子的論調，心中估量着他們也到紫薇堂上去調戲秋香，秋香也把他們約在牡丹亭上，而且同在三更時分，秋香秋香，你端的太會開玩笑，你這番訂約又在騙我麼，大瘦二刁巴不得早早天黑，三春時節，正是春日遲遲，越是希望紅日下山，這一輪紅日，彷彿生了根也似的，再也不肯下去，默公子託詞用功讀書，今夜不上閨樓安宿，好在書房中也有他們的床榻，這是一年之中，難得在書房中歇宿的，東樓上大娘娘並不懷疑，以為丈夫真個發憤勤讀，夜以繼日，西樓上二娘娘生性機警，料定二刁決不在書房中用功夜讀，一定又有什麼花樣弄出，但是聽得東樓上大娘娘已經把被褥送進書房，要是西樓上不把舖蓋送下，便見得自己定要夫婿在閨樓上歇宿，豈不惹那僕婦丫環們笑話，因此吩咐素月道，我不信二公子真個在書本上有工夫，但是舖蓋不可不送下閨樓，究竟他在外頭幹什麼，到了明天，一經盤詰，決計真相盡露，素月道，二娘娘料事如何，一定不會錯的，編書的回轉筆頭，再說紫薇堂上的秋香，他今天經了三次危險，雖把一個瘦子兩個獸子哄騙出去，但是深日正長，他們上過這一次的大當，他日相逢，難免報復，想到這裏，益覺身世可憐，飄飄然如大海中的孤舟，東也一個惡浪，西也一個怒潮，即使幸免後舟，待要誕登彼岸，只怕遙遙無期，想到這裏，不覺涕泗

橫流，自己也是一個書香人家的女子，父親王鴻儒，是蘇州鄉間的秀才，只爲命運顛沛，中年父母雙亡，兩具棺木，無力埋葬，不得已賣身葬親，在華相府中充當丫環，太夫人青眼相待，和自己女兒一般，真個是他的女兒，便沒有人敢欺侮了，爲着不脫一個婢女身分，什麼自稱唐伯虎的華安，什麼一吃一刁的公子，都要來欺侮了我，人生不幸做女子，尤其不幸做女子中的丫環，他越想越悲傷了，粉頰上面，滾下了無數斷線珍珠，在這當兒，太夫人拈香回來，由衆丫環簇擁進門，秋香忙把羅巾拭乾了淚點，強作笑顏，上前去迎接這位老夫人比及太夫人坐定以後，秋香送上茶茗，太夫人見他眼圈紅紅的，分明是淚暈模樣，忙問道，秋香，你哭過的麼，秋香道，並沒有哭，只是灰塵撲到眼睛，雖是這般說，淚點又掛將下來，太夫人鍾愛秋香，怎肯教他受委屈，再三盤問，你究竟爲着何事悲傷，究竟誰人欺侮了你，秋香待要隱飾，怎經得太夫人盤問的急，他在方寸中盤算一下，要是把兩個驢頭一個驢子前來調戲的事，依實稟告，驢頭們畢竟是他的兒子，驢子可倒運了，一頓板子怎肯輕恕，我們都是低三下四的人，爲什麼同類相殘，同罪異罰，便宜了驢頭，磨折了驢子，況且他自稱唐寅，雖沒有證實，却有九分是真，他爲了我屈身作僕，我還要累着他挨打，道理上說得過麼，也罷，待我把驢子瞞起，只說兩個驢頭前來調戲我罷，當下便把二公子進來怎麼樣，大公子進來怎麼樣，把許多無理情形，告訴了夫人，只把約他們在牡丹亭中的幾句話，藏着不說，太夫人恨恨的說道，這兩個畜生簡直不可教訓，說到這裏，忽又轉念一想，照着他們無理情形，合該把他們喚到裏，一頓痛打，便是從輕發落，也得罰跪半天，做

戒他們的將來，但是兒子受罰，果然咎有應得，東西樓兩位賢哉，不免要議論我寵愛丫環，薄待親生兒子，上一次也是爲着調戲秋香，我把兩個畜生罰跪堂上，媳婦們當面沒有說甚麼，自有丫環們傳給我聽，大娘娘二娘娘都在房中流淚，都說婢女的面子太大了，這分明是譏諷于我，所以這一次再不能把兒子處罰了，但是秋香面前也得有一個交代，便道，秋香，公子們果然不好，但是你見了他們，也該正色相待，說到這裏，他想這句話說錯了，但是一時又收不回去，秋香見太夫人教他正色相待，他覺得語氣之中，並不怪着兒子，反怪着自己不大隱重，以致惹草拈花，他是好人家女子，一向侍奉着太夫人，從來不曾受過委屈，他口中雖然答應着一個是字，心中的悲痛，潮水一般湧將上來，他回轉嬌軀，屢聲瑣碎的奔入自己房裏，倒在床上，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太夫人懊悔着出言不慎，但是名分所在，自己當然不能向秋香道歉，但向三香看看，意欲教他們去相勸，春香不待太夫人開口，便到秋香房裏再三相勸，說太夫人原不比從前這般公平，上了些年紀，心地也糊塗一些了，不怪自己兒子無理，却怪做婢女的不曾正色相待，我們將來總得想一個對付之法，要是不然，做婢女的太吃虧了，秋香經他相勸，哭聲兒也停止了，便和春香並坐床頭，談心事，春香道：「頭進來以後，一定繞腳不清，你把他用什麼方法哄他們出去，秋香便把騙他們在三更時分牡丹亭會面的話，一一說了，春香搔搔鬢角，忽然想出一個計畫來，他說，秋香妹妹阿，頭發癢情形，太夫人沒有親眼看見，未必深信，我有一個方法，今夜三更，哄騙太夫人到後園中去一走，叫他親眼看看，這兩個頭頭的窮形極相，究竟是婢女輕狂，還是公子

無理，倘在平時，秋香決不會贊成春香的計畫，同去哄騙這位老夫人但是今天在氣憤的時候，居然把頭點幾點，說道，春香姐的計畫很好，但用什麼說話，哄騙太夫人到後園中去呢，春香道，你不要管，到了那時，我自有一番說話，管教老夫人挨着深宵，一定到後花園中去走一走，商量定後，春秋二香，依舊出房，在太夫人身旁伺候，太夫人雖不會向秋香道歉，但是和顏霽色，和秋香有說有笑，秋香說，方才中門上傳進話來，書房中的人參，已經用完了，太夫人便喚春香，揀取幾枝人參，送往外面，待到晚飯畢後，太夫人每夜功課，一定在燈下念經，遣發小丫環到後花園去，架些檀香在爐中燃點着，這是朔望的常例，每逢天晴，總是燒露天香，整塊的旂檀，燃到天明，還沒有熄，秋香見太夫人和他親熱，隱隱的表示着一種道歉之意，秋香心中不覺懊悔起來，方才不應該答應着春香，設計哄騙這位老夫人但是言已出口，却又翻悔不及了，太夫人敲着小木魚，正在燈下喃喃的念經，春香湊在秋香耳朵邊，喃喃吶吶，不知講些什麼，太夫人心疑，放下木魚槌，便道，你們講些什麼，春香道，丫頭們正在講一樁奇怪的事，太夫人忙問何事，春香道，這是小丫環講給我聽的，小丫環們得之于書僮，書僮得之于看門的，看門老伯伯得之于路上行人，他們都說，華相府中每逢朔望，焚燒着絕世奇珍的雲鶴香，太夫人聽得雲鶴香三字，好生驚異，他曾聽得古董家說起，有一個在飄洋船上的舵工，每值餘下的飯，他總把他曬做飯乾，日積月累，約莫有二大叉袋，那天，船泊某島，船上人都到島上去遊玩，只留着舵工守船，他闲着無事，便把叉袋中的飯乾，倒在船頭上曬晾，才一轉身，忽見海中攢出一條似龍非龍的怪物，

把船頭上的飯乾吃個淨盡，重又鑽入海中，舵工暗喚微幸，吃去了飯乾不打緊，傷害了人，這便不得了，誰料水聲響亮，那怪物又探起頭來，舵工大害，以為性命休矣，誰知怪物並不傷人，却啣了一個大樹根拖上船頭，便即潛入水中，不再出現，舵工得了樹根，知是怪物報酬的寶物，曬乾以後，異香撲鼻，放在爐中焚燒，日間不見什麼奇異之處，點到半夜，縷縷的瑞煙，上冲霄漢，凝而為一朵祥雲，自有白鶴飛翔上下，烟既消滅，鶴亦飛去，於是把樹根當作至寶，叫做雲鶴香，和夜明珠聚寶盆一般寶貴，這椿故事，太夫人曾經講給春香知曉，老年人記憶力薄弱，只道沒有向丫環講過，當下很驚異的問道，真個我們府中有雲鶴香麼，雲鶴香怎麼樣，你講給我聽，春香道，二月十五日，我們後園中燒露天香，據路上人說，有一個無戒寺的和尚，夜過相府圍牆，聞得異香撲鼻，抬頭看時，縷縷瑞煙，化做一朵祥雲，忽忽的來一只白鶴，飛翔了半個時辰，方才煙消鶴去，太夫人動容道，那麼真正是雲鶴香了，春香你還不知雲鶴香的來歷咧，當下又向春香炒冷飯般的把說過的漂洋故事，重又講給他聽，春香假作奇怪道，這是丫環自有耳朵以來，第一次聽得的怪事，其實呢，太夫人向春香講的雲鶴香故事，已經第七回了，不過太夫人前說後忘，只道丫環真個第一次知道，于是太夫人吩咐丫環道，我們期望焚香的構檀，只道是尋常的旃檀，原來有雲鶴香雜在裏面，今天我們不要早睡罷，大家坐守到三更，到後花園中去看看祥兆，春香見太夫人已入彀中，暗暗好笑，後花園中只有敗兆有什麼祥兆呢，秋香心中頗覺為難，為着春香撒這滿天的謊，自己說破也不好，不說破也不好，說破了，在春香面前失約，不說破，又

恐破頭無禮，驚嚇了太夫人，好在自己是太夫人的顧問，太夫人聽了春香的話，一定要向自己詢問，那麼說些活絡的話，由着太夫人決斷，果然不出秋香所料，太夫人回轉頭來，喚一聲秋香，你道真個有這般的奇事麼，秋香尙沒回答，春香已站在他背後，拉他的衣角，他只好說這兩可之詞，便道，太夫人問及婢子，此事是虛是實，婢子以爲，「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有，」秋香說這十個字，真叫做「快刀切豆腐，兩面光鮮，」太夫人沉吟片晌道，我想此事決非謠言，只爲雲鶴香的故事，外面人都沒有知曉，就是春香也在我告訴以後，他才知道，這異議的來歷，我想檀香裏面，一定雜有雲鶴香，待到少頃，自見分曉，秋香諾諾連聲，不佻多說，且說大嫂二刁取得鋪蓋，却不許唐寅打開，大嫂道，這這鋪蓋，或或者，備備而不用，二刁道，我也其是備而不用，高興睡在希(書)房中，便打開鋪蓋睡在希(書)房中，不高興睡在希(書)房中，便搬着鋪蓋上我的樓，唐寅心中了了，假作不知，晚飯以後，便伸着懶腰，呵欠連連，大嫂道，大大叔，你先睡，二刁道，半仙，不要你陪伴，你去橫鼻頭(豎)眼睛，我們讀我們的希(書)，唐寅道，照這樣說，小人放肆了，便到內書房，自己去安睡，裝做連連的鼻息聲，兩個馱公子都側着耳朵，靜聽那聽樓更點，二更以後，也有些睡思沉沉，大嫂一伏案便睡熟了，二刁大喜，自言自語道，老冲睡着了，兩人共樂，不其(如)一人獨樂，忌(時)不宜其，(遲)可以去矣，說罷，背着鋪蓋出書房，進月洞門，暗中摸索，由前花園轉入後花園，他把鋪蓋攤開在牡丹亭後的假山洞內，專候秋香到來，正是，夢裏情人原是假，鏡中明月本非真，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宵征肅肅公子把衾裯 夜語喁喁丫環同枕被

自古道，「色胆如天，」素來不敢在黑暗中行走的華武，爲着好色之心的衝動，竟會背着鋪蓋，暗中摸索，在後花園假山洞中坐定，時時探頭外望，可有什麼人影兒走來，適逢初一，月魄未升，縱然滿天星斗，畢竟黑夜不便瞭望，隔了一會子，隱隱的聽得走路的声音，落脚沉重，不是弓鞋瑣碎之聲，二刁忽的害怕起來，恐怕有什麼鬼魔到來，後來聽得在那自言自語的聲調道，一一忽醒來，阿阿二，先先跑了，第第一道韭菜，不不要被他先割了去，二刁暗暗好笑，知道老冲來了，他便不露聲息，暗中冷眼旁觀，又聽得大瓊自言自語道，香香啊，這還是什麼香，是是檀香，漸漸的走近假山洞邊，二刁肚裏尋思，不要也走到一個洞裏來，但是大瓊並不鑽入假山洞裏，却在假山附近一個象着猴子的木籠外面站定，他借着星光，細細辨認，他是生平不會做秘密事的，一壁在物色臥處，一壁在喃喃自語，這還是猴子公館猴猴子，去去年凍死了，公公館空着，暫暫且做，公公子公館罷，公公一位，侯侯一位，公公比侯侯高一位，公公子也比侯侯子高一位，唉唉作來，鋪鋪蓋，搬搬公公館來，二刁幾乎笑將出來，原來老冲睡到猴柵裏去了，拋却跌公子，再說紫薇堂上的太夫人和丫環們坐守深更，春夏冬三香早已呵欠連連，不耐久待，太夫人道，你們都去睡罷，看雲鶴香要有福分的，我只須秋香做伴便罷了，三香去後，秋香肚裏尋思，上了年紀的人，只怕吃不起這驚慌，我不如說破了罷，便道，老太太坐守深更，未免太辛苦了

，外面傳來的話，十有九虛，只怕齊東野語，不足深信罷，說到這裏，但見遮堂門後探出春香的頭來，向他顛眉霎眼，又把手兒搖搖，分明教他說破不得，原來冬夏二香，真個去睡，春香何嘗去睡，他還待看這一幕戲呢，秋香爲着春香暗暗的監視着，益發不便說破了，太夫人道，雖是外面傳來的話，寧信其有，莫信其無，這是難得的祥瑞，錯過了，豈不可惜，你不用阻擋我罷，秋香見太夫人決意要上這大當，也只好任其自然阻之不得，約莫瞧樓上將打三更，秋香便收拾起兩盞絹糊的摺疊燈，燈籠上有「秉燭夜遊」的字樣，一盞點的，一盞摺疊好了，執取在手中，這是上房的燈籠，專供夜遊花園之用，秋香陪着太夫人緩緩步行，出了中門，便向後北園而去，路雖不多，他們弓鞋窄窄，要步行好一會子，才能走到遙牡丹亭，書中再表唐寅，他知道秋香行這詭計，定有什麼新鮮花樣弄出，他便假裝着安睡，其實呢却在細察默公子們的動靜，在先，還聽得他們在書房中講話，後來聽得兩個癡頭裏面，睡着了一個又聽得二刁喃喃自語了一會子，出書房去了，唐寅知道大纔是貪睡的，要是他在書房一夜睡到天明，那麼牡丹亭中的一幕趣劇，不是少却一個角色了麼，他要安睡，我偏不教他安睡，等過了一會子，料想二刁已到後花園中去了，忙把板壁重重的碰了一下，碰醒了大癡的沉沉睡夢，但聽在公，座上抬身，口稱不好了，阿阿二先先去開心了，一壁說，一壁脚步匆忙，出那書房而去，唐寅喃喃自語道，一個去上當，一個又去上當了，既然被我窺破秘密，我倒要來做一個袖手旁觀的人，看他們鬧出甚麼話把戲來，他便悄悄的離了書房，從前園轉到後園，却在圍廊轉角之處停了脚步，坐在半牆上等候，他知道這

是秋香到園中的必由之路，他究竟來不來，總不能把我瞞過，這時候，後花園中伏着三人，轉角處坐的是唐寅，假山洞中匿着的是二刁，猴子籠中臥着的是大叢，可笑這大叢貪睡成癖，好比豬八戒重生，這猴子籠中雖然齷齪，但是鋪着被褥，軟綿綿也覺舒服，他入內時候，還想支撐着，無奈在書房中沒有滿足他的睡慾，到了後來，又是呵欠連連，把身子一橫又是深入睡鄉了，二刁聽得大叢的鼻息聲，也引動了他的睡慾，一答一彈地在假山洞中打盹，三人之中，只有唐寅清醒，他遠遠的聽得弓鞋窄窄之聲，却不是一個人的步調，他便奇怪着，秋香又約着誰來呢，好在半牆外面是一條夾弄天井，便跨入天井裏面，蹲着身子，把半牆做了障蔽，在黑暗中偷看，出來的到底何人，他遠遠的望見秉燭夜遊的燈籠，只聽得秋香道，太夫人走穩了，這裏便是圍廊了，太夫人道，秋香，你聞得香氣麼，檀香氣息，隱隱的撲入鼻管中來，但不知這檀香裏面真像有雲鶴香麼，唐寅聰明絕世，早已心中了了，原來秋香賺着太夫人夜半入園，借着看雲鶴香爲名，要發覺我和兩個戲頭的無理舉動，雲鶴香是世間希有的奇珍，太夫人輕信謠言，未免上當了，在這當兒，主婢倆已經走過圍廊轉角之處，何嘗知道半牆以下匿着冷眼旁觀的人，秋香提着燈籠，引領太夫人穿那花徑，在牡丹亭上坐定，却把這盞燈籠掛上亭子的欄角，亭子外面便是焚點檀香的所在，整魂的檀香，燒的香氣氤氳，火光閃爍，秋香自思戲頭戲子，料想便要到來了，須得想一個脫身之計，才是好呢，當下手摸着鬢邊，忙道，太夫人，小婢的金釵兒已溜了下來，恰才在圍廊裏走，曾被那樹枝兒拂過鬢髮，料想這金釵兒一定溜在那裏，太夫人請暫待一下子，小婢拾取

以後，再來伺候，太夫人道，你黑暗中怎生尋找失物，把燈籠提了去罷，秋香道，小婢手中還有一盞摺疊燈，防着園中風大，一盞吹滅了，還有一盞預備，于是把帶來這盞燈，在檀香爐中點了，再把那盞摺疊燈點了起來，捏滅了紙吹火，丟在一傍，口中說太夫人暫坐一下，小婢去去就來，其實借此脫身，也想做一個冷眼傍觀的人，誰料走到圍廊轉角處，更有一個冷眼旁觀的人在那裏守候着，比及秋香走過，他便迎上前來，輕輕的說道，秋香姐姐，你好，秋香待要回身，早已不及被唐寅一把握住玉腕，秋香輕輕的說道，趕快放手，唐寅悄悄說道，好姐姐，我上過你一次的當，這一回不让你過門，若要放手，須得面許我終身，秋香道，你果真是唐解元麼，唐寅道，貨真價實，怎會虛冒，秋香沉吟了一會子，便道終身是可以付託的，但是只可付託與真正的唐解元，不肯付託與華安書僮，唐寅大喜，便在他玉腕上吻了幾下，放他過去，他于是和秋香分道揚鏢，唐寅回到書房中安臥去了，且說太夫人坐在亭中，久候秋香不至，連喚着秋香在那裏，金釵兒可拾得了麼，問了幾聲，不見回答，却把假山洞中打盹的二刁喚醒了，他似乎聽得秋香秋香的呼聲，難道秋香在牡丹亭中自己報名麼，他悄悄悄悄的走出假山洞，鵝行雀步的向牡丹亭而來，其時太夫人站在亭中，仰視着天空，祇有滿天星斗，並沒有什麼彩雲擁護，白鶴飛翔，他使玉手撥着天空，默默的通神道，蒼天蒼天，……冷不防背後有人連喚着秋香秋香，盼煞我二公子了，口稱秋香，兩條胳膊便把太夫人攔腰抱住，只爲太夫人兩手上舉，腕下正是門戶開放，因此被二刁緊緊抱住，幸而他先說着秋香，又自稱二公子，太夫人認識是兒子的聲音，雖然吃驚，還不十分

厲害，便道，嚇殺我也，抱住老身的是誰啊，可是不掙氣的畜生，二刁聽這口音，也自驚怪起來，他想方才躡步上來時，似乎亭中站着的是秋香，怎麼眼睛一霎，變了媽媽的聲音呢，便也問道，被我抱的其（是）誰啊，可其（是）我的媽媽，太夫人怒道，二郎該死，還不放手，慌的二刁放下了手，轉到太夫人面前，雙膝跪下，口稱倪雞該希，（死）太夫人道，畜生，聽說你在書房中用功夜讀，爲什麼躲在這裏前來恐嚇老娘，二刁道，倪雞不敢說慌，秋香把倪雞尋開心，約在這裏相會的，太夫人連喚秋香，又不見他回答，心裏明白，這件事便是日間的餘波，日間兩個畜生調戲了丫環，我沒有把他們責備，秋香不服氣，才和春香商量出這個計較來騙我到這裏來，名曰看雲鶴香，實則把我騙到這裏來看兩個畜生的惡模樣，想到這裏，一聲長歎，便道，畜生起來，爲娘的要被你氣死了，快快送我進中門去罷，二刁沒奈何，只得爬將起來，取了亭角上的燈籠，照着老娘走下亭子，太夫人道，你們兩個畜頭都不成材，我以爲你的心地比大獃明白一些，誰料你更不如大獃，唉，華門中出了你這不肖之子，真個氣死我也，二刁忽的想起老冲也在園中，休得便宜了他，他提着燈籠，故意繞道而走，走過大獃存身的獼猴籠子，却聽得裏面鼻息之聲，太夫人慌的停了脚步，便問怎麼有人在裏面打鼾，畢竟是人是怪，二刁道媽媽推（猜）這一推，（猜）其（是）人呢，我叫他出來，其（是）怪呢，我們趁早躲避，太夫人道，只怕是怪罷，二刁笑道，媽媽他其怪，媽媽也其一個女怪了，只爲裏面的怪，便其媽媽的公郎，太夫人驚問道，難道裏面睡的是大郎麼，二刁點頭道，且（豈）敢且（豈）敢太夫人道，我不信大郎會得睡在這骯髒的

地方，二刁道，媽媽不信，倪雞來喚他出來，便在木板上面敲了幾下，却把裏面的大猷敲醒了，隔着板扉問道，誰誰啊，二刁不應，又把小指兒在板扉上彈了兩下，大猷道，可可是香麼，請請到公館裏來，二刁依舊不做聲，大猷早已推着板門，在裏面直跳出來，忙問道，香香，話沒說完，太夫人罵道，畜生全沒廉恥，二刁高提着燈籠道，老冲你認認清楚，其(是)不其(是)秋香，說時，把燈籠照着太夫人的面部，慌的大猷連忙伏地請罪，太夫人恨恨的說道，氣死我也，兩個畜生都是半斤八兩，陪着我到裏面去，大猷沒奈何，爬將起來，陪着太夫人進中門，他們演的一幕戲，都被春香暗中窺見，自想這錦囊妙計，居然有效，太夫人未進中門，居然早已趕緊入內，輕輕的拉着秋香說道，兩個頭今夜都做了磕頭蟲了，秋香妹妹，這是我替你出這一口氣，少停太夫人入內，一定怒我造謠，把我處罰，這却要你秋香妹妹代我設法的，秋香道，太夫人責罰，由我一人任當，決不累及於你，春香聽了放心，自回房中安睡去了，秋香獨坐在紫薇堂上，遠遠聽得，一個道，氣死我也，一個道，求求媽，不不生氣，香香不好，一個道，都其(是)秋香害了倪雞，秋香知道母子三人要到裏面來了，趕緊掌着羊角燈，上前迎接，太夫人道，秋香你好，秋香道，太夫人，這是婢子出于無可奈何啊，大猷道，秋香，你你是害人精，二刁道，秋香啊，你不肯，儘半(管)不肯，爲什麼要騙人，太夫人怒喝道，畜生們還要饒舌，「上樑不正下樑歪，」你若不去調戲丫環，他怎會無端騙你，快快替我上樓去罷，放在眼前，益發教我生氣，兄弟倆走了幾步，重又回來，央告太夫人，不要向老父面前提起此事，太夫人道，你們肯改過，我便替你們

瞞過一遭，要是再和秋香兜搭，兩罪俱發，兄弟諸諾連聲，連稱不敢再犯，便即退出紫薇堂，出往東西二樓而去，上樓而後，房門緊閉，忍氣吞聲，不敢敲門打戶，彼此都被拒在外房，胡亂過了一宵，一個舖蓋丟在假山洞裏，一個舖蓋丟在狢猴籠中，到了次日，自有人發現以後，送往樓上，表過不提，且說太夫人遣發跛頭上樓以後，悶悶的坐在紫薇堂上，連稱秋香，你不該使這詭計，累我受驚受氣，秋香放下燈臺，長跪在太夫人面前，且哭且訴道，當時哄騙兩位少主，只爲實逼處此，無法可施，要不然，他們怎肯返身出外，太夫人點頭道，你哄騙他們，我不怪你，但是爲什麼要哄騙我呢，秋香道這也是一時氣憤，和春香商量，想出這個詭計，要教太夫人眼見兩位公子侮辱丫環的情形，計定以後，婢子又懊悔起來，只有太夫人對於婢子有天高地厚之恩，不該爲這細事，使高年人飽受驚恐，所以太夫人將出中門，婢子再三阻止，便是說理道理，太夫人暗想不錯，方才確是秋香勸阻我的，只爲我急于要看什麼祥瑞，才受着這一場驚恐，想到這裏，又捨不得寵愛的丫環久跪地上，便道，秋香，我原諒你了，快快侍奉我進房安睡去罷，秋香又掌着燈台，送太夫人回房，每逢朔望，華老總宿在外而書院中，太夫人獨坐寂寞，總教秋香相伴，向例秋香伴睡，不過睡在後房的小床上面，這一夜，却是奇怪，秋香替太夫人卸裝以後，有一種戀戀不捨的情形，太夫人也覺得秋香哭過兩次，端的可憐，秋香累着太夫人受驚，天良自咎，覺得太夫人的仁慈，簡直和活佛一般，太夫人也覺得今夜的事，咎在自己兒子，不在秋香，倘要避免兒子再來和秋香相鬪，他預備着緩日和華老商量，把秋香收作義女，那歷名分所在，兩個

就頭更不敢調戲自己的妹子了，主婢兩人各安着心事，太夫人道，秋香你到後房去睡罷，秋香道，婢子須待太夫人安睡以後，才敢去歇宿，今夜不知什麼道理，最好在太夫人身邊多站一刻，方才心安，太夫人道，我也不知什麼道理，最好把你留在身邊，不教你回後房去，秋香，今宵我們主婢倆同睡了罷，這一夜主婢同睡一床，你也不知什麼道理，我也不知什麼道理，編者却知道其中的道理，多分是太夫人和秋香的緣分盡了，這是最後聚會的一宵，到了來宵，便成「伯勞東去燕西飛」，再也不能同睡在一床了，所以心理上起了這不可思議的先知作用，彼此真是戀戀不捨，到了床上，同枕同被就臥，兀自唧唧唧了許久，方才入夢，到了來日，便是三月初二日，編書的便要提及同來謁相的文祝二人了，他們是二月初一動身的，舟到東亭鎮已在黃昏時候，這一夜，不便夤夜登門，只得泊舟在亭十橋邊歇宿，到了來日，備着名帖，同往太師府中去參相，這一回書名曰「文祝參相」，「投帖」不用祝僮，却用文徵明帶來的文祥只爲祝僮已到杭州就親去了周府大娘娘擇定吉日，在三月初一日，把錦葵嫁與祝僮，樂哉樂哉，總管祝僮要做新郎君去了，所以今天却由文徵明的書僮文祥前往投帖，守門的華府西公王錦，傳進名帖，華老恰在金粟山房中調查兒子的功課，詩文果然進步了，但是獸性依然，說出話來，依舊要惹他老子動怒，王錦上前告稟道，蘇州文祝二解元登門求見相爺，說時，把名帖呈上，華老接取看時，一個帖子上寫姻婭文徵明再拜，一個帖子上寫晚生祝允明再拜，華老大喜道，難得難得，二位蘇州才子來了，諭令王錦開着正門相迎，在吉甯堂相見，那時，在書房中伴讀的唐寅，聽得文祝到來，好生歡喜

，文徵明關係尚淺，祝枝山是少他不得的，錦囊妙計，都在這鬍子的腹中，且待老頭兒出去會客，我便從備弄中走往門前。打聽他們的坐舟，候在船邊，待他們下船時，向老祝秘密問計，華老道，華安，你們蘇州才子文祝二解元來了，可惜美中不足，第一風流才子唐伯虎久已失蹤，沒有同來，你做了伴讀，客來送茶，本不須差遣你了，但是今天又當別論，兩解元自恃才高，似乎目空一世，我今天派你去送茶，我教他們試驗你的才學，你便可放出本領來，教他們知道做才子的並不希罕，相府中一名書僮，也可和他們相比，我去了，你隨後便送茶來，唐寅復勉強的答應了一個是字，只爲老祝是不好弄的。青衣送茶，要惹他一世話柄，華老放下名帖，灑灑灑灑，正待出去會客，大叢道，文徵明，號號稱，陰陰間秀才，爹去見他，不要被他拉拉到陰……去，華老道，畜生胡說，二刁道，老叩不說好話，爹要會客，只要帶一個叫化雞（子）去便好了，華老道，什麼緣故，二刁道，叫化雞會得捉蛇，洞裏赤練蛇要咬人，便好教捉蛇的叫化雞捉去，華老道，一派胡言，正是不可雕的朽木也，說時，便即靴聲橐橐到吉甫堂上而來，文祝二人見了華老出來一個稱姻伯大人，一個稱老太師，還要按照着後生小子謁相的禮節，請華老上坐受謁，華老道，兩位孝廉休得客氣，老夫是退歸林下的人，不敢受這大禮，還是分賓坐罷，於是兩賓一主各各坐定，照例便須送茶，但是唐寅托着茶盤，欲出不出，只在遮堂門後站着，文祝二人和華老寒暄片時，還不見有香茗餉客，枝山雖然近視，拷拷大的吉甫堂三字，却能看得清楚，他回頭向徵明道，衡山，今天測字先生的話，果然靈驗，徵明莫明其妙，也即隨聲附和道，果然靈驗

啊，華老忙問何故，枝山道，不瞞老太師說，今天晚生等登門謁相，曾在測字攤上拈着一個字捲，問他可能與貴人相逢，拈的却是一個吉字，測字的道，登門以後，一定和貴人在吉堂上相見，但有一句話，須得注意，休把吉字倒看作兩個字，老太師聽他說的話，何等靈驗，今天得在吉甫堂上謁相，真個應了他的吉堂相見一句話，而且相見以後，又真的把吉字倒看作兩個字了，華老仔細一想，把吉字倒看作兩個字，分明是口干二字，祝枝山說這俏皮話，向我討茶吃咧，忙喝着華安送茶，唐寅只得應一聲小人來也，硬着頭皮，托着茶盤出來，枝山已取着單照，預備看個澈底，正是，登門謁相無非假，調虎離山却是真，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吉甫堂上相國集賢賓 學士橋邊枝山授詭計

這「小人，來也」四個字，何等清脆，祝枝山聽出口音，知道唐寅來了，想到陸昭容上門尋仇，看着小唐失蹤，累我搗盡了靈頭，今天須得在小唐身上來報復，唐寅托着茶盤走出，枝山把袖中單照取出，向他一照，見他羅帽直身，分明是個僮僕打扮，他便藏起單照，歎了一口氣，他以為解元作僕，帶累着朋友無顏，唐寅勉強送茶，但是不願稱他祝大爺，只換道，喂用茶，枝山道，什麼叫做喂啊，唐寅道，吩咐茶，枝山道，什麼叫做吩咐啊，忽喂忽吩咐，這般稱呼，端的少聞，華老見枝山這般論調，便喝道，華安你須尊稱祝大爺用茶，唐寅沒奈何，只得道了一句祝大用茶，却把爺字吞去，枝山道，這個貴管家，像是個蘇州人啊，華老道他果然是蘇州人，枝山道，老太

師要用奴才，切莫用蘇州奴才，蘇州奴才叫喚客人，總是不清不楚，叫人老爺，却叫老鴉，叫大承翅，却稱小雀，蘇州奴才不是個東西啊，華老不語，向唐寅看了看，暗示他須要注意，枝山在罵你了，唐寅把第二碗茶送給文徵明，却清清楚楚叫一聲文大爺，茶，慌的文徵明站了起來，接取茶杯，道一聲管家有勞你了，華老暗暗點頭，文祝二人，畢竟衡山忠厚，枝山刻薄，唐寅把第三碗茶呈與相爺，便站在華老背後，低着頭，垂着手，在那裏小心侍候，華老道，二位孝廉，去年相見時，正在小春時候，忽又光陰又是江南春暮了。王太傅杜太史以及沈石田畫師，想都安好了，枝山道，他們都好，華老道，請問祝孝廉，貴處唐伯虎可有消息，枝山道，老太師問的唐伯虎，是那一個唐伯虎，華老道，貴處的唐伯虎，難道不止一人麼，枝山道，敝處的唐伯虎，何止一人，只有唐伯虎號稱第一才子，所以無論那一行，凡是領袖的人物，都喚做唐伯虎，泚泚裏面的大哥哥更喚做流泚唐伯虎，妓院裏面的著名龜奴，便喚做烏龜唐伯虎偷偷摸摸的好手，便叫做小賊唐伯虎，大出喪裏面的死者，便叫做死人唐伯虎，華老道，我不問別人，我只問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唐伯虎，聽說他在去年失蹤至今，不知可有確實消息，枝山笑道，老太師若問唐伯虎，便在這裏啊，唐寅聽了，心中砰的一跳，暗想老賊可惡，他竟惹野火，大拆爛污了，華老奇怪道，唐伯虎在那裏呢，列位看官，明朝年間的士人，都是手執紙扇的，枝山捏着摺扇，向着華老相側首一指道，這便是唐伯虎啊，唐寅恰立在華老右邊，見他向右指，他避到左旁，枝山又向左一指道，這便是唐伯虎啊，慌的唐寅又避向右邊，枝山向右指，華老便向右顧，右面無人，枝山向

左指，華老便向左顧，左面也無人，華老道，祝孝廉，你太會開玩笑了，左一個唐伯虎右一個唐伯虎，畢竟唐伯虎在那裏，枝山打開着摺扇道，真個唐伯虎，是瞧不見的了，只在晚生手持的扇兒，畫也是唐寅落款，字也是唐寅落款，所以向着老太師連說兩句這是唐伯虎，唐寅聽了，驚魂稍定，華老道，怎麼真的唐寅瞧不見呢，枝山道，不瞞老太師說，敝友唐伯虎，自從去年失縱以後，徧尋無着，直到今年正月，山塘河裏，來一個浮尸，經人撈起，把蘆蓆蓋着，晚生被他娘子陸昭容逼着要人，東訪也不着，西訪也不着，晚生以爲活人裏面尋不着，只好到死人裏面去尋了，所以聽說撈起浮尸，便到那邊把蘆蓆揭開，認一認死者的面目，不認猶可認了時喊得一聲苦也，原來風流才子，變作了漂亮浮屍，連忙報信與他八位娘子知曉，趕緊搭着蓆棚，買棺盛殮，華老道，可惜，難道草草棺殮，便算了事麼，枝山道，小唐死後，曾經延請四十九名和尚，拜了四十九日的懺，在他家裏開弔一天，素車白馬，紛紛弔唁，死得雖慘，排場還算不惡，晚生爲着朋友份上，在他家裏做喪房，非常忙碌，只是開弔以後，有一樁很不體面的事，華老道，還有什麼不體面的事呢，枝山道，不瞞老太師說，言之可醜，八位娘娘只剩了七位四十九名和尚只剩了四十八名，原來大娘娘陸昭容跟着大和尚掩逃去了，唐寅聽了，咬咬銀牙，口雖不言，肚皮裏說放屁放屁，放其黃犬之屁也，華老知道枝山的說話是靠不住的，細細一辨，竟提出了破綻，便道，祝孝廉，你好惶恐，枝山道，什麼惶恐，華老道，唐伯虎和老夫雖不會見面，却有親戚關係，第二房小媳便是伯虎的妹妹，你做了喪房，却不到這裏來下計，你敢是瞧不起老夫麼，枝山聽說

，一時做聲不得，文徵明暗暗快活，老祝說出報應來了，便即摩擦鼻尖，哼々の幾聲冷笑，枝山暗想，小文的胳膊向外彎了，便道，華太師，若問下計的事，當時喪房不止晚生一人，衡山也在其內，晚生管的是銀錢，衡山管的是計聞，若問爲什麼失于下計，這是要問衡山的啊，華老知道他滿口胡言，又要移禍江東，便即付之一笑，不再究詰，枝山道，我看貴管家眉清目秀，料想不是聰明面孔笨肚腸啊，多少總識得幾個字兒，華老捋着長髯道，祝孝廉休得輕視這書僮，他是詩詞歌賦無一不能的，若論才情，恐和你祝孝廉不相上下，枝山這，好好，管家請你過來，我要試試你的才學，華老便喚華安走將過來，聽憑祝大爺考驗，枝山道，管家，請問你的原來姓名，唐寅道，小人姓康名宣，枝山笑道，好一個康宣，倒有些相像，這是他話裏藏機，說康宣和唐寅字跡相似，唐寅忙向枝山歪嘴，叫他不要破露機關，枝山道，你既姓康，我有一個吃糠上聯在此，請你對來，叫做，

小奴才枉貪口腹，吃糠吃糠

唐寅道，小人對就了，可以對，

重糞担初壓肩頭，阿祝阿祝，

原來重糞担挑上肩頭，竹扁担上發生一種「阿祝阿祝」的聲音，唐寅借着扁担聲音取笑老祝，枝山斜着眼睛看他一下，便道，你既聰明，我倒要和你行一個不飲酒的令，唐寅道，請問祝大，行的是什麼令，枝山道，行的是四人令，須說一個字，中含四個人字，前兩句七言詩，是杜撰的，

後兩句要用七言成語，成語之中也須包含四個人字，而且要押韻，我先說一個與你聽，可知古體的垂字，是怎麼寫法，唐寅道，一撇一豎，中間四個人字，下加兩畫，上長下短，枝山道，我便說坐字，

羅帽直身坐手立，坐字之中有四人，

那麼兩俗語來了，俗語中有四個人字，叫

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

唐寅暗喚一聲老祝該死，借着行令，把我毒罵，枝山催着快說，唐寅這個那個，滿口支吾，漸漸露出窘態，徵明見枝山逼人太甚，便來解圍，忙道，枝山你要行令，怎麼丟却了我啊，我也來接一個令，華相府的華字，古體寫法，中間兩個十字寫作四個人字，我說

閨閣之家華相府，華字之中有四人，

枝山拈着鬍子道，衡山慣拍馬屁，兩句俗語怎樣，徵明道，叫做

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

唐寅暗暗歡喜，這兩句針鋒相對，分明替我解嘲，枝山道，管家，你好說了，華老道，祝孝廉，你要行令，怎麼拋却老夫，我來說個傘字令，

滿天星斗珍珠傘，四個人兒上下齊，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枝山晴晴連聲，他知道華老替書僮報仇，分明把惡人說我，把那小唐當作善人，我且不要管他，

且逼着小唐接令，接不下去，他便要當場出醜了，正待向唐寅催促，唐寅道，祝大，這四人令，已想着了，我說的是一個齒字，叫做

佳人齒白如瓠犀，四個人兒上下齊，

枝山道，這是色迷迷的說話，俗語怎樣，唐寅道，俗語便是說的色迷迷啊，叫做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枝山道，老太師須得留意，管家「色不迷人人自迷」，這是他自招的供狀，恐怕他不懷着好意啊，華老道，祝孝廉又說笑話了，華安的才情既已試過，究竟好不好呢，枝山道，晚生還得試他一試，這些小聰明，不算希奇，他既是蘇州人，且把蘇州閩門爲題，作七律詩一首，倘在這五十六字之中，把閩門的繁華景象包括無遺，我才佩服他確有本領，唐寅聽了，很從容的口占七律一首道，

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閩門更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賣何曾絕，四遠方言更不同，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畫難工，華老掀髯笑道，祝孝廉，你看他的詩才，究竟敏捷不敏捷呢，枝山道，詩雖敏捷，但是他以吳中爲樂土，爲什麼拋却吳中，來到這裏做奴才呢，唐寅道，這是小人無可奈何，父母雙亡，身遭顛沛，方才投靠相府，充當書僮，枝山道，你家中的人，難道都死完了麼，唐寅道，休說家中，便是我的知己朋友，都已死得乾乾淨淨，徵明向枝山看了一眼，暗暗的怪着他要討嘴上便宜，帶累我也被他咒在裏面，華老道，今天兩

位孝廉光降寒舍，不知可有什麼貴幹，枝山道：「那麼要說實話了，唐伯虎落水身死，是晚生一種揣度之詞，並非實事，只爲半載以後，不知他的下落，以意度之，或者做了水中捉月的李太白了，華老笑道：「我也不信唐解元會得遭這橫禍，或者他隱居不出，尙在人間，枝山道：「晚生四處尋訪，只是不得消息，不知他躲在那一個烏龜洞中，徵明道：「老祝休得這般說。什麼洞不洞啊，你不怕觸犯你的忌諱麼，枝山斜眼看了徵明一下道：「小文你總是胳膊向外彎的，華老又問道：「二位孝廉殷勤枉顧，却不曾把來意說明，枝山道：「晚生等登門謁相，却有兩種來意，一者，晚生在杭州嘉興，訪不到小唐，此番約着衡山同往常州鎮江等處，隨時物色他的蹤跡，路過東亭鎮，特來上門請安，二者，衡山聽得他杜夫人說起，竊上去年所買的書僮，生性聰穎，擅長文學，晚生等不信世上有這般的風雅僮兒，特地登門試一試貴管家的才藻，現在已經考驗過，老太師果然賞識非虛，貴管家的本領和晚生等真個不相上下，華老聽了枝山稱讚他的書僮，益發滿懷歡喜，待要備着接風筵席，替兩解元把盞，又吩咐打掃着客房，請他們小住數天，好作平原十日之飲，枝山向徵明丟了一個眼色，便即起立告辭，說不須老太師適館授餐，晚生等急於下船，要去尋訪小唐蹤跡，陸昭容上門搗毀廳堂，這是老太師在蘇州時的事情，他要在我身上交出小唐來，沒奈何只得沿途尋訪，老太師，晚生等告別了華老挽留不住，知道祝枝山是貪財的，便奉贈兩位解元一百兩程儀，待要送客上船，文祝二人再三推辭道：「程儀告領了，老太師送至河濱，這是不敢的，華老道：「佳賓登舟，焉有不送之理，枝山一面推辭，一面向唐寅歪嘴，唐寅會意，向華老說道：

太師爺要送客，待小人代送了罷，枝山道，老太師便依允了他罷，到了艙中我還得請貴管家吟一首詩，填一闋詞，華老心中最好教書僮買弄才情，便即應許他代行送客，自己只送到滴水檐前，彼此道別，唐寅送着文祝二人出那相國府，那時文祥已候在門前，見一個羅帽直身的僮兒，伴客出門，看這模樣，好像是桃花塢的唐大爺了，口中不言，心中明白，原來半年不見的唐大爺，却在這裏爲奴，不問可知他又看中了什麼美人了，於是四人同行，約莫半里之遙，才到學士橋，四人相率下船，坐定，這是枝山避人耳目，所以船隻不泊在水牆門口，却泊在學士橋邊，這是市稍頭，免得衆人側目，唐寅道，枝山你好，赤口白舌，把人罵，祝枝山道，咒罵是不痛的，你看我頰上鬚鬚，被令正連根拔去了幾莖，痛定思痛尚有餘痛，咒罵你幾聲，有什麼大不了事，唐寅道，昭容上門尋仇，搗毀尊堂，枝山道，放屁，你竟辱罵我的先母，唐寅道，我所說的尊堂，不是尊堂老伯母的尊堂啊，這是府上的廳堂，搗毀以後，當然加倍奉償，我且問你，你尋到這裏來，可是姑母回來時告訴你的信息，枝山道，不待令姑母說起，我在杭州早已知曉了，便把沈達卿赴杭通訊的事說了一遍唐寅道，你既尋到這裏，有何錦囊妙計，枝山道，別無他計，只把你賺入舟中，送往姑蘇，交付於令正，教他們嚴加管束，這便是我的錦囊妙計，說時，便吩咐船家解纜開舟，慌的唐寅搖手不迭，連說不要開舟，怎麼可以半年之功，廢於一旦，徵明道，枝山不用惡作劇了，快替子畏兄想個計較罷，枝山道，小唐，你好惶恐，只知竊玉偷香，卻不知竊玉偷香的法，從前娶得八美，都仗着我老祝代你籌策，你才得告成，現在你要自出心裁，枉作了半年的奴

才，依舊不曾把秋香騙得到手，唐寅道，知道你有錦囊妙計，我才央託姑母，問你討這一枝救兵，你看朋友分上，總得指示我偷香竊玉的方法，枝山道，錦囊妙計是有的，只怕你得隴望蜀，貪心無厭，有了九美，便想十美，唐寅正色說道，枝山，你難道不知我隱於好色麼，果然載得美人回，從此以後，再也不想去尋花問柳俯翠偎紅了，枝山你可知道寧王已失敗了麼，枝山道，前言戲之耳，我也知道你從此以後，一定收束身心，不再有風流放誕的事，但是我要問你，這一回的偷香竊玉，可曾有幾分功績，唐寅道，大約有一半的功績，不過我的秋香，是太夫人的心愛的丫環，聽得旁人說，不久要收作義女，在這分上，不容易把我的秋香騙得到手，枝山笑道，休要肉麻了，秋香又不曾配給你，怎麼就說我的秋香，唐寅笑道，老祝不知秋香三笑留情，早已以身許我，所慮的太夫人不放手耳，枝山道，你可有什麼計畫，使秋香騙得到手中，唐寅道，計畫是有的，只怕未必奏效便湊着枝山耳朶，把自己計畫輕輕的說了一遍，枝山笑道，你的計畫，未必一定奏效，只怕成的分數少敗的分數多，唐寅道，你的錦囊中，有何妙計，祝山道，妙計是有的，不過奏效以後，你娶得秋香，須教他在我老祝面前也笑這三笑，你肯應允麼，唐寅沒奈何，只得應允，枝山道，你回到相府，見了你的主人，你且先把自己的計畫試這一試，要是有效，我的錦囊妙計，便不須用了，要是無效，你便依着我的錦囊妙計，管教你到了夜間，便可以載得佳人，回到吳中，和范少伯載着西施一般無二，唐寅便問計將安出，枝山叫他湊過耳來，如是如是，這般這般，把計畫傳授於他，喜的唐寅扯開了嘴，和彌勒佛一般，唐寅又問起家中八位娘子，諒

都安好，枝山道，你叫做華安，你是安的，尊府八美，怎會安呢，你回去後，自會知曉，免得老頭兒盼望，快快上岸去復命罷，到深更，我自會另備一隻小舟，在華宅水牆門口停泊，這便是你載美的舟了，你到岸邊咳嗽三聲，船上人自會迎你下船，計畫已定，唐寅對於老祝，感激不盡，便即離船上岸，卻又耍掩人耳目，立在岸邊，向艙中高喚道，二位大爺恕小人不遠送了，說罷，自去覆命，枝山笑向徵明說道，我和你到了此地，早已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吩咐旁人，快快開船罷，今天晚間我們還要趕到蘇州咧，於是旁人爲着枝山之言，正待解纜，徵明道，船家且慢且慢，正是，橋畔輕舟今去也，囊中妙計又如何，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小施伎倆老相國受欺 大發牢騷衆家奴集議

祝枝山道，開船便是了，且慢且慢做什麼。文徵明道，子畏兄雖然得了你錦囊妙策，但是有效與否，尚在鏡中，據我看來，不如把船隻停在這裏，悄悄的探聽消息，看華老可曾上當，果然中了這妙計，再行奏凱而還，未爲遲也，要是不然，我們還得設法，載着子畏兄同回蘇州，枝山大笑道，我的妙計不靈，你怎會一箭雙雕，娶得杜月芳，又娶李壽姑，最近又添了一位姨太太，你試想想，沒有我老祝的妙計，你的豔福何從而來，我的妙計萬試萬中，那有不靈之理，船家快快開船，徵明道，且慢且慢，你不是通知子畏兄另備着一隻小舟在華宅水牆門迎候麼，你現在忘却了這件事，到了夜間，子畏挈着情人來到水牆門口，豈不要望洋興歎，枝山道，衝出，不勞你費心

，我早已布置了，方才未曾上岸，我已央託船家，替我代喚一隻小舟，須如傍晚時分，泊近華府水牆門口。衡山「會做穩婆的怎會割穿齊帶」，雨天的泥人兒都是晴天做就的，「若要」臨時上輪穿耳朵，「那便來的匆忙了，衡山聽了，連連道是。於是榜人解纜，徑往蘇州而去，兩解元在舟中杯酒談心，不嫌寂寞。枝山要把華老所送的程儀，平平均分，徵明道，此番得勝回來，全仗大力，這筆程儀，在理你該獨受，枝山笑道，你客氣，我福氣，不和你推辭了，直待船到蘇州桃花塢，正在斜陽光裏，文視上岸，登門求見八位大嫂，這時候唐家八美，早已望穿秋水，一聽得文視參相回來，不覺心花大放，忙問唐興，主人可會同舟歸來，唐興道，只有祝大爺文二爺二人，我家大爺却没有回來，八美聽了，已放的心花，重又緊閉，只得依舊接迎他們兩同上八諧堂談話，文視坐定後，不即開口，先是昭容動問枝山，說兩位參相以後，可曾和拙夫會面，枝山笑說道，定下了計較，才去參相，怎有不和尊夫會面的道理，但是大嫂，你這位尊夫須得加上渾號，尊他一聲逐臭之夫，我和衡山二人到了東亭鎮，船才泊定，打着扶手正待上岸，誰料石踏上，有一個不識相的狗奴才，蹲倒了身子在河濱別別別，昭容奇怪道，什麼叫做別別啊，枝山道，大嫂，你是門外漢，聞其聲而不知其物，這是那個狗奴才在河濱洗那臭夜壺，老祝見了大怒，罵道狗奴才不識相，這柄臭夜壺，停一會洗也不妨，爲什麼對準了我們的船頭，正待一靴脚把他踢入水內，那個狗奴才忽的放下臭夜壺，向我道一句老祝久違了，原來洗那臭夜壺的人便是尊夫，所要尊他一聲逐臭之夫，八位娘娘都是俯着粉頸，輕輕噓氣，畢竟陸昭容，厲害，秋波轉處，

却見文徵明正在向老祝連連搖頭，分明的阻止他說謊，忙問文家叔叔，你們船到碼頭，真個聽得這般很難聽的聲音麼，徵明道，這很難聽的聲音，直到現在方才聽得，不是出于臭夜壺的口中，却是出于老祝的口中，枝山道，衡山，你又要脫膊向外彎了，徵明道，你太不近情理啊，八位嫂嫂正要聽你的消息，你不該信口胡言，那時唐姓的僕婦丫環，送過了香茗以後，都站在八諧堂上探聽消息，枝山道，大嫂要聽消息，須得屏退隨從，才能够商量正事，昭容歪歪嘴兒，隨從的都退出門外，于是文祝二人互把在華相府經過情形，說了一遍，八美聽了，個個心慰，羅秀英道，祝大伯的錦囊妙計，真個屢試屢驗麼，枝山摸着額下鬚道，我把這絡腮鬚子做保證品，要是妙計無靈，任憑你們把我的鬚拉一個「女魔王痛毆唐僧」，昭容道，這話怎麼講，枝山道，這便叫做「精打光」啊說到這裏，滿堂鴛鴦燕燕，都是吃吃的好笑，枝山道，不用笑了，這第九位姑娘的房間，可曾安排就緒，昭容道，昭容知道祝大伯的計畫沒有不靈的，這位未來的九妹妹房間，我們都已安排就緒，但有一層，便宜了他，我們八姊妹實在心不甘休，他把我們拋撇在蘇州，不通一訊，我們八姊妹那一個不是心驚肉跳，朝思暮想，又指着三娘娘九空道，他希望丈夫早早回家，朝夜焚香念經，幾乎把木魚兒都打破了，八娘娘春桃道，我們吃了齊心酒，一定要把大爺警戒一下，好教他回頭是岸，不再起這尋花問柳的心，枝山道，小唐這般風流放誕，一半是天性使然，一半也是對付寧王起見，現在寧王倒了，我想小唐應該另換一個人了，不過歡歡喜喜的迎接他回來，確乎便宜了他，大嫂要警戒他一下，這是理所當然，但不知怎樣的把他警戒，昭容道

，我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計較，好在祝大伯錦囊在身，請你代想一個方法罷，枝山道，要問方法，易如反掌，也不須另尋計畫，只須如法泡製，便够了，大嫂，記得你去年光降舍間，是隨帶着十二名手執搗衣棒的江北奶奶，現在警戒尊夫，也只須招尋這原班的娘子軍前來。待到小唐進門，搗衣棒迎頭痛擊，把小唐打成了一個糖餅，昭容搖頭道，這個計較太惡毒了，江北奶奶都是粗手大脚的人，他是瘦怯怯的書生，怎挨得起這般痛打，枝山道，不錯不錯，這十二根棒槌不打小唐，是專打小唐的好朋友，不打瘦怯怯的書生，專打亂蓬蓬的鬍子的，昭容道，祝大伯舊事休提，除搗衣棒痛打之外，可有什麼別的妙計，枝山向着九空說道，這個計較，要借重你這三位娘娘了，當下不慌不忙，把擺佈唐寅的方法，怎樣長，怎樣短，說了一遍，這是編書的用一个概括之詞，不須明敘，只爲唐寅回來時，自有一番描寫，文字裏面，可省則省之，免得有一番生活兩番做。了，且說唐寅送了文祝二人下船，回到相府去，向華老面前覆命，他進了相府，不時的揉擦着眼皮，做出眼圈兒紅紅的，似乎哭過一般，那時華老已回二梧書院，待了良久，不見書僮來覆命，心中很覺奇怪，對於文祝二人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很覺異常突兀，衡山是規矩人，諒無他意，這條洞裏赤練蛇，詭計多端，他來參相，定有什麼用意，他和華安是同鄉人，不要勾引他回蘇州罷，正在疑慮的當兒，却見送客的書僮，來到書院中覆命，說文祝兩解元都已開船到常州去了，吩咐小人轉稟相爺，謝謝餽送的程儀，他一壁說，一壁擦着眼睛，華老道，華安，你和誰嘔氣，爲什麼眼圈兒都紅了，唐寅道，小人被那祝大爺百般嘲笑，奴才長，奴才短，叫得小人置身無

地，孟子云，「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小人在相府充當伴讀書僮，只道「宰相家人七品官，」總不會受人嘲笑，誰料被那祝大爺說什麼「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這兩句打動了小人的心坎，小人也是頂天立地的人，即使不想人來服事，却也羞着我去服事人，況且身世飄零，無家無室，想後思前，總非了局，好在小人的身價銀存在賬房，並未用去。小人願把身價銀繳還相府，但求相爺允許，把小人暫時放歸故里，避過這出口罵人的祝大爺，免得祝大爺從常州回來時，路過這裏，又要把小人侮辱。華老憤然道，祝枝山真不是個東西，你做書僮，干他甚事，却要他說長道短，笑你奴才，罵你奴才，你且放心，以後祝枝山再來登門，我總拒絕不見，便是相見，也不教你捧茶敬客，他便不能侮辱你了，今天教你送茶，這是我的失計，你做了伴讀，久已免除賤役，我教你青衣送茶，借此賣弄你的才情，誰料惹禍招殃，橫生枝節，我懊悔已不及了，你嫌無家無室，我可以給你一名丫環，做你的妻室，只要你認真伴讀，使那公子們致中功名，我決不埋沒你的勞動，到了那時，或者你已脫離了奴籍也未可知。是要你努力便是了，唐寅暗自忖量，祝枝山果然料事如神，以上的說話，是我自己的計畫，枝山說這計畫是無效的，至多華老隨意賞給你一名丫環，再也不會取得秋香到手，若要秋香到手，除非用着我的錦囊妙計，現在我該使用着枝山的錦囊妙計了，當下吞吞吐吐的說道，相爺寵愛小人，可謂仁至義盡，但是相爺吩咐的話，祝大爺已經說過，華老道，叫什麼祝大爺，你只喚一聲老祝便是了，老祝怎樣向你說呢，唐寅道，老祝料事如神，他說，你做了奴才，休想可以脫離奴籍，你使自願贖身，你主人決又

允許你取贖，便自恨無家無室，你主人也不過給一個才貌不相當的丫環，做你的渾來罷了，你依舊一世奴才做到底。辱沒了你的祖先。辱沒了我們蘇州人，你怕人家笑你是奴才，你不妨隨我同去，我決不要叫什麼好聽，你只喚我一聲祝先生，我便叫你一聲康世兄，你要娶妻室，我這裏體面丫環很多，任你選擇，定不吝惜，要是不合你的意，文二爺家中也有許多俊婢，也儘可以任你選擇，機會難得，快快跟了我們去罷，華老道：這條赤練蛇越說越荒謬了，你怎樣回答他呢，唐寅道：小人回覆他道：祝大爺的話，怕不有理，但是相爺待小人不薄，萬難不別而行，華老點頭道：這才是良心話啊，他又怎麼說呢，唐寅道：祝大爺冷笑了幾聲，笑着小人不明事理，你要稟明主人發放回鄉，那麼你便永無回鄉之日了，你怕做奴才，快快跟我去，小人又說相爺待我不薄，不得相爺應許，決不私逃。祝大爺又說一句刻薄的話，他說我一篇良言，勸不醒，真叫做「狗要吃屎，砂糖換不轉的」，你現在不醒悟，過了幾天，你才深信我祝大爺的說話，都是金玉良言，華老怒道：什麼金玉良言，狗屁也不如，華安，你不要中他的妙計，諒他們一榜解元，不脫寒酸氣象，再也養不起許多婢女，交祝兩家的丫環，怎比得過我們潭潭相府，使女如雲，你要妻室，我決不給你一個才貌不相當的丫環，你真須放出眼光，我肯把闔府的丫環，排列在東西鴛鴦廳上，憑你選擇，你願不願呢，唐寅聽了，益發佩服他的老友枝山，這一套話，都是枝山在船上傳授他的，華老果然上當了，唐寅所希望的，只希望這「闔府丫環憑你選擇」八個字，現在他竟如願以償了，心花一開，頭皮也不覺得痛了，跪在地上撲通撲通的磕着響頭，且磕且謝道，太師爺

這般的恩待小人，結草啣環，難報大德，小人情願一輩子在相府中服役，任替老祝笑小人是奴才，罵小人是奴才，小人只當他放着響屁，捏着鼻子不去理會他便是了，華老道，知恩報德，理該如此，你且起來罷，唐寅跪着不起道，小人還有說話告稟太師爺，小人曾向老祝說，相府之中，使女如雲，要有家室，太師爺定把才貌雙全的使女，配給書僮，祝大爺要誘引小人返蘇，小人是不能去的，華老捋着鬍子道，好啊，老祝怎麼說呢，唐寅道，老祝說，你這奴才，生就奴性，你主人便把才貌雙全的使女給你做妻子，成婚的時候，也只草草不工，你依舊頭戴羅帽，身穿直身，脚着蝦蟆頭靴，和那使女拜堂，你便娶得西子王嬙，也是辱沒煞了，快快跟着你祝大爺去罷，你肯同行，我決定教你另換衣巾，做個書生打扮，我便把你當做小友看待，小人回答道，祝大爺不用甘言相勸，我情願做太師爺的奴才，不願做解元師的小友，文祝二人聽了，數聲冷笑，說什麼「朽木不可雕也」，「賤骨難醫」，你去做你的奴才罷，華老悵悵道，老祝可惡，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你誘引，你不要聽他，他會得教你更換衣巾，我難道不會教你更換衣巾麼，他會把你當做小友看待，我難道不會把你當做小友看待麼，你且起來，午飯後，在鴛鴦廳上選擇丫環，你點中了誰，立時可以更換衣巾，和你心愛的人完成花燭，從此以後，你只在我府中教書，我教大郎二郎改換稱呼，都叫你一聲先生，那麼你該安心住在這裏了，唐寅又連磕着響頭道，若得如此，小人今生報不盡太師爺的恩，到了來生，依舊做馬做牛，報酬大德，說罷，感激涕零的站立起來，華老道，你回書房去罷，我到裏面，告知你的主母，以便遣發丫環，聽你挑選，在這當兒，唐寅進書一

房，華老進中門，按下慢表，且說華平華吉華慶，都在二梧書院伺候相爺，眼見華老這般寵愛華安，不免動了妬意，退到外面，竊竊私議，華小道，彼此都是書僮你看華安兄弟這般臉上敷金，給他妻子不算數，還得由他挑選，立時成親不算數，還得教他更換衣巾，脫離奴籍不算數，還得教他充當西賓，兩位兄弟啊，從此以後，我們便不能和他稱兄弟了，他是西賓，我們是僮僕，我們見了他要喚一聲師爺在上，書僮叩頭，他見了我們，要摩擦鼻尖，道一聲罷了罷了，本來他和我們是蘆蓆上爬到地上，以後他和我們，他是高高在上，我們是低低在下了，兩位兄弟啊，你想氣不氣呢，華吉華慶二人都是少年氣盛，一經華平煽動，無名火直透額門，都說太師爺太覺偏心了，我們須得約齊着府中兄弟們，商量一個對待的計畫，于是在老總管房中召集了許多僮僕，便把方才的情形，報告一遍，就中年齡較長已有妻室的，當然不贊成什麼劇烈舉動，但是沒有妻室的僮僕，「見人吃飯喉嚨痒」一致主張，大家吃着齊心酒，同去懇求主人，府中丫頭很多，可以給配華安，難道不可以給配衆家奴，須得太師爺雨露均施，使衆人同受實惠，休得福者自樂，苦者自苦，老總管閱歷較深，忙道，衆兄弟休得一蓬之火，觸怒主人，華安自有華安的本領，華安的福分，諸位可與人爭，難與命爭，「命裏窮，只是窮，拾着黃金會變銅，命裏富，只是富，拾着草紙會變布，」快快散了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是主人動怒，打起滿堂紅來，何苦把自己的皮膚，挨受一頓家法板，況且相府規矩，成年的僮僕，只須三年，無過，便可賞給丫環，作爲妻室，兄弟們，還是安分的好，華吉華慶却不服老總管的勸告，華吉說，老伯伯既知相府規

矩，三年無過，才得娶妻，華安在相府中，不到半年，太師爺便許他挑選妻室，這話怎麼講，華慶道，華安該有妻室，我們早該有妻室了，我們成年以後，在相府中伺候太師爺，都是三年不足，兩載有餘，太師爺怎麼忘却了我們呢，人叢中還有一個打雜差的癆病鬼阿七，啞着嗓子向衆人說道，太師爺做事，越做越荒唐了，我阿七在相府裏當差，足有五載，早該給我一個妻子，太師爺嫌着我身體不好，說我早晚要做閻羅王的點心，免得害了人家的女子，過門後便做寡婦，因此不依着定下的規矩，人人伺候三年都賞給一索丫環，惟我阿七年將三十，依舊是個光身漢，他說我是閻羅王點心，我身子添得強壯，說時，連咳了幾聲不澈底的嗽，又有人接着說道，好有一比，好比「彎扁担不斷」，說話的是相府中守後園的叫做小王，只爲他說話時往往說一句好有一比，所以大家叫他王好比，華平道，兄弟們，一般都是伺候人的，太師爺把華安抬的太高了，我們的面子上太不好看，王好比道，實在面子上太不好看了，好有一比，好比「王胖子投井，下不過去」管理大廚房的小楊道，小廚房中的石榴妹子，同我年齡相仿，要沒有華安投靠入府，將來太師爺一定把石榴給我爲妻，只爲我們都是管廚房的，門當戶對，再好也沒有，自從華安入門，石榴便心向着華安，此番挑選丫環，他一定把石榴選去，那麼我便完了，王好比道，小楊，你的希望，好有一比，好比「竹籃子提水，落了一個空」，華平道，小楊，你趁着華安尚沒有選中丫環，趕快稟告太師爺，留着這石榴，不許華安挑選，王好比道，稟告也是沒用的，好有一比，好比「牆頭上楊白水」，小楊道，他果把石榴選去了，他便是我的仇人，我和他勢不兩立，永遠

和他絕交，王好比道，合該和他絕交，好有一比，好比「張果老倒騎驢子，永不見畜生之面，」華平道，我們去見太師爺，那個當前，凡事須有一個領頭的人，王好比道，領頭的人是不可少的，好有一比，好比「蛇無頭而不行，」華平道，王好比你是會說會話的，便請你做領頭的人，我們都跟着你去，王好比搖頭道，我是怕做出頭人的，好有一比，好比「出頭椽子容易爛，」癆病鬼阿七道，我的年紀最大，我來做個領頭的人，衆位兄弟跟着我走啊，衆人便跟着癆病鬼阿七徑向二梧書院而來，但是走得沒多幾步癆病鬼阿七又連咳了幾聲不澈底的嗽，停止着脚步道，諸位打前，讓我隨後罷，王好比道，阿七哥行行又止，好有一比，好比「石鳥龜喝水，口不應肚，」癆病鬼阿七道，我不是口不應肚，只爲這幾天內發着老毛病，兩腿軟棉棉，不能够奮勇當先，須知願做領頭人，是我的立志，只恨這兩條腿不答應，王好比道，阿七哥。你只會說，不會跑，好有一比，好比「鐵嘴豆腐腳，能說不能行，」衆人一窩蜂的走近二梧書院，你推着我，我推着你，誰都不肯首先入內，只在外而七張八嘴，正是，隨聲附和易中易，奮勇當先難上難，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杜雪芳內堂譽俊婢 華相國書院訓羣僮

華老面許唐寅在鴛鴦廳上挑選丫環，合該告知太夫人，以便進行，他走入中門時，恰值太夫人和兩房媳婦在紫薇堂上閒談，婢女們告聲相爺進來了，婆媳三人，一齊離座相迎，相見以後，彼此

坐定，華老先把祝枝山誘引華安的事，述了一偏，二娘娘肚裏明白，大概是母親返蘇以後，說破了表兄的蹤跡，表嫂們央託老祝到這裏來施行妙計的，但不知他的計畫如何，太夫人道，我們家裏的書僮，和祝枝山有什麼相干，要他前來煽惑，但不知華安受騙不受騙，華老道，枝山詭計多端，口才又好，說的華安方寸動搖，前來央求我暫時放他回里，願把身價銀繳還，免得受那老祝嘲笑，太夫人道，這事如何使得，放他去後，他永不再來了，他一去不趕緊，誤了我兩個兒子，自經他伴讀以後，才得些門徑，他一去後，那裏覓得到這般善於教導的人，老相公，你無論如何，總不能允許他回去的，華老道，我便和夫人一般意思，要把華安留着不放，須得使他安心在這裏伴讀，枝山誘引他的種種好處，我也件件允許他，要得美妻，我把丫環給他挑選，要除奴籍，我便教兒子們喚他先生，他見我這般的仁至義盡，便即感激涕零，情願一輩子在相府效勞，再也不受枝山的勾引了，夫人，你道我的辦法可好，太夫人道，要把華安留住，只有這個辦法，除却四香以外，旁的丫環，都可聽他挑取，華老道，我已面許他了，闔府丫環，任他點取，要是除却四香，這闔府丫環四個字，便有些矛盾了，奉勸夫人，也把四香遣發到鴛鴦廳去，未必華安點中的丫環，便在四香裏面，太夫人先問大娘娘道，大賢哉，你道如何，大娘娘杜雪芳道，媳婦的意思也和翁姑一般，華安伴讀有功，萬萬不可使他回去，尋常丫環只怕他看不上，若在留他，宗得遣發四香一同聽選，太夫人又問二娘娘道，二賢哉，你道如何，二娘娘馮玉英道，媳婦的意思，也覺得留着華安，確能使他的小主人增長學問，但是翁姑要留他，須得藏着四香，不許他挑選，

他自會一天天的住在相府裏面，若把四香任他挑選，便是催促他回鄉，太夫人沈吟片晌道，二賢哉的說話，向來很有見地，惟有今天說的幾句，老身却明白了，怎麼不挑選四香，他會久留，一挑選四香，他便要回鄉呢，你莫非說錯了罷，二娘娘道，婆婆以爲說錯，媳婦只好自認說錯了，但是也得問問四香，究竟他們願不願呢，秋香忽的跪在太夫人面前道，婢子情願一輩子侍奉你老人家，不願到鴛鴦廳上去聽選，太夫人道，好秋香，起來罷，我不放你去聽選便是了，秋香拜謝起立，太夫人道，秋香不去聽選，你們三香願不願去聽選呢，三香聽了，你看着我，我看看你，他們的心裏都是千願萬願，不過這願字填滿在心坎，却不能出之於口，十六世紀的女界，打不破恥羞觀念，不但閨閣千金，說及婚姻，不敢有顯然的主張，便是大人家的婢女，也有些羞人答答，不肯直言，也不肯公然表示我願嫁誰，他們三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結果，却是默然不語，太夫人道，不用害羞，究竟怎麼樣呢，於是三香咬了一回的耳朵，才由春香代表說道，悉聽老太太師太太的吩咐，出去聽選也好，不去聽選也好，這雖是兩可之詞，其實呢，絃外餘音，已是千願萬願的了，華老道，夫人，這便有辦法了，少頃鴛鴦廳上挑選佳耦，且把四香留在裏面，看華安在羣婢之中，可能挑出合意的人，要是已有了合意的人，那麼四香便不須去聽選了，要是一個都不合意，那麼夫人只暫時割愛，放着四香去挑選，要是不捨得秋香，且把秋香留着，遣發三香去，由着他點中一人，合計相府中有三四十名丫環，不見得華安個個不滿意，只滿意於夫人留着不放的人，太夫人道，老相公這個辦法，果然很好，又回頭向杜雪芳說道，大賢哉你道如何，杜

雪芳向來唯唯諾諾，不作主張，惟有今天卻發表着意見道，婆婆不問媳婦，媳婦不敢妄言，婆婆問及媳婦，媳婦卻有一個愚見，相府中粗細丫環，雖有三四十人，但是外面早有兩句歌謠道，「華府衆梅香，不及一秋香，」這是闔府中人都知曉的，華安進府半年，斷無不知之理，他若隨隨便便，請主人賞給他一房妻子，那便沒有什麼話說，現在他要在衆婢之中挑選一個才貌雙全的女子，他不想秋香想誰呢，媳婦以爲若要留着華安在書房中伴讀，婆婆只可一時割愛，把秋香派到鴛鴦廳上，憑他點取，要是華安點中了秋香，他便安心伴讀，斷絕思鄉之念。小主人得他指導，茅塞已開，再加工夫，自有飛黃騰達的希望，要是婆婆捨不得秋香，待等華安成婚以後，依舊可以叫秋香前來侍奉，相府中房屋很多，只須撥付幾間，叫他們新夫婦居住，那麼秋香依舊住在家，婆婆跟前也不會寂寞，華老聽到這裏，頻頻點頭，暗想兩房媳婦，人人都說二媳婦有見解，現在聽了大媳婦的議論，他的見解也不弱於二媳婦啊，太夫人是棉花耳朵風草心，聽得杜雪芳這般說，也覺得很有理由，不過事在兩難，叫秋香出去，只怕秋香不願，不叫秋香出去，又怕華安不滿意，旁邊站立的四香，秋香低着頭不做聲，三香頻頻向大姑娘注目，眼光之中，都含着怨恨的意思，他們肚裏明白，除去四香，把其他的姊妹給華安點取，華安決計一個也不中，照着方才的計畫，留着秋香，單把我們三人應選，三人的才貌不相上下，大家都有被他點中的希望，若照大姑娘的說話，要把秋香一同遣發到外面，那麼我們三人便絕望了，大姑娘大姑娘，你爲什麼這般作惡，怪不得你要嫁一個鬍頭，好好的樓上不住，要住在後花園猴子籠中，其實呢，大姑娘的

心思，編書的定然知曉，他並非和三香作對，他也有他的一片苦衷，他恨着丈夫昨宵幹出這般的荒唐行爲，今日早晨，自傷遇人不淑，淌了許多眼淚，又有人從園中猴子籠內，發現了大跛的鋪蓋，從園丁送到中門管家婆那邊，由管家婆送上東樓，大姑娘見了，益發又羞又憤，他想秋香常侍婆婆左右，那麼自己的跛頭丈夫，「偷食狸兒性不改」，決不肯專心讀書，一定又有什麼笑話鬧出，趁着今天的機會，不如攛掇婆婆把秋香派至鴛鴦廳上，憑憑華安選去，那麼秋香成了有主之花，便可以斷絕丈夫的邪心，再加着華安得了秋香，便肯久留在相府中伴讀，丈夫的跛頭跛腦，雖然無法療治，丈夫的學問，有了這位循循善誘的人，決計可以取得功名，替自己妻子掙得一份冠誥，那麼嫁了跛頭，總算也做了命婦，要不然，見了嫁得如意郎君的妹妹，豈不要使我慚死麼，這都是大姑娘的心思，所以今天在紫薇堂上，他竭力勸止太夫人，休得留住秋香，太夫人又回轉頭來，問馮玉英道，二賢哉你道如何，二姑娘道，媳婦的愚見，和大房的姊姊不同，公公和婆婆若要留住華安常在書房中伴讀，須得留住秋香，不許他點取，把秋香多留一天，華安便多住相府一天，把秋香多留一年，華安便多住相府一年，把秋香一輩子的在相府中留着，華安便一輩子的在書房中伴讀，太夫人聽到這裏，搔頭摸耳的說道，二賢哉，你的說話一向是爽快很有決斷的，怎麼今天的話，簡直不可思議，簡直莫名其妙，我猜不出是什麼意思，老相公，你可明白麼，華老將着長鬚，這個那個的一會子，也猜不出二媳婦作何主張，其實呢，二姑娘的心思，編書的也知曉的，他知道今天枝山上門，爲着送一條錦囊妙計，公公召集丫環，聽憑表兄挑選，公

公不知不覺已入了表兄的彀中，挑選女子一事是假，專要秋香是真，表兄取中了秋香，一經成婚，便須滑脚，論不定載美的舟，已在河濱守候，這個悶葫蘆，轉身便要揭破，待到揭破以後，翁姑必定責我隱瞞，不如趁那未發覺的時候，略露端倪，好教公公婆婆，事後追思，我曾提醒他們的，只是他們不悟罷了，要是聽着我的說話，秋香怎會被表兄騙去，連夜脫逃呢，這是二娘娘的心思，所以他今天竭力主張，留住着秋香，他不是和表兄作對，他只是替自己減輕干係，明知秋香是留不住的，便是暫時留住，其他丫環一定完全落選，表兄有挾而求，非得秋香不可，其時三香聽着，個個面有喜色，春香力勸着太夫人，不如聽了二娘娘的說話罷，二娘娘的主張是很好的，他說留住秋香妹子，便即留住了華安，這句話是不錯的，太夫人回過頭來道，你倒比我聰明，留住了秋香，便是留住了華安，這兩句話是怎樣講啊，你且講給我聽，這兩句話，却封住了春香的嘴，他不過隨聲附和，至於怎樣的留住秋香便即留住華安，任憑春香千思萬想，也總想不出這個道理了，忽的中門上傳進消息，說闔府沒有娶妻的家丁，都要央求太師爺各賞給他們一房妻子，他們都在二梧書院庭心中守候太師爺出來，華老怔然道，豈有此理，他們也學着華安向我有挾而求麼，哼，華安有華安的本領，他們有什麼本領呢，說時座上抬身，太夫人，站立相送，華老道，夫人止步，你且吩咐衆丫環，待到飯後在鴛鴦廳候選，四香暫時留着，他若選不中，再遣三香出去，他再選不中，定要秋香出去，到了那時，我和夫人再作計較，說罷，靴聲橐橐的出中門去了，話分先後，書却平行，那時二梧書院的庭心中，站着一羣家丁，也有三四十人，癆病

鬼阿七道，你們鬆一些，擠得緊緊的，把我骨頭都軋的疼了，一說，一壁喘個不停，王好比道，阿七哥是軋不起的，動不動便要吐血，要是軋的他口吐鮮血，好有一比，好此「小雞踏扁頭，實在沒救頭，」衆人果然鬆了一些，大家埋怨着阿七，你來胡調做什麼，這般風都吹得倒的人，還想要老婆麼，阿七咳了幾聲不徹底的嗽道，看我風吹得倒，要養三男四女，我可以寫得包票，王好比道，阿七哥病體奄奄，還貪女色，好有一比，好比「軟刀子割頭不知死，」華平道，方才已遣人到中門報信去，請太師爺出來了，只是出來以後，我們做奴才的，休得心中害怕，說不出話來，王好比道，我們雖是奴才，只要吃了齊心酒，便不怕太師爺了，好有一比，好比「螞蟻雖小，蛀倒了住房，」小楊道，華安不把石榴點去，和我無干，若把石榴點取，定要在太師爺面前和他論理，王好比道，太師爺即使寵愛華安，畢竟離不了一個理字，好有一比，好比「理字沒多重，三人抬不動，」在這當兒，隱隱聽得華老痰嗽之聲，相國威嚴，不寒而慄，衆人都說不要囉索，太師爺出來了，王好比道，一聽得太師爺聲音，便變做這般模樣，好有一比，好比「爐邊雪獅子，一近身便熔化了一半，」衆人道，我們快推着領頭的人向太師爺稟話，阿七哥，不是願做領頭的麼，阿七啞着聲音說道，恰才願做領袖，現在喉嚨中作癢，防着吐出血來，會說會話的還是教王好比上場罷，忽見華老怒容滿面，靴聲橐橐的來到二梧書院，在獨座中向南坐定，厲聲問道，你們衆刁奴，成羣結隊，要來見我，畢竟是什麼意思，衆人聽得申斥的聲音，誰都軟化了，又不好虎頭蛇尾，便即解散，於是要攬着王好比道，會說會話的請上前替我們回話，王好比不

肯走，衆人把他一推一送，早已換到了滴水檐前，王好比自言自語道，沒奈何，只好上去了，好有一比好比「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便即走入二梧書院，向着華老叩頭道，太師爺在上。小人看守後園門的小王又稱王好比的叩見，華老道，你且起來究竟爲着何事，擁聚多人，七張八嘴，王好比道，這是不和小人相干，小人好好的在後花園中看守園門，忽的華平兄弟把我喚入，到了老總管那裏，說要開什麼奴才會議，小人問他們何事，他們卻說爲着太師爺賞給華安兄弟一房妻子，一樣都是做奴才的，他們懇求太師爺一視同仁，按着人數，每人賞給一名婢女做妻子，就是華安有了妻子，旁的兄弟都是獨身，好有一比，好比「救了田雞餓了蛇」，若說小人呢，看守園門，沒有什麼出息，怎會養活家口，有老婆沒有老婆，倒可便隨，好有一比，好比「三畝棉花三畝稻，晴也好，雨也好」，華老知道是華平主動，却推着王好比上來說話，益發怒不可遏，便令王好比退下，卻把華平傳喚到二梧書院，罰令長跪。把他責罵一頓，說大膽的奴才，既是你暗中煽動，却又推着一個不相干的王好比上來說話，這是什麼道理，華平申辯道，啓稟相爺，這不是小人的主張，這是打雜差，癆病鬼阿七出的主意，他說年已三十歲了，在相府裏服役足有五年，依舊是個單身漢，華安兄弟進相府不過半年，相爺却許他挑取了環做妻房，他不服氣，他說相爺把他委屈了，自願做領袖的人，率領闔府不會娶妻的僮僕，要求相爺恩賞一名丫環，華老怒道，你們這輩奴才，都不是東西，快喚阿七上來問話，癆病鬼阿七道，華平兄弟都是你出的主意，怎麼推到我一人身上，華平道，誰教你說願做領頭人呢，王好比道，阿七哥快快上去罷華平兄弟

是不担責任的，好有一比，好比「黃葉飛來怕打頭，」阿七沒奈何，只好跟着華平來見主人，華老又喝令跪在面前，問他爲什麼鼓動家丁，目無長上，阿七道相爺明鑒，小人這般病奄奄的身體，不久活在人世，怎敢希望什麼家室之樂，這都是華平華吉華慶三人的意思，只爲平安吉慶四人，一般都是書僮，相爺厚待華安，他們三人不服氣，要稟告相爺恩賞一名婢女，又怕相爺不答應，便邀集了小人們三四十人，以壯聲勢，其實呢，都是他三人作主，說到這裏，一陣的阿罕阿罕，阿罕咳嗽不住，華老肚裏明白，主動的只有三人，其他僮僕，都是被他們強迫的，本要把華平等各責一頓法燈板，但是打了以後，他們又要抱恨主人不公，益發遺有後言了，當下斥退了癆病鬼阿七，吩咐平安吉慶都到二梧書院來聽訓話，於是華平去召集三人，同上二梧書院聽候相爺吩咐，待到叩見以後，華老道你們四人，雖然一般都是書僮，但是才學大分高下，我待人一秉大公，只要有特別的本領我便特別加恩，相府中定下規矩，凡屬成年的僮僕，都須服役三年，才許賞給妻室，這是對於尋常的僮僕而言，華安身爲書僮，却能充服公子的伴讀，使他們的學問蒸蒸日上，可見他是特別的書僮了，我便把他特別加恩，也是理所應當，你們三人只須也有華安的本領，我自然也是特別加恩，你們沒有本領，却要與華安比較，他是虎，你們是犬能強於虎麼，我有一個上聯在此，你們替我對來，「誰信犬能強似虎，」你們挨着次序，華平先對，其次華吉，其次華慶，三人對得都工，便可會同華安在鴛鴦廳點取佳耦，快快對來，平吉慶三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變做啞口無言，華老道，可見你們對不出了，華安可把這個上聯宣佈與庭心中衆人知曉，

誰可對一個工穩的下聯，便許誰和你一同挑選一個妻子，唐寅便站在滴水簷前把華老的話傳佈與衆人知曉，癆病鬼阿七道，要我對對，真個要我的命了，王哥比你是會說會話的，還是你去對罷，王好比道，要我對對，好有一比，好比「乾麵杖做吹火管，一竅不通，」看來賞給丫環，沒我的份了，大家散了罷，各人有各人的福分，好有一比好比「命裏該吃粥，有飯吞弗落，」又有一比，好比「鴛鴦吃薯蕷鴨吃穀，各人自有各人福，」說到這裏，衆人都笑了，便不敢自討沒趣，庭心中走得不留片影，唐寅回稟華老說，他們對不出下聯，都是知難而退，華老道，他們不會對，你對一個罷，最好即景生情，以便平吉慶三人聽了心服，唐寅見二梧書院中掛着一幅沈石田畫的鯉魚跳龍門圖，便道，小人便照着畫軸上的意思，對一句「焉知魚不化爲龍，」華老大喜道，這七個字，自負不凡，果然是有出息人的口吻，你們三個心服麼，平吉慶三人都稟道，小人心服了，華老道，既已心服，我便寬饒你們一頓痛打，你們滿足三年服役，便在目前，只要無辜，那怕沒有妻子，你們都替我下去吧，於是三人謝了主人，各去服役，一場風波，就此平靜，華老道，華安你也到書房中去罷，唐寅辭了華老，從院中抄往金粟書房，才走到嶺山右邊，忽有人迎上前來，當胸一把扭住，喝道，今天和你拚命去，唐寅不覺猛吃一驚，正是，誰料冤家偏路窄，從知情海總風多，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扭胸脯小楊爭板橙 烘饅頭癡婢閉房門

冤家狹路相逢，把唐寅一把扭住，唐寅看他是誰，原來是掌管大廚房的小楊，唐寅道，小楊我和

你往日無冤，今日無仇，你把我當胸扭住，爲着誰來，小楊惡狠狠的說道，我和你往日有冤，今日有仇，窄路相逢，須得評個理去，來來來，且到假山旁邊螺髻亭中，和你談幾句話，唐寅道，談話便談話，休得拉拉扯扯失了體統，小楊並不睬他，把他扭到螺髻亭中，方才放下，彼此都坐在石鼓橙上，唐寅偷眼看小楊，見他額筋漲起，面紅頸赤，好似和自己有深仇宿怨一般，忙含着笑臉說道，小楊哥，小弟進了相府半年，對於弟兄們從來不會有過言語高低，總是如兄如弟，親愛異常，今天小楊哥究竟爲着何事，要和小弟過不過去，冤家宜解不宜結，無論什麼事，小弟總肯情讓，要是小弟平日在無意之中，有什麼得罪了小楊哥，只須明白告知，小弟無不陪罪服禮，這一派纏綿委婉說話，却把小楊的一腔無名火消滅了一半，便冷笑了幾聲道，華安兄弟，你可知道，「鷺食盆裏不用鴨插嘴，」你便害了纔癆，也不該奪了我的食去，唐寅道，「便奇了，小楊哥管理廚房，小弟伴讀書齋，」橋歸橋，路歸路，「彼此各不相干，小弟便害纔癆，書房裏自有小弟的飯菜，斷不會偷入大廚房，把小楊哥手製的羹湯悄悄的吃了，小楊哥休得冤枉了小弟，大廚房中偶一不慎，便有野貓入內搶着東西去吃，這幾句話，把小楊說的笑了，忙問道，人人說你聰明伶俐，你原來也是一隻呆鷺，我說你奪了我的食去，並不是大廚房中的魚肉葷腥，唐寅道，不是魚肉葷腥是什麼，難道葱韭大蒜，小楊道這不是大廚房中的東西，是樹上的東西，唐寅道，這又奇了，樹上的東西，和小楊哥何干，却要你據爲己有，小楊道，你知道樹上的東西是什麼，華安道，不是桃子，定是杏子，不是枇杷，定是楊梅，小楊道，你把這些東西偷吃了，和我何干，

可恨你要吃的不是這一類的水果，唐寅道，不是這一類的水果是什麼，小楊道，你休假癡假呆，裝作不知，你一心要吃的，便是相府中一隻挺大的石榴，我給你一個信息，這隻石榴是不配你吃的，石榴上面已有我的許多眼毒，你若誤吃了，管教你中毒而亡，唐寅笑道，小楊哥越說越好笑了，這裏的石榴，至多不過酒杯般大，酸溜溜戇人齒牙，誰希罕呢，你要一人享用，小弟不來分甘，你沒有吃過洞庭山的石榴，這真叫做石榴咧，每隻足有大碗般大，綻開來時，紅的部分如寶石，白的部分如水晶，吃在口中甜如波羅蜜，好吃煞人，小楊皺眉道，你還是真個不知，還是假個不懂，這石榴，不是真的石榴，是假的石榴，不是酒杯大的石榴，却是會說會話的石榴，開了天窗說亮話，自從你進了相府，小廚房中這條長橙上，再也不能挨上我的屁股，你和石榴很得意的坐在長橙上，有說有笑，全不想我在隔壁切肉，隔着一重小門聽得清清楚楚，一時憤起，恨不得把切肉的刀，直刺自己的心坎，唐寅道這算什麼，難道小楊哥活的不耐煩麼，小楊道，你有所不知，從前你沒有進相府時，這條廣漆長橙上，一個月中我總得坐着三五回，眼見自己坐的長橙，生生被你佔了去，教我怎不又羞又憤，唐寅道，為着一條長橙，你便烏眼雞似的和我尋仇，我可以通知石榴姐姐，叫他把這條廣漆長橙，從小廚房裏送到大廚房裏，好教小楊哥朝也有長橙坐，暮也有長橙坐，休說一月坐三五回，便是一天也可以坐三五百回，小楊道你休說這俏皮話，誰希罕這一條廣漆長橙，送到大廚房裏去只好當柴燒，唐寅道，小楊哥又來了，沒有長橙坐，你要自殺，有了長橙坐，你又當柴燒，小楊道，我說的長橙是和石榴同坐的長橙，單是我一人坐，

紅木椅子也不希罕，何況一條廣漆長橙，我爭不過你，你的臉蛋子比我好，才學又比我高，你霸佔了我所坐的長橙，還不甘心，你竟要挾太師爺，着令闔府的丫環，供你選擇，旁的丫環不過是擺弄樣兒罷了，人家向我說，你的心中，早已點定了一名丫環，只須他到鴛鴦廳上，你便把他點中了，永遠做你的妻房，唐寅驚問道你知道的是誰，小楊道，還有誰呢，便是和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辰的石榴，唉華安兄弟，你道他真個和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辰麼，你休信他你沒有進相府時，他和我同坐在一條長橙上，彼此談談生辰八字，他也說和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辰，他也把我叫做四哥哥，自從你進了相府，他硬和你四同，和我四不同了，好好的一段姻緣，生生的被你奪了去，叫我怎不懷恨，唐寅道，小楊哥，原來爲這區區小事，我也開了天窗向你說亮話，今天鴛鴦廳上點取妻室，我的心中確乎要點取這位石榴姐姐，只爲他面貌既好，性情又佳，又燒得一手的好羹湯，似這般的賢能女子端的少有，但是我沒有知道他和小楊哥有這一段姻緣，小楊哥既已說明了，君子不奪人之好，你且放心，少停鴛鴦廳上點取妻房，我把這位賢德女子讓給小楊哥，人人憑我點取，只有石榴姐不在點取之列，小楊哥你該原諒我這一片好心，小楊道，華安兄弟，你真個不想奪我這隻石榴麼，唐寅道，我可以指天立誓，說時，站立起來，當堂立下誓願道，蒼天在上，后土在下，小楊哥心愛的石榴姐，我華安決不侵佔，如有食言，天誅地滅，小楊方才拍着唐寅的肩道，好兄弟，你確是個正人君子，恰才冒犯，請你原諒，是彼此一笑而別，小楊回廚房，唐寅自回書房，他出了月洞門，將近金粟山房，却聽得裏面兩個瘦頭，也在討論

今天的事，大嫂道，阿阿二，你看，大大叔，點點丫環，中中的是誰，二刁道，我不小（曉）得他看中的忌（是）誰，我的心裏，最喜他點中的香，大嫂道，我我也願他點點中香，唐寅聽到這裏，尤其注意，暗想兩頭說的話，倒合着我的心思，又聽得二刁說道，老沖（兄），你爲什麼要華安點中香，大嫂道，以前的香，是我親家，現現在的香，是我的冤家，昨夕夜的事，越越想越苦惱，嗚呼我上當，還還教媽媽來，看看破機關，二刁道，昨夜上樓以後，小小（嫂嫂）怎樣待你，大嫂道，說說也苦惱，房房門，關關得緊騰騰，賽賽過牢門，我我凍了半夜，舖舖蓋忘記在猴欄裏，阿阿二，弟弟媳夕夕，怎樣待你，二刁道，我家家雞（主）婆，比小小（嫂嫂）更凶，罰我跪在地板上，跪了大半夜，老沖（兄）啊，說來說去，都忌（是）秋香害人精，大嫂道，我今天，媽媽對我說，要要把秋香，做做他的義女了，二刁道，他做着丫環，已凶的這般模樣，做了我的妹雞（子）尤其凶了，我不願有這妹雞（子）但願華安點中了他，讓他做那書僮的家雞（主）婆，大嫂道，我我也是這般想，放夕夕在眼前，又又不能調戲他，不如讓他，做做那，華華安的家婆，唐寅聽了，尤其得意，他所惴惴於心的，只怕帶個頭做他的情敵，華老雖然寵愛書僮，畢竟幫着兒子，他想我要點中秋香，有這二憾作對，便不免好事多磨，現在呢，他們吃了秋香的虧，把他恨如切齒，但願我點中了他，這正是遂着我的心願了，當下走入書房，仍去伴讀，按下慢表，且說華太夫人已把衆丫環喚至紫薇堂上，宣布華老的意思，叫他們聚集東西鴛鴦廳，聽候華安從中挑選，即日成婚，你們如其不願做華安的妻子，可以申明在前，以便從中剔去，不

在挑選之列，那時候粗細丫環一共三十八人，中有兩名年在十三歲左右，太夫人道，這兩名幼婢，未到成親年紀，合該剔退，其他不願的快快聲明，休得自誤。諭話已畢，三十八名異口同聲，都說願去應選，便是兩個小丫環，也不願剔退，一個道華安哥哥點中了我，可以做養媳的，一個道，華安哥哥點中了我，可以做等大的，太夫人不懂什麼叫做等大，二娘娘道，這是蘇州俗語，等大便是養媳，等待他年齡大了，方才成親，這便叫做等大，太夫人斥責幼婢道，我要你們退出，怎敢多說。小丫環沒奈何，只得在人叢中退出，眼角裏亮晶晶的，幾乎要墮下淚來，太夫人道，除却兩名幼婢，一共三十六名，吃過了午飯，都到鴛鴦廳上去應選，衆人一片聲的應道，遵太夫人吩咐，各各散去。就中最起勁的，便是小廚房中的石榴，他以為今天挑選，自己穩穩的有份，華安兄弟和我認識最早，情義最深，他不點我，點誰呢，其他的丫環，都是心花怒放，希望得做華安的妻子，這一天，開出飯來，衆丫環怎有心思吃飯，要吃三碗的，只胡亂吃了一碗，飯桶裏，剩下的飯，很多很多，但是水灶上的開水，却告了消乏，只爲大家都要在化裝上用功夫，你也要熱水，我也要熱水，把皮膚洗了又洗，其時沒有香肥皂，只有澡豆和皂莢，一時不知耗費了多少，洗而洗手不算數，還要忙着去洗脚，只怕華安品頭評足的當兒，嗅着了脚臭，以致落選，梳頭娘姨的女兒喚做小鶯，預備着兩個無餡饅頭，旁的丫環見了忙問道，小鶯，你沒有吃飯麼，買這麵包子做什麼，小鶯道，你們休得問他，自有用處，說時，遣發同伴出房，把房門門上了，獨自一人在裏面洗面整粧，同伴的四喜，心中懷疑，他要整粧，爲什麼要吃麵包子呢，便在門縫

中窺他一窺，以便打破這個疑竇，於是一眼開一眼閉的窺那房中整粧的小鶯，可有什麼秘密舉動，但見他洗過了臉，抹過了粉，把兩個麵包子放在面盆旁邊，又見他打開一個小紙包，把指甲兒舀取一種粉末，敷在麪包上面，敷了一個，又敷一個，四喜益發奇怪心中暗想，難道替麵包拍粉不成，他自己要拍粉並不希奇，他替麪包拍粉那便大大的希奇了，又見他在雞鳴爐上點起了火，把麵包放在爐上，烘的熱騰騰的，便見他袒了胸脯露出猩紅抹胸來，把兩個熱麪包，分夾左右腋下，四喜暗想，他又頑什麼把戲了，但見他兩腋夾着麪包，不住的在房中打轉，和熱石頭上的螞蟻一般，轉了一遍，又轉一遍，轉得粉汗淋漓，氣喘噓々，兀自不肯停止，四喜自言自語道，莫非他發癡了嗎，快快告訴他媽媽去，於是到了外面，尋得那個梳頭娘姨，開口便說乾媽，你們的小鶯癡了腋下夾着熱饅頭，在房中團團打轉，梳頭娘姨輕輕的告訴四喜道，你不要大驚小怪，我來告訴你他是，豬狗臭的，人家口傳的經驗良方，有這一個方法，把藥料擦在饅頭上，把饅頭烘熱了，夾腋下，在房中腳不停地的打轉，值待渾身是汗，方才停止，那麼腋下的豬狗臭都吸入麪包裏面，把這麪包丟在狗巢裏，無論什麼饞嘴的狗，嗅都不敢去一嗅，休說道吃了，這個方法，雖然不能使豬狗臭斷根，但是一天以內可以消滅惡臭，天可憐的，小鶯般般都好，只有這毛病是美中不足，但願華安點中了他，待到成親以後便是嗅出豬狗臭來，那時木已成舟，生米已煮成了熟飯了，四喜聽了沉吟了片晌，忽的拉着梳頭娘姨，到隱僻地方站住了，輕輕問道，乾媽，這話真麼，梳頭娘姨道，我來騙你做甚，四喜道不瞞乾媽說，我家爹爹也有這個毛病，每逢夏天，其

臭尤甚，人家說這毛病要傳代的，我却不信，只爲我的腋下並沒有這般的氣味，今年正月裏，說也慚愧，我的腋下覺得痒々的，把手搔了搔，有些潮溼，湊在鼻上嗅嗅，却和爹爹的腋下一般氣味，原來我也有了這毛病了，但沒有爹爹這般的厲害，梳頭娘姨道，那麼你和我們小鶯害着一樣的病了，乾女兒，快向小鶯討些藥料去，你也買着兩個麵包子，如法泡製，夾在腋下，不住的打轉，包管人家嗅不出你腋下的氣息，四喜聽了，感謝不置，忙去打開小鶯的房門，把這一篇話向小鶯商量，小鶯很決絕的答道，藥料是有的，只是今天不給你，明天給你四喜道，小鶯姐，今天明天，不是一般的麼，明天不要緊，要緊的只在今天，好姐姐，我和你是好姊妹，給我一些藥料罷，我被華安哥哥點了去，決不忘你的恩，小鶯把頭一扭道，我不把藥料給你，便是怕你被那華安兄弟點了去，好妹妹，今天不給你，明天一定給你，按下四喜小鶯，且說二娘娘的貼身丫環素月，也是忙着梳粧打扮，二娘娘心裏明白，表兄目中只有秋香，其他的丫環忙些什麼，都是自尋煩惱罷了，春夏冬三香都沒分，何況是我的素月，不如我來點醒他幾句，免教他自尋煩惱罷，於是把素月喚到身邊，冷冷的說道，素月，你忙些什麼，華安點取丫環，點點了罷，他的意中，只要太夫人身旁的秋香，萬萬不會輪到你身上，你不要無事忙罷，素月道，他要點中秋香，老太太留着秋香不放，他沒有秋香可點，便要點中另一個了，小婢明知萬萬不及秋香，幸而秋香不去應選，小婢忙着梳粧打扮，他要點中了一個丫環，小婢或者有些分兒，二娘娘笑道，便是秋香不去應選，可選的丫環很多，不見得會點中了你，素月靦腆着說道，他和我是很親熱的

，見了我總是滿面春風，有一天，我到灶下去拎取開水，他在傭弄中和我相逢，他見我提的很沈重，便替我提了一程路，又有一天，我行路匆忙，在花園中走過，被那樹枝兒拂去了金釵，我沒有知曉，被他看見了，拾取在手，追上來給我，有這兩樁事，他待我不薄，今天去應選，須得打扮的頭光面滑，好教他見了小婢，記起前情，或者他在秋香以外點中的另一人，不是他人，便是小婢，說到這裏，扯開了嘴，好像已經中選的一般，二姑娘聽了，又好氣，又好笑，笑那素月永無被選的希望，却是口口聲聲左一個他，右一個他，宛比狗屁不通的考生，癡心妄想中了選人怎麼樣，中了進士怎麼樣，旁人見了，不是前冷，定是肉麻，恰和癡丫頭一個樣子，便由着他去打扮，不加干涉，少停，小廚房中所備的飯菜，送上圍樓，二姑娘見了，好生詫異，一碗紅燒肉，火功未到，一撥一跳，放在口中，和牙齒做盡了對頭，一尾魚益發好了，魚皮都已黏去，和剝光的老鼠一般。若在平時，二姑娘定要問石榴發語，現在却原諒他了，知道今天的石榴，意馬心猿，那有心思顧到烹飪上面，果不其然，小廚房中的石榴，心不在焉，只在四同兄弟身上，他烹飪已畢，沒有功夫去吃飯，便要回到自己房中去梳洗，正待走出小廚房，却有人喚他石榴妹子，抬頭看時，却是大廚房中的小楊，石榴道，小楊喚我做甚，今天沒有功夫和你講話，再會了，小楊道，你究竟爲着何事，忙到這般地步，石榴道，你難道不生耳朵麼，今天華安兄弟奉了太師爺之命，在鴛鴦廳上挑選妻子，他是我的四同兄弟，他點中的人，不是我是誰，我上樓去梳粧了，你休誤了我的時刻，小楊道，你愛着四同兄弟，難道忘着四同哥哥，石榴道，已往的事，何用提

起，你若妬着我的四同兄弟，方才太師爺在書院中考試才情，你爲什麼不上去一比，却是溜之大吉，小楊道，石榴妹子，我並不是妬忌你的四同兄弟，只爲我有幾句話，要和你同坐在廣漆長橙上談這一談，好妹子，這條廣漆長橙，我已半年不曾坐過了，今天只有兩三句話，你便依着我罷，石榴見他很可憐，便和他同入小廚房，同坐在這條廣漆長橙上談話，正是，有情那及無情好，相見怎如不見佳，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卅六名羣芳都待選 五百年佳耦總無緣

石榴見小楊的可憐，便應允他到小廚房中去談話，並坐在這條廣漆長橙上面，石榴道，有話快說，錯了我的功夫，須不是耍，小楊待要開口，却有些哽咽模樣，石榴道，可又來，醜模醜樣算什麼，小楊道，石榴妹子，我只道這條長橙上永沒有我們二人並坐的機會，石榴道，這些廢話，說他做甚，你有正經話快說，不然，我要失陪了，小楊道，我雖是你從前的四同哥哥，但是遠不及你目前的四同兄弟，他果然點中了你，這是你們的姻緣，我有什麼話說，石榴道，那麼你便是明白了，小楊道，萬一你的四同弟兄沒有點中了你，那麼你的終身，可肯付託與你的四同哥哥，石榴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太師爺說，是王道吉日，你不該向我說這不吉利的話，四同兄弟點取妻房，第一個便要點中我石榴，那有不點中之理，你太把我看的輕了，小楊道，石榴妹子，我的說話，譬如放一個屁，好妹子你掩着鼻子，且待我放這一下，華安點取妻房，第一個便要點中你

，這是不錯的，萬一華安臨點的時候，一時糊塗，竟點中了另一人，好妹子，你便怎麼樣，石榴道，這是沒有的事，說他做甚，要是太夫人身邊的秋香出來，我便不能捏這穩瓶，秋香是留在裏面的了，他不點中我，點中誰呢，小楊道，好妹子，你讓我再放一個屁，你被華安點中了，你做了你的四同兄弟的妻子，你沒有被華安點中，你便做你的四同哥哥的渾家，你答應了，我放你走，你不答應，我跪在你的面前，直待你答應了，方才起立，說時，竟雙膝跪在石榴身邊，石榴道，惹厭的很，我答應你便是了，橫豎不會有這事的，若要西邊出日頭，容易容易，若要華安兄弟不點中我，難上加難，小楊得了石榴的應允，便即站起，和石榴同出小廚房，石榴上樓，小楊自往外面，他已吃了安心丸，從此厨娘嫁了厨子，宛比犛螂配灶雞一對好夫妻，再好也沒有，誰有石榴的癡夢未醒，他以爲小楊正在做夢，華安點取房妻，那有點不中我的道理，小楊和我厮纏，甚，我給他吃一個空心湯團，嘴上好聽，實在沒有這一回事，太師爺說華安的才情不愧當今才子，我石榴要嫁才子的，誰肯嫁你一個厨子，小楊小楊，你要娶我爲妻，至少要在紅馬桶裏翻幾個筋斗咧，這是石榴的刻薄語，紅馬桶裏翻筋斗，更是轉世投胎的代名詞，石榴以爲小楊要娶他，須得轉了幾個胎，方才如願，誰料後來石榴落選以後，回房哭了一夜，憂憂鬱鬱，害了一場病，倒虧着小楊替他延醫購藥，異常垂顧，病起以後，小楊時時燒着肥鴨送給石榴，石榴吃到第七隻肥鴨，才覺得小楊待他不薄，嫁一個義重情深的厨子，勝於嫁一個口是心非的才子，這一年的小春之月，太夫人便把石榴許配於小楊，後來相憐相愛，也是一雙佳耦，未來先談，表過不提，且

說唐伯虎在鴛鴦廳上點取秋香的一天，這是上已的前一日，春先爛縵到十分，他的幸運，也是爛縵到十分，所欠缺的在下一枝筆，却沒有爛縵到十分，未免辜負了這個好題目，這一天風和日暖，鳥語花香，華老吃過了午飯，坐在二梧書院的獨座裏面，靜聽消息，兩個縵頭依舊坐在書房中勤讀，華老吩咐兩子，不許越輕雷池一步，防着點取丫環，他們在旁邊胡鬧，相府中東西鴛鴦廳，便在二梧書院的後面，所有丫環，須得叩見了主人，才許到鴛鴦廳上靜候挑選，隔了一會子，管家婆送進一本花名冊子，除却四香，一齊開列在內，華安揭開看時，上面開着，

老房婢女花名共十二名，

一等婢女，無

二等婢女，六名，小鶯 春梅 春桃 小白 春鳩 翠鶯

三等婢女，六名 四喜 玉燕 芙蓉 喜鵲 小鈴 大翠

大房婢女，花名共九名

一等婢女一名，秋桂

二等婢女四名，榴花 鳳仙 月珍 臘梅

三等婢女四名，彩雲 玉簫 海棠 秀蓉

二房婢女 花名共九名

一等婢女一名，素月

二等婢女四名， 雙香 秋菊 金菊 牡丹

三等婢女四名， 銀珠 碧桃 銀花 金花

針線房婢女花名共三名

一等婢女一名， 小琴

二等婢女二名 金寶 巧兒

小廚房婢女花名共三名

一等婢女一名， 石榴

二等婢女二名， 芍藥 紅蓮

華老數了一逼，計共三十六名，便喚管家婆引領他們出來到二梧書院按名點進，須得照着名冊，魚貫而入，不許搶先，也不許落後，管家婆領命而出，不多時，已把丫環領到二梧書院的庭心中站定，華老向南坐着，平安吉慶四僮分立左右，颯颯的一陣風寒，把那脂香粉氣，送入書院之中，脂粉並非是飲料，却含有一種麻醉性，華平華吉華慶，幾乎沉醉在脂香粉氣之中，唐寅却是見慣的司空，若無所事。眼光所至，已把外面的丫環留覽一周，燕瘦環肥，花團錦簇，但是美中不足，沒有四香在內，只不過一般庸脂俗粉罷了，他肚裏打算這都是落選的東西，枉費了許多花粉都是「偷鷄弗着蝕把米」脂粉雖多，俺這裏一個也不中，但是站在庭中的衆婢女，都在那裏竊竊私議，有的說，華安兄弟在看我啊，有的說，他不是專看你的，眼光轉到我面上來了，有的

說，他向你只看一下，他看我却看了二三下，華老走到滴水檐前，傳諭衆丫環，休得交頭接耳，互相談話，須知今天是你們喜星發動的日子，嫁一個如意郎君，須得五百年前定下的良緣，相府中的書僮華安，一表人才，又是滿腹才華，他雖是一個僮兒，他相才學，並不在蘇州才子文徵明祝枝山之下，你們想想，人生在世，嫁得這般的夫君，快意不快意，衆人歡聲雷動，都說謝謝相爺，謝謝太師爺，惟有石榴不則一聲，頻頻冷笑，他笑衆人都是無事忙，都是白起勁，四同兄弟點中我一人，和你們不相干，華老又道，你們不用謝我，點中不點中，還要看你們的運氣，果然點中了，今天便是黃道吉日，新郎新婦，同時脫離奴籍，便在東鴛鴦廳上結親，西鴛鴦廳上坐宴，後花園撥與房屋三間，作爲新夫婦的住宅，從此書房中的公子，把華安喚作先生，把華安娘子喚作師母，你們想想，這般福分，可是人生難見難逢的事，衆人又是歡聲雷動，都說相爺的恩，天一般大，太師爺的德，雨露一般深，就中那個夾着熱饅頭出過轡頭的小鴛，一是忘却形骸，竟喚將起來道，兩位公子要喚丫環做師母，這不是折煞了丫環麼，說時，引得衆人大笑起來，華老申斥道，又不曾點中了你，要你說這客氣話，小鴛好生慚愧，石榴覷了他一眼，又是連連冷笑，笑這小鴛竟自命爲師母，誰知師母便是我石榴，甚麼人都搶奪不動，你要做師母，竟是在說夢話了，華老論言已畢，便令管家婆按名點進，第一名便點着小鴛，益發叫他起着微倖之心，微倖着丫環，四香都不在場，自己便推升第一名，但願饅頭有靈，把豬狗與吸收淨盡，不要被牠嗅出了才是好咧，管家婆把衆丫環都點過了，東鴛鴦廳候選了環一十八名，從小鴛起，到彩雲止，西

鴛鴦廳候選了環一十八名，從海棠起至紅蓮止，都排列得齊齊整整，打扮得嬌嬌婷婷，整備着指指點點，希望着甜甜密密，就中惟有小厨房石榴丫環，一副得意面孔，難繪難描，他想太師爺說的華安娘子，公子師母，不在別處，便在這裏，我便是華安娘子，我便是公子師母，華老把衆丫環點名已畢，接着便喚華安過來，唐寅應了一個有字，華老道，華安，你進了相府，雖有半年，但是兩位公子經你指導以後，果然茅塞開通，大有進步，休說旁的書僮萬萬追不上，便是從前延請的王師爺，經年教導，也不及你半載提撕，你有這般的大功，我不把你竭力提拔，便是埋沒了人才，我是存心公平的，並沒有什麼偏愛之心，僮僕裏面，如有和你一般的人才，我便和你一般看待，可惜三四十名，僮僕裏面，只有你一人出秀那麼我也只好把你一人提拔了，這真叫做「才難不其然乎」平吉慶三人聽了，好生慚愧，唐寅道，太師爺太把小人寵待了，小人受寵若驚，心有不安，叩求太師爺雨露編施，待到小人成婚以後，對於他們三個，也各各給他一名婢女，以免同是書僮，却有榮枯之別，華老向平吉慶三人說道，你們聽得麼，你們妒忌人家，人家却抬舉你們，只要你們伺候殷勤別無過失，我便瞧着華安份上，再隔一個月後，各各賞給一名婢女做妻子，平吉慶三人都是喜從天降，上前謝過主人，華老道，你們也得謝謝華安，三名書僮果然都向華安道謝，這是唐寅放的起身炮，橫豎起身在即，不妨做個人情，華老道，華安，三十六名丫環，分站在東西鴛鴦廳上，時候不早，你在三十六名中點取一名罷，唐寅謝過華老，便道，小人斗胆，到那邊去點這一下了，但有緣無緣，不能預定，點中了，固然是太師爺的如天之德，點不

中，也得太師爺海量包涵，華老聽着他的語言，知道他對於三十六名丫環，未必躊躇滿志，看來四香不出，未必降格以求罷，心中這麼想，口中却說你點便是了，中不中那時再說，唐寅離了二梧書院，先往東駕慈廳，這其間的丫環，從小鴛直到彩雲，都排着一字陣大有阿房宮賦中所說的「纓立遠視無望幸焉」的模樣，唐寅向衆一揖，說明來意，便打從第一名起，先向這位姐姐，請教芳名，小鴛道，奴家便喚小鴛啊，常在老太太房中走動，他老人家都說我不愧名叫小鴛，生的嬌小玲瓏，異常惹人憐愛的，說話的時候，恰恰一陣風來，他便把兩腋夾的緊緊的，恐防方才夾着饅頭出轡頭，不會把脅下的氣味吸收淨盡，誰料唐寅的鼻管中已起了感覺，便道，小鴛姐，小弟贈你一首絕句，便琅琅吟道，

姐姐芳名喚小鴛。嬌姿綽約態輕盈，

才念了兩句，小鴛便問這兩句是什麼解釋，唐寅道，這是很容易解釋的，只爲姐姐喚了小鴛，果然和小鴛一般無二，說你面貌既佳，態度又好，小鴛道，多謝華安兄弟，那麼第一個炮仗便響了，太師爺說的華安娘子，公子師母，這便是我小鴛了，一壁說，一壁緊夾着兩腋，防着洩氣，唐寅道，四句詩只道了兩句，還有兩句哩，又續吟道，

只愁兩腋風生後，不做豬精似狗精，

小鴛道，什麼豬精狗精，很觸耳的，覺得有些不好聽，唐寅道，姐姐覺得有些觸耳不好聽，小弟也覺得有些觸鼻不好聞，得罪了，小弟和姐姐無緣，小鴛紅着面孔，啐了一口道，誰希罕你這魂

靈頭，叫做有貨不愁無處賣，百貨對百客，你不愛自有人愛的，一壁說，一壁走了，唐寅又向第二位姐姐請教芳名，那丫環道，奴家小名喚做春梅，唐寅點頭道，好一個美名兒啊，春梅道，這也不見得，但求你不要吹毛求疵便好了，說到吹毛求疵，唐寅便向他頭髮上注意，願來「黃毛丫頭十八變」，他還變得不多，沒有把黃毛變去，忙道，春梅姐，小弟也贈你一首七絕，春梅道，七夕便是七月七，這是等不及的，現貨現買，要買趁早，勿買懊惱，唐寅道，春梅姐誤會了，小弟說的七絕，是贈你一首詩啊，便朗朗吟道，

聞說春梅壓衆芳，梅芳香裏覓紅粧，

春梅道，你且講給我聽，是罵我還是讚我，唐寅道，自然是讚你，說梅花是百花之魁，你叫春梅，你便可和梅花比美，倘在梅花香裏見了你這紅粧，這是一樣可愛的，春梅道，三文錢的白糖，要給你讚完了，我自己也不信有這般的好，華安兄弟你贈了我這兩句，便算了罷，唐寅道，再有兩句，一并贈了你春梅姐，又續吟道，

只愁易到黃梅節，梅子黃時髮也黃，

春梅道，什麼黃梅黃梅，現在還沒有到黃梅時節呢，唐寅笑道，黃梅未到，姐姐的頭髮已黃了，自有黃髮兒去奉聘姐姐做妾室，小弟却沒有這福分，得罪了，春梅恨恨的說道，誰希罕你這奴才，「黃髮黃，嫁個丈夫狀元郎」，你那裏有這福分，說罷，自言自語的走了唐寅又請教第三位姐姐的芳名，那丫環道，小妹喚做春桃啊，唐寅道，奇怪奇怪，你們都是春字號的，有了春梅，又

有春桃，且說且把春桃上下估量，但見他眼波流動，意態飛揚，渾不似處女模樣了，便道，春桃姐，只怕你春風已度玉門關了，小弟有一首西江月奉贈，春桃道，不要西江月，東江月，你老實說了罷，唐寅道，小弟便在西江月中，讚揚姐姐幾句，姐姐聽者，

粉頰烘來似醉，朱唇點處如櫻，香波一轉欲消魂，饒有小紅丰韻，春桃道，華安兄弟，一口氣便念出這四句詩來，你贈他四句詩，都是兩句好，兩句壞，你贈我的可是兩好兩壞，唐寅道，四句都是好的，我講給你聽，第一句，說你粉頰紅噴噴，宛似醉場妃一般，第二句，說你生就櫻桃小嘴，第三句，說你生就一雙俏眼睛，第四句，說你大有美人的丰韻，春桃道，謝謝你，你說我這許多好處，一情人眼裏出西施，我們倆同去稟見相爺，立刻便可成婚了，唐寅道，且慢，這不是七言絕句，這是一首西江月，共有八句，現在只說一半，春桃道，且把下四句念給我聽，唐寅道，

洞裏桃花灼灼，溪邊流水盈盈，避秦早有問津人，莫道漁郎薄倖，春桃姐得罪了，看來梅占先春，已是東風有主，小弟只好退避三舍了，春桃不懂這咬文嚼字的話，但是有這「得罪了」三個字，可見「不是生意經」了，喃喃的說道，不要你瞎三話四，我是已有主顧的了，「不中山客，便中水客，誰希罕你這蘇空頭呢，說罷，倖倖的去了，唐寅道，那麼要點第四位姐姐了，請教芳名，那丫環道，奴家喚做小白，唐寅道，妙極妙極，你竟和齊桓公同名，大概總帶些霸氣，爲什麼這般弱不經風啊，小白道，你喃喃的說些什麼話，是不是背着書句罵我，你欺侮不

讀書的人，是罪過的啊，唐寅道，姐姐放心，小弟怎敢相欺，也贈你西江月一首，

疑雪疑霜面貌，貪風貪月情懷，芳名小白亦奇哉，可有齊侯氣概，第一句讚你面貌和霜雪一般白，第二句讚你性貪風月，第三句說你和齊桓公同名，可有他這般的氣概，小白道，齊桓公是什麼人，可也是做婢女的，唐寅笑道，齊桓公是古代稱霸的英雄，姐姐這般嬌怯怯的模樣，和齊桓公大不相同了，還有下半首，姐姐聽者，

雖勝穠桃豔李，却教蝶怨蜂猜。可憐身子瘦如柴，莫怪區區不採，得罪了，姐姐瘦的可憐，小弟和你無緣，小白道，發了幾個寒熱，方才瘦了一些，過了幾天便好的，唐寅道，這麼過了幾天再點罷，于是第五第六依次點去，直點到彩雲爲止，東鴛鴦廳上的丫環個個落選，那麼開始要點西鴛鴦廳上的婢女子了，就中捏着穩瓶的石榴，早向衆姊妹說知，華安兄弟的婚姻不在東廳，却在西廳，東廳上面的姐妹，一個也挑選不中的，衆人聽了，半信半疑，後來聽得十八聲得罪了，便知道東廳十八人都已落選，石榴道，你們相信我麼，好姻緣便在這裏，大家候着挑選罷，西廳上了環聽了，一個芳心勃勃，正是止渴望梅終是假，磨磚作鏡豈能明，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尤石榴痛恨薄情郎 唐解元激怒老相國

芳心勃勃的時候，這位風流教主唐寅唐解元，早已負着手兒，踱着方步兒，從東鴛鴦廳踱到西鴛

鶯廳來了，他一上了廳堂，十八名丫環的方寸中，益發緊張起來，除却石榴稍爲鎮靜一些，其他十七名丫環的心房中，彷彿開着打米坊，一上一下的春個不停，唐寅滿面春風的向着衆丫環說道，衆位姊妹，小弟奉揖了慌的十八名丫環個個回他一福，就中石榴更爲殷勤，唐寅只作得一揖，他卻還了三福，這叫做一揖換三福，後來同伴中傳爲笑話，表過不提，且說唐寅作揖以後，聲明來意，說是奉着太師爺之命，在諸姊妹中點取妻房，有緣無緣，卻是前生注定的，恰才在東鶯廳點過一遍，這是小弟福薄，一十八名姊妹之中，竟無夫妻之緣，東廳點過，來到西廳，有緣無緣，未能預定，點中了，是小弟有幸，點不中，是小弟無緣，得失之間，請諸姊妹不要介意，十七名丫環尚沒開口，只有石榴發言道，四同兄弟，不要客氣，這是一定可以點中的，東廳無緣，西廳一定有緣，唐寅笑問第一位姐姐的芳名，那丫環道，小妹喚做玉蕭，唐寅道，這個名兒好風雅也，便把玉蕭上下估量了一遍，見他玉容生的太地道了，老天爺還替他加着一層雕琢工夫，便笑說道，玉蕭姐姐，小弟自一首十六字令，奉贈於你，

嬌， 姐姐芳名喚玉蕭， 十麻子， 九個是風騷，

玉蕭道，華安兄弟，你不是說，「十個麻子九個騷」麼？奴家不在九個之中，排行第十，是不騷的啊，唐寅道，騷也無緣，不騷也無緣，有屈了，第二位姐姐是何芳名，站在第二的海棠，是個嘴唇上開着窗洞的，他怕人家看出了破綻，手執羅帕掩着嘴，裝作羞人答答的模樣，唐寅請教了芳名，便道，小弟也有一首十六字令，姐姐聽者，

香， 姐姐芳名喚海棠

說到這裏，便道，海棠是花中神仙，小弟合該傾倒名花，在這裏奉揖了，作了一揖，又作一揖，海棠不好受之不報，連忙還他一福，在這一福之中，嘴唇上失了障蔽，唐寅道，十六字令，尙有兩句，叫做

開窗洞， 牙齒要乘涼

海棠姐美中不足，有屈了，海棠罵道，嚼你的舌頭，你不中意，何妨老實說，說什麼風涼話，唐寅道，要說風涼話總說不過姐姐嘴唇上開了窗洞，再要風涼也沒有，第三位姐姐是何芳名，那丫頭道，奴家是秀蓉啊，唐寅道，好一位秀蓉姐，生就一副聰明面孔，料想背影是一定好的，請姐姐轉過嬌軀，待小弟一看，秀蓉道，華安兄弟你不在行了，看女人是要看當面的，你看了當面，看什麼背影，唐寅道，那麼小弟也有一首十六字令，贈與姐姐，第一個字便稱讚姐姐的聰明面孔，

聰， 姐姐芳名喚秀蓉， 翻筋斗， 未免兩頭空，

秀蓉姐，你和小弟無緣，有屈了，秀蓉怒道，無緣也罷了，你不該把「駝子跌筋斗，兩頭弗着實」一句俗語，嘲笑於我，你這般肆口輕薄，死後要割去舌頭的啊，唐寅抱着打情罵俏的主義，秀蓉罵他，只算是過耳飄風，並不在意，排列在第十六名的石榴，忽的罵着秀蓉道，你這賤丫環，點中不點中，是要有緣的，你怎敢出口傷人，罵我四同兄弟，秀蓉看了石榴一眼，只爲他是三等丫

頭，石榴是一等丫頭，石榴罵他，他不敢十分抵抗，只是冷冷的說道，我是賤丫頭，你是什麼呢，石榴道，我不日便是師奶奶，你見了我還得磕頭請安，秀蓉披着嘴說道，看你做你的師奶奶，說罷，悻悻的去了，唐寅又從第四名點起，直點到第十五名，都贈他們一首十六字令，宛比批評家的開闢評語，先褒後貶，前八個字是褒，後八個字是貶，編書的不須逐一聲名，濫充篇幅，且說點過了第十五名巧兒，接着第十六名便是小廚房中一等丫頭石榴了，唐寅未點以前，石榴早安排着點到自己，這位四團兄弟便要說一句小弟點中的便是這位姐姐，誰料兵兵一聲，他的穩瓶兒竟打碎了，唐寅笑問道，這位姐姐是河芳名，石榴聽了，陡的一氣，便道四團兄弟，你還要問我的名字麼，我倆坐在廣漆長檯上，談談說說，甚麼話都會講過，我的名字，你難道忘却了麼，唐寅笑說道，姐姐原諒，小弟模糊了，姐姐的芳名，以前是記得的，現在忘却了，只爲小弟有了健忘的病，石榴道，健忘健忘，我待你許多好處，難道你都忘了麼，唐寅道，一切都忘了，請姐姐快把芳名告我，以便奉贈姐姐一首十六字令，石榴還以爲唐寅和他開頑笑，便道，你休假作癡呆，你要問我名字，索性把我的姓都告訴了你罷，我喚石榴，我的姓是姓尤，唐寅道，那麼十六字令做就了，姐姐聽者，

尤，姐姐芳名喚石榴，鴛鴦夢，今世未曾修，

石榴姐，小弟和你無緣，有屈了，石榴聽了，面色慘變，轉身便出鴛鴦廳，才下階沿，便撞見了秀蓉，迎面問道，師奶奶，你到那裏去，石榴把手帕掩了面不去理他，只向無人處走，強忍着鼻

涕眼淚，須得擇一個可以揮灑涕淚的地方，便走入假山洞內，面對着太湖石，嗚嗚咽咽的哭泣不止，深恨自己瞎了眼睛，竟把這負心人當做情人看待，「癡心女子負心漢」這句話便應在今天，唉，華安華安，你太忍心了罷，石榴哭了一會子，略作停頓，却聽得假山洞外，也有悽恫悽恫的哭聲，石榴好生奇怪，難道也是落選的丫環在那裏悲痛麼，自己的落選，出於意外，合該悲痛的，人家爲什麼悲痛呢，他探頭向外看時，却見太湖石畔立着一個涕淚滿面的男子，不是別人，却是大廚房裏面的小楊，石榴道，小楊哥，你哭什麼，小楊道，石榴妹子，我的哭，是你引出來的，我本來沒有什麼悲傷，只爲你哭的可憐，便引我許多涕淚，石榴妹子，你到亭子裏來坐坐，我告訴你幾句話，華安點不中你你到了現在才知曉，我却比你早得了信息，石榴便問道，你怎麼比我先得了消息，小楊引着石榴到亭子中坐定，便把唐寅所說的話，裝頭裝尾的說道，你想華安，華安並不想你，他曾向我說，厨娘嫁厨子，再好也沒有，可笑石榴原想嫁給我，他真是做夢咧，我不口要做兩位公子的師傅，我點中妻房，總須知書識字，才好做得一位師奶奶，石榴除却烹飪以外，什麼都不知曉，他做了師奶奶，便辱沒了我華安，他又向我說，小楊哥，你和石榴倒是門當戶對，我來替你做個媒人罷，石榴怒道，他原來早存着不良之心，誰要他做媒，小楊道，不要他做媒，也罷了，但是我和你有話在先，四同兄弟不要你，四同哥哥却要你，好妹子，從今以後，小廚房中的廣漆長橙上，你休要拒絕我罷，石榴聽了，一聲長歎，悶悶不樂的去了，按下不提，且說唐寅點過了石榴，又點到最後兩名婢女，當然都不中意，母須細表，華老遣人探聽消息

知道三十六名丫環，沒有一個入選，將着長髯，暗暗沉吟道，華安的眼力很好，這些尋常脂粉之輩，他那裏看得入眼，夫人那邊的四香，除却秋香，看來未免要漏臉了。便遣人到中門上去傳話，請太夫人遣發三香到東廳上去聽選，三香奉着太夫人之命，笑吟吟的同出中門，站立在東鸞鴛廳，聽候唐寅到來點取成婚，唐寅知道三香已到，又從西廳來到東廳，向三人連連奉揖，說小弟何德何能，得邀三位姐姐前來聽選，春香道，華安兄弟，聽說你點了三十六名姐妹，一個都不能遂你的心願，相府中姊妹，除却秋香妹子，只有我們三人了，秋香妹子已跪求着太夫人，免他出來應點，太夫人已允了他的請求，無論如何不放他出來，好兄弟，你的姻緣只好在我們三個裏面挑選一個了，要是我們也都不能合你的意，那麼這裏便完了，你也休想有結婚的一日了，春香宣布這一席話，很有用意，先說秋香不出，斷了唐寅的希望，原來三香裏面，只有春香最美的他自信總有七八分把握，夏香冬香面貌雖佳，都有幾分缺憾，夏香的裙下蓮跌，不甚纖小，終年裝着高底，凡是裝高底的，面子看是纖小，實則把兩腳跟藏在褲管裏面，俗語叫做「前面賣生薑，後面賣鴨蛋」，冬香呢，年紀最小，說話的時候，往往睡花飛舞，賤到人家的身上和面上，這兩種缺點春香都沒有的，他所捏的穩瓶，又比石榴堅固一些，唐寅道，春香姐，小弟贈你一首黃鸞兒，姐姐聽者，

姐姐號春香，真不愧，情紅粧，柳腰款款模樣，美比王嬙，豔比王嬙，花容月貌人人想，

春香道，好兄弟，你說的我太好了，唐寅道，還有結句，姐姐聽者。

只可惜，身高一丈，彷彿卮三娘，

春香姐，小弟無福消受，請你原諒罷，春香含嗔道，你這般挑剔，只怕你的娘子，須得定造一個才行，唐寅笑着不答，又向夏香說道，小弟也贈你一首黃鶯兒，夏香道，你要罵我，爽快快的罵我，休得先褒後貶，「一把砂糖一把屎，」唐寅笑道那麼砂糖來了，

姐姐夏天香，好算得，美嬌娘，有誰和你同羅帳。戲水鴛鴦，逐水鴛鴦，保紅倚翠人人想，

夏香道，砂糖太甜了，唐寅道，不會太甜，我來解釋這甜味，

只可惜，後藏鴨蛋，前面賣生薑，

夏香姐，小弟不會修到這般的豔福，請姐姐原諒，夏香沉着臉道，果然被我猜中了，「一把砂糖一把屎，」唐寅道，冬香妹子，又有一首黃鶯兒贈你，冬香道，好曲子不唱三遍，你不中意，老實實道了一句，唱什麼黃鶯兒，白鶯兒，唐寅笑道，我都是一律看待，不分高下，贈了他們，不能使妹子向隅，你且聽者，我一起兒說了，

妹妹喚冬香，也是個，美紅糖，倘然和你消災障，千種思量，萬種思量，顛鸞倒

鳳人人想，只可惜，睡花飛舞，點點濺衣裳，

冬香妹妹年齡尚輕，將來自會嫁個好郎君，我却沒有這福分，有屈了，冬香道我也知道你選擇不

中的，還不中，由着你，但是不該囉囉索索說這許多話，簡直不是話，是噴你的蛆，說到蛆字，點點唾沫應聲而出，直向唐寅面上飛來，唐寅忙把衣袖拂拭道，我沒有噴你却噴了，在這當兒，靴聲橐橐的華老來到東廳，看他心愛的書僮在這裏點取了環，畢竟點中了誰，待得上廳時，冬香已回到後面去了，却見鴛鴦廳上，靜悄悄的只有這心愛的書僮，別無他人，華老坐定以後，便問華安，你選中的是誰，唐寅跪稟道，太師爺恕罪，相府中侍女如雲，可恨小人無福，目迷五色，竟一個沒有選中，華老道，難道花名冊上開列的三十六名丫環，以及老房的上等侍婢，竟沒有一個中你的意，唐寅道，啓稟相爺，這是祝大爺；華老怒道，休喚祝大爺，只喚他老祝，唐寅道，老祝早向小人說過的，華老道，他又放些什麼屁，唐寅道，小人在舟中向老祝說，你不要誘引我到蘇州去，相府中侍女如雲，總勝於你們窮解元所用的黃臉婢子，老祝笑道，兵在精而不在多，庸脂俗粉的女子，便有千百人也不能遂你的意，國色天香的佳人，只一個也能使你夢魂顛倒，心悅誠服的愛他，相府的侍女雖多，大概都是庸脂俗粉的女子罷，便有一二個國色天香的佳人，只怕，；華老道，只怕什麼，唐寅道，不要說了罷，老祝敢說，小人不敢說，華老道，恕你無罪，直說便了，唐寅道那麼小人斗胆了，老祝說，便有國色天香的佳人，怎會賞給你們奴才做妻子，老相國不會自己受用麼，華老勃然大怒道，胡說胡說，該死該死，唐寅叩頭道，小人知罪，華老道，不和你相干，我是罵老祝該死，你且起來，唐寅謝了主人，方才起立，站在一旁，華老道，華安，這三十六名丫環，不能遂你的意願，還有可說，後來我不是傳喚老房裏的一等侍婢四香，

也來聽你挑選的麼，唐寅道，啓稟相爺，太夫人身邊，本有四香侍奉，今天只有春夏冬三香出來聽選，他們三人都和小人無緣，華老說慣了四香，偶不注意，便發生了一個漏洞，待要更正，已來不及，便道，秋香沒有出來麼，唐寅道，闔府丫環，人人都出，惟有秋香姐姐不曾賞光，華老假意兒問道，秋香爲什麼不出呢，唐寅道，小人方才聽得春香姐姐說四十名丫環，人人可以挑選，只有秋香不在此例，秋香已跪求着太夫人，情願一輩子侍奉老人家，不願賞給家奴，太夫人應允了他的請求，無論如何不放他出來應選，小人聽了，益信姻緣自有前定，凡和小人無緣的，可以任憑小人挑選，而不能滿足小人的意，要是可以滿足小人的意，却又好事多磨，不願和小人作配，相爺所說的闔府侍女，悉憑小人挑選，小人以爲說到闔府二字，凡是侍女，一切包含在內，現在才知道秋香是例外的，然而人各有志，也怪不得秋香，小人只恨自己沒福罷了，華老聽出他言中有骨，分明對於「闔府丫環」四字懷着疑義，却又不便駁斥，只爲闔府丫環悉憑挑選，確是自己親口允許的藏着一名秋香，算不得闔府丫環，好似做主人的失信於他，而且他又顧慮着祝枝山到了常州鎮江以後，不日便將東歸，要是他又來謁相，自己便防不勝防了，華安的心，本已搖搖如懸旌，再加他一片胡言，說我留着秋香，真個是供着自己受用，證明他的所料不虛，華安怎不墮入彀中，只怕沒多幾天，便要去如黃鶴了，也罷，我偏不教華安墮入彀中，華安既暗暗的表示他除却秋香不能滿意，我不如到內室懇求夫人，權時割愛，把秋香遣發到外面，由他點取吧，當下想定主意，便道，華安你既說秋香不出，好事多磨，我便去面懇你主母，把秋香遣發出外，

由你挑選，但是我所慮者，秋香出來以後，你又是一首黃鶯兒，半譏半諷，依舊不能中意，那麼非但秋香心中難堪，便是你主母的面子也被你削去，唐寅又跪着稟道，太師爺何出此言，若得秋香姐奉命來到東廳，好比陰黑的夜間，得見明星皓月，小人歡喜贊嘆，尙且不遑，豈有含譏帶諷之理，小人所慮的，秋香既願終身侍奉太夫人，這是他的一片忠心，要是委屈他出來，便是奪他的志，小人怎生過意得去，他既不願，且由着他罷，橫豎小人無福便是了，華老道，你且放心，不管秋香願不願，我總得教他嫁你，這不好算委屈了，像從前邯鄲才人嫁了廝養卒，這便叫做委屈，秋香呢，他雖強，畢竟是個青衣婢女，我把他嫁與才子，而且同時開去你們的奴籍，好教老祝無所用其挑撥的伎倆，總而言之，我不墮入老祝的彀中便是了，你且起來，在這裏等着，我要進中門去了，唐寅磕頭道，若得太師爺始終成全，將來粉身碎骨，願報大德，拜罷起立，但見華老拂着袍袖，一壁走，一壁自言自語道，詭計多端的老祝，你說老夫留着美貌使女，不肯賞給奴才麼，老夫偏々把他賞與華安，使你的說話不靈，老祝老祝，你要華安入你彀中，萬萬不能，說時靴聲橐橐，雖却東駕鸞廳而去，唐寅暗暗好笑道，這老頭兒真和傀儡一般，口口聲聲的不教我墮入老祝彀中，誰料你却墮入了老祝的彀中，只爲這一番的說話，也是老祝定下的計畫，他把華鴻山玩於股掌之上，老祝老祝，我真佩服煞你也，正是，賴有錦囊酬妙計，好教豔婢嫁才人，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才，

第八十回 璧合珠聯佳人入選 波譎雲詭才子遭殃

華老和太夫人相見以後，談及華安對於闔府丫環，除却秋香，都不合意，這書僮眼界很高，不放秋香出去，便不能把他羈禁，還加着祝枝山詭計多端，防不勝防。夫人，你瞧着兩個孩兒分上，把秋香遣發出去罷，太夫人本是個好人，無可無不可，有什麼疑難，總和二媳婦商量，惟有今天，太夫人猜不破二媳婦，啞謎兒，怎麼留住了秋香，便可留住華安，秋香嫁了華安，反而不能把華安留在相府，惟有大媳婦的說話，入情入理，要把華安久留在相府中伴讀，非得把秋香賞他爲妻不可，便道，老相公，既然這般說法，妾身只得遣發他出去應選，不過妾身已應許了他永遠在我左右侍奉，現在要叫他出去，也得好好的勸他一番，老相公請便，妾身自會向他開導，華老拱手道，那麼此事全仗夫人好好的勸導了，說罷，自回書院而去，那時秋香不在左右，太夫人遣人喚他到來，把華老的一番意思，向他說了，秋香聽了，雙淚直流，跪在太夫人面前，央求他轉告相爺，收回成命，婢子矢志多移，只求一輩子侍奉你老人家，太夫人道，你沒聽得大姑娘說的話麼，嫁了華安，依舊可以住在府中，過了三朝五朝，依舊可以侍奉我的，好秋香，起來罷，秋香道，大姑娘雖然這般說，但是女子家三從四德，載在書本上面，婢子不嫁華安，便可以拿定主意，一輩子侍奉你老夫人要是嫁了華安，他若把「天字出頭夫作主」的一句話把婢子壓住，過了三朝五朝，不放婢子入內侍奉，婢子也無可如何，再者人心難測，他娶了婢子，要是依舊不肯留住相府中，那麼婢子處於爲難的地步，從他回蘇，便辜負了太夫人天高地厚之恩，要是不從他回蘇，這「出外從夫」的一句話古訓，分明把來違背了，仔細思量，還是永遠侍奉你老夫人的好，太

夫人道，秋香，你過慮了，料想華安決不會這般無良心的罷，萬一華安真個帶你回蘇。你只好嫁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太夫人只怪着華安，決不會怪着你的，好秋香，起來罷，秋香道，太夫人雖然這般開導，但是婢子思來想去，還是跟隨太夫人的好，記得昨夜和太夫人同睡，承蒙太夫人百般憐惜，要把婢子作爲義女看待，果然有這一天做了多年婢女，便可以吐氣揚眉的做那相府千金了，要是嫁着華安，一輩子做那書僮的妻房，有什麼好處呢，仔細思量，還是侍奉你老太太的好，太夫人道，你又過慮了，我既已許你做螟蛉女兒，遲早總有這一天，決計不會食言的，你若不信，你便改換稱呼，你喚我親娘，我也可喚你一聲女兒，不過我的意思，要把你收爲義女，也得廣延親友，大開筵宴，很熱鬧的有一番排場，好教大家知曉，要是草草不恭的認爲母女，那便近於兒戲了，好秋香你聽了我的話，出去應選，果然被華安選中了，立時把你開放奴籍，和華安結婚，過了三天五天，我便吩咐賬房，擇着吉期，備着東帖，正大光明的邀請族友，來看相府收納義女的盛禮，以踐昨宵的諾約，好秋香，起來罷。秋香道，太夫人肯把婢子收爲義女，婢子怎有不信之禮，但是仔細思量，還是不嫁的好，婢子在相府中做太夫人的義女，仗着太夫人的福蔭，誰也不敢欺侮婢子，要是嫁了華安，那便不然了，太夫人縱把婢子當作義女看待，也不過在名分上好聽，實際上却有許多難言之隱，爲什麼呢，假使婢子是靚青衣的身分，嫁給他一個窮小子，任憑荆釵布裙，旁人却沒有話說，要是做了相府的義女，婢子過於寒儉，反而要惹人嘲笑，說什麼相府千金親操井臼，和小人家婦女一般，到了這時，豈不進退兩難，待要錦衣玉食，

他是一個窮小子，萬萬供給不起，待要非曰親操，又是妨礙着相府的面子，仔細思量，還是侍奉你老太君的好，太夫人道，秋香，你又過慮了，我把你認爲義女，決不是有名無實的，我膝下無女，你做了我的女兒，怎可以草草遣嫁，不過你主人要攜絡華安，一經他點中了你，你立刻便要成婚，所有粧奩，一時趕辦不及，你結婚以後，我吩咐賬房快把五千兩紋銀，替你置備一付豐盛的粧奩，三千兩紋銀賞給你作爲居家日用，你也可以呼奴喚婢，不會非曰親操了，你成親時，我還得給你珠環兩付，金釧兩雙，珊瑚瑪瑙珍珠的手飾，應有盡有，決不會虧待了你，好秋香，起來罷，秋香便在太夫人面前連磕了三個頭，方才起立，口中兀自說道，婢子的心中還是戀戀在太夫人左右，最好此番出去，也和他們一般落選，這使叫做「寒翁失馬，安知非福」呢，太夫人道，你跪了良久，略坐一會子，出去應選罷，於是秋香在太夫人傍邊告坐，柳眉微皺，杏臉含愁，似乎委屈他的一般，實則他的心版上，已刻着千百個願字，他是以退爲進的，越是說着不嫁越是要求着嫁後的權利，他的三種要求都遂了，明知嫁了唐寅不免私逃回蘇，經他三次以退爲進的結果，他便逃奔，太夫人也原諒他了，非但豁免作婢，而且穩穩的做那相府的義女，五千兩粧奩，三千兩津貼穩穩的可以到手了，以退爲進勝於以進爲退，自從秋香發明了這個方法，後人往往抄襲他的秘訣，口口聲聲求退，却是口口聲聲求進，這些人大概都是秋香的忠實信徒罷，閒話剪斷，言歸正傳，秋香坐了一會子，太夫人便催着他出去，秋香道，一個人出去羞人答答的，太夫人道，我喚三香陪你可好，春香忙稟道丫頭們是不去的了，被那窮小子左一首黃鶯兒，右一首黃鶯

兒，把我們種種取矣，現在還要出去，這便是「偷賣私鹽不值錢」了，太夫人忽的想着方才有兩名沒有成年的幼婢，不曾開列在花名冊內，不如喚他們陪着秋香同去罷，當下喚着兩名幼婢陪着秋香到東鴛鴦亭上去應選，兩名幼婢很高興的答應了，再說唐寅在那東廳上團團打轉，足有三五十次，卻不見秋香出來，心中好生驚異，默默的念着西廂句調道，「他若是到來，便春生敵齋，他若是不來，似石沉大海，數着他脚步兒行，靠着這窗檻兒待，」此時的唐寅，只在最後五分鐘中掙扎，祝枝山的錦囊妙計所爭的只在這一着，一着不到，滿盤都空，他越是不見秋香出來，越覺得愛河多浪，情海生波，老祝的錦囊，只怕不是如意珠罷，想到這裏，區區方寸地，變成了茫茫無涯際的黑海，猛聽得裏面一片的催促聲音，秋香姐快些走罷，秋香姐快些走罷，分明是小妹子的聲音，大概是內堂雛婢，陪着秋香到這裏來了，這一片聲音，宛似一輪曉月，便覺黑海中大放光明，唐寅好生歡喜，便搭起着唱喏架子，專待秋香到來深深一揖，又聽得秋香的聲音道，桂香菊香兩位妹妹，不要這般催促啊，你們要去應選儘可前行，我是萬分不願的，且在後面緩緩行走，要是你們被他選中了，我便可以免却出去了，一個雛婢道，秋香姐不去，我們也不去了，我們是沒有成年的婢女，不過陪着姐姐去曬熱鬧罷了，華安哥哥指名要你出去，你不要推推却却，使他久候了，三個人且行且語，說話的聲音是很輕的，不過這時候靜悄悄沒有旁人，唐寅側耳靜聽，句句入耳，暗想秋香既出中門，任憑嫵媚來遲，總須走到鴛鴦廳上，我且躲在窗外，待他們進了鴛鴦廳，再去相見，於是揭開窗幕，悄悄的出來，閃到轉角處，靜候他們到來，隔了一會子，

斷斷續續的弓鞋聲，漸走漸近，斷斷，是他們停了，續續是他們又行了，行而停，停而又行，他們果然都進了東廡了，一名雛婢道，秋香姐，爲什麼不見華安哥哥呢，一名雛婢道，敢是他在西廳上罷，接着秋香道，他既不在這裏，我們回去罷，唐寅暗想不妙，這個機會錯過了，萬難再遇，忙把衣襟一整，揭開窗幕，搶步上前，口稱秋香姐姐，兩位妹妹，華安在這裏奉揖了，接連三深深的揖，他們還禮不迭，唐寅道，這位妹妹沒有請教你的芳名，那雛婢道，華安哥哥我叫做桂香啊，唐寅道，桂香妹打扮的很不俗啊，我也贈你一首黃鶯兒，

妹妹愛梳粧，真不愧，桂花香，輕輕年紀玲瓏樣，瘦瘦容龐淡淡衣裳，小姑未解春心漾，且到了，年華三五，預備做新娘，

桂香妹對不起，且到了十五芳齡，再和你做媒罷，這位妹妹的芳名，還得請教，那雛婢扭扭捏捏的說道，我叫菊香啊，桂香十三歲，我比他大一歲，你也不見得中意的罷，唐寅道，無論中意不中意，我總贈你一首黃鶯兒，

妹妹愛芬芳，真不愧，菊花香，東籬嫩蕊無人賞，未要輕狂，雖教

輕狂，求風曲子合休唱，且到了，年華二八，趕製嫁衣裳，

菊香妹對不起，待到了二八芳齡，我來替你做媒罷，桂香菊香畢竟年齡幼稚，未解風情月意，都說華安哥哥多謝你，千萬留在心上，到了那時，你不替我做媒，我是不依的，唐寅笑道，兩位妹妹放心，我是決不食言的，秋香姐那麼輪着你了，可要贈你一首黃鶯兒，秋香笑道，你道了一句

不中意的便够了，唱什麼黃鶯兒呢。唐寅道：秋香姐，你要小弟說中意小弟便立刻道出一百個中意。你要小弟說不中意，任憑刀加頸上，劍指胸頭小弟決不肯道一個不字。秋香姐聽者，黃鶯兒來了。生性愛秋香，待屬下，不能屬，西廂待月渾相像，你是鶯娘，我

是弓長，勾消一筆風流帳，我與你，因緣美滿，戲水效鴛鴦，秋香姐，小弟點中你了，洞房花燭以後，做一對戲水鴛鴦罷，秋香啐了一聲，羞得兩朵紅霞，直透芙蓉頰上，向着雛婢說道：兩位妹子，我們進去罷，這時候華老遣着華平來探消息，唐寅道：華平哥哥小弟已點中着秋香了，華平翹着大拇指道：這是頭兒腦兒頂兒尖兒，華安兄弟，你多麼大福分啊，唐寅笑道：這都靠着太師爺的宏福，小弟要到書院中去叩謝大恩，於是跟着華平回到書院中見了華老，自有一番感激涕零的說話，無容細表，華老道：華安，你的眼力很好，闔府丫環你都視若無物，單單看中了秋香，他不但面貌好，性情好，而且書函文墨，女紅針黹，件件都好，你主母曾向我說：這個使女將來要認爲義女，替他擇配一個如意郎君，斷不嫁低三下四之人，現在賞給你做妻子，是我夫婦倆特別破例，你謝了我，還得進中門去謝謝這位老主母，唐寅道：小人謝過了太師爺，正想要去謝謝老主母，小人沒有太師爺太夫人這般特別加意，只好永遠埋沒在僮僕中間，永遠接受老祝的嘲罵，現在不怕他了，他要嘲罵小人，小人便可扭住了他，和他評理，看他再敢這般大言不慚，目中無人，華老道：你既感激我們倆的大恩，從此以後，你該怎樣圖報，唐寅道：小人安排着粉身碎骨，報答大恩，華老道：也不要你粉身，也不要你碎骨，我

只把那大郎二郎付託與你，我也不想他們飛黃騰達，和我一般，我只希望今年應試，他們都考取一名秀才，總算讀了多年的書，有了一個交代，這個責任你能擔當得起麼，唐寅道，兩位公子的天賦，並非愚魯，只爲以前西席，教授無方，以致小於進步，一經小人指導，公子們的學問已非昔比了，若要博得一名秀才，小人以爲易如探囊取物，情願在太師爺面前負着全責，至於將來科第的問題，考取兩榜，却不敢必，考中一名舉人，這也是意思中事，太師爺但請放心便是了，華老掀髯笑道，大郎二郎若有寸進，這都是你的功勞，正不枉我一番抬舉也，你的主母在紫薇堂上坐着，快去謝賞罷，唐寅辭了主人，便到這裏去拜謝太夫人，才到中門旁邊，管家婆已向他殷勤道喜，唐寅笑道，這都是仗着乾娘的福分，才有這一天，拜托乾娘到這裏去稟告太夫人說書僮華安特地前來謝賞，管家婆教他在中門外暫立自到裏面通報無多時刻，出來回復道，太夫人有命，教華安無須謝賞，且待結婚以後，向太師爺太夫人行禮便是了，唐寅知道太夫人忙着替秋香整粧，無暇和他相見，只得退了出去，才到外面，聽說華老吩咐老總管替他們新夫婦安排一切結婚禮節，又令家丁們在後花園打掃幾間房屋，一切器具牀榻，早早佈置，作爲華安藏嬌之屋，大廚房小榻也奉太夫人之命，趕辦喜筵，他是很感激華安兄弟不肯奪人所好，所以今天辦的菜餚，不惜工本，特地討好，東鴛鴦廳作爲拜堂的地方，掛燈結綵，好不光耀唐寅已卸除了羅帽直身，戴着文生巾，穿着海青，手搖摺扇，足躡皂靴，已不是奴才打扮了，樂工掌禮等人，可以一呼即至，俗語說的好，有錢不消過時辦，一切結婚手續，正在佈置之中忽的門公王錦，入內稟報說啓稟

太師爺，無錫縣知縣何哉何老爺來了，列位看官，須知這位何知縣便是前書四十二回中，大破二刁和他扳談的人他見兩位默公子不成模樣，曾道兩句「龍生犬子，鳳產雞雛」後來被華老知曉了做了一首詩向他請罪，何知縣好生惶恐親自登堂伏罪，方才無事，從此以後，何知縣逢時逢節，加倍殷勤，到相府來請安，他是華老門生，明朝年間，最重師生名分，他雖然做了地方官，見了太師，依舊行那弟子之禮，華老爲着今天替書僮安排喜事，自有一番忙碌。吩咐王錦去回復何老爺，說主人今日事忙，緩日相見；王錦去不多時，重又進來，聲稱小人奉了太師爺之命，請何老爺緩日相見，何老爺說今大有一件要事，須得面稟太師爺，定要一見，華老聽說有什麼要事，只好請他進見，何知縣是常來的人，不須登堂參相，自會到二梧書院拜望他的老師，主賓見面以後，略敘寒暄，各各坐定，自有僕人送茶敬客，不須細表，唐寅心中希奇，今天並非朔望，何知縣到來做甚，況且說有要事，倒須聽他一聽，他便隔着紗窗，聽他們主賓問答，華老道，何大令有何要事，倒要請教，何知縣道，門生此來，一者詢問老師起居，二者報告一樁要事，和老師有些親戚關係，華老道，什麼事情，何知縣道，老師第二房令媳不是蘇州馮通政的令媛麼，華老道，是的，馮通政服官京師，倏已多載，上月通政夫人回蘇，路過東亭鎮，曾到這裏小住幾天，現已往蘇州去了，足下問他何事，何知縣道，通政夫人不是蘇州解元唐寅的姑母嗎，華老道，是的，只可惜這位唐解元去年失蹤，直到今日沒有下落，窗外的唐寅，暗暗好笑道，沒有下落嗎，唐解元便在這裏，又聽得何知縣說道，究竟唐解元在何處，可有消息麼，華老道，那有消息，他的好

友祝枝山四處尋訪，只是徒勞往返，何知縣道，幸而他失蹤了，要是不然，目前便有生命之災，唐寅聽了，陡然一嚇，益發注意靜聽，華老道，什麼生命之災，願聞其詳，何知縣道，這都是昔年唐解元應了寧王聘問的不好，華老道，寧王聘問唐寅，這是已往的事，聽說唐寅看出寧王志在不軌，便即伴狂自污，借端滾去，才被寧王斥退出府，直到現在，他和寧王不通問，寧王逆謀是和他不相干的，何知縣道，老師有所不知，唐解元雖然脫離寧府，不通問，但是他的名字，却登載在寧府冊籍之中，這一回寧王被擒，不日就要明正典刑，他的羽翼如李士質劉養正一輩謀士，皆盡被逮入獄，其餘諸人，按照着寧府的名冊，一一追究，唐寅的名字，登載在寧府上賓名冊之中，聽說不日就要派着錦衣衛員役，前往蘇州捉拿唐寅治罪，倘有人把唐寅藏匿在家，發覺以後，一律聯坐，平生知道唐寅和相府中有親戚關係，所以得了消息，前來密稟鈞座，要是唐寅懼罪，避匿在相府之中，老師須得把他緜送有司衙門，解往南京去治罪，萬萬不可把他藏匿在府，惹禍招殃，華老道，原來有這麼一回事，唐寅從來不曾到過這裏，他若是畏罪亡命，逃到這裏，老夫一定把他緜送到有司衙門，以便尅日解京治罪，決不把他藏匿，自貽伊戚，這幾句話不打緊，把窗外站立的唐寅，嚇得渾身發抖，暗想不好了，大禍臨頭，我只好趕快逃命了，秋香秋香，只怕沒有福分和你成婚了，正是只道從天來好事，誰知平地起狂瀾，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五集分解。

奇緣艷史(第四集終)

